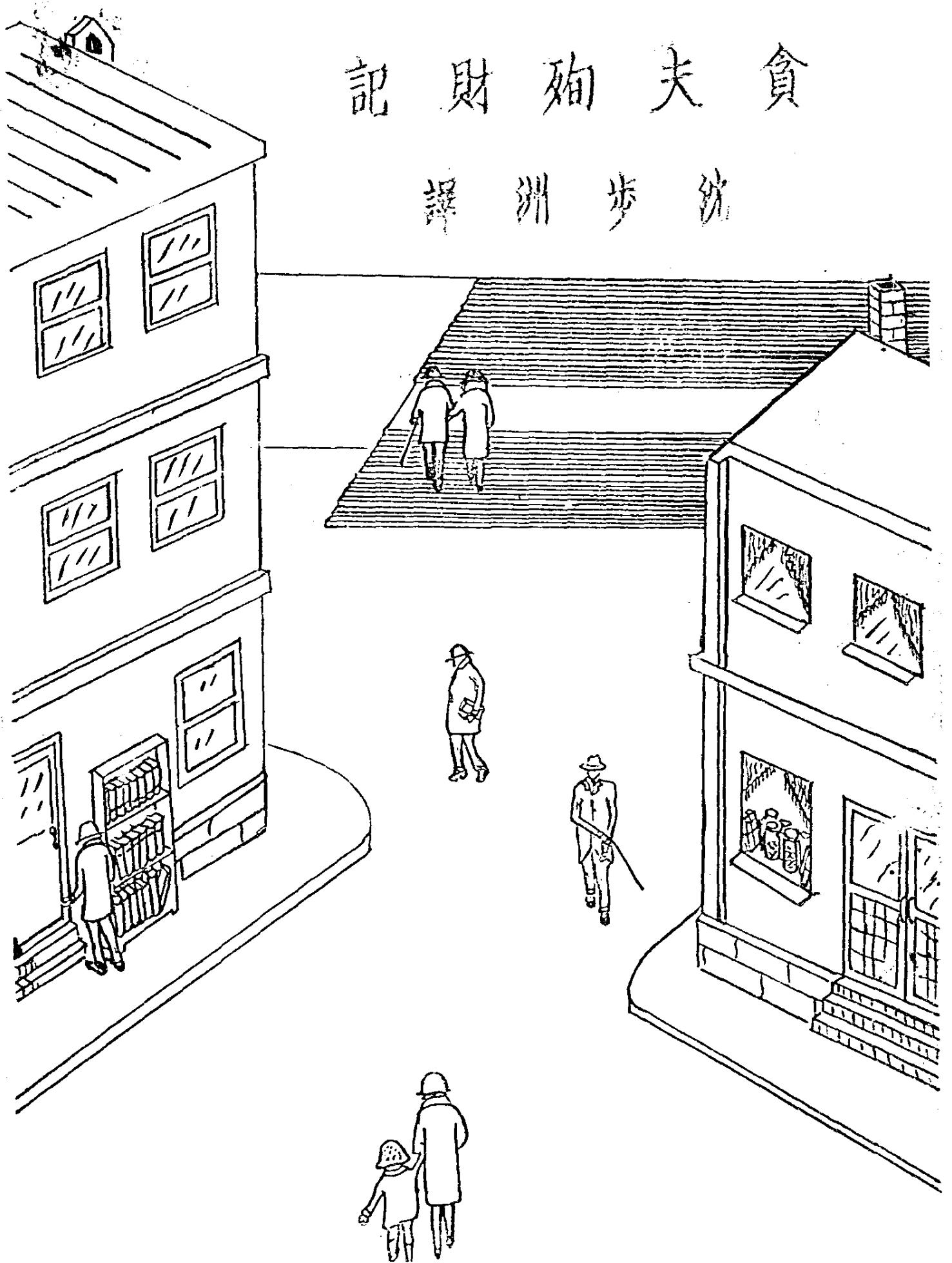


貪夫殉財記

沈步洲譯



記財殉夫貪

譯洲步沈

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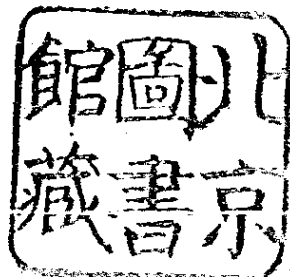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1 9 3 1

貧夫殉財記

英國培諾德著

沈步洲譯



第一卷

第一章 雷西曼臺階

一千九百十九年秋天有一個下午，一位不戴帽子的先生，走路有點癩腿的人，可以被旁人看見，從慢慢斜上的雷西曼臺階一級一級的升高。這臺階從金絲格羅士路通到雷西曼方場，在都市工業區喀勞肯威爾之內。他身體說胖嫌瘦，說瘦嫌胖。稀疏的頭髮，已經開始從黑色變為灰色，可是面色還算好。飽滿極紅的嘴唇，在灰色小鬍子下面尖頭短髭鬚上面，叫人想到活潑的意味很可以注意。櫻色眼睛似乎嫌小，近處的東西還要細看。至於他的年紀，有經驗而小心察看人類的人，預先不知道，最多亦不過說他一定過四十歲。他自己當然有權利說他年富力强。身上他穿一套整齊乾淨的深灰色衣服，看來晚上一定用心疊好的；

137667

一條白色漿過的矮領；一條自己做的黑領帶，完全蓋住襯衫前面，硬袖亦看不見。腳上穿着舊的黑皮拖鞋，擦得光亮。他外面的神氣，就像一個靜的聰明的精練的和善的得意人；一雙小眼裏，放出情感靈敏變化不定的光亮。

雷西曼臺階一共二十級，半中間有平臺隔斷為兩個十級。這人在平臺停下脚步，轉過身來，有一種隨便而無意思的神氣；但是不完全的藏着確定計畫。多疑心而怨恨世界的人，偷偷的注意他的行動，就會想那位朋友他想做什麼。

在不認得的女人身上覺得有興趣的，有一種馬的性質，他能同時看兩個方向。這人能同時看兩個，的確能看兩個。

在下面正對着他，他看見金絲格羅士路用石子鋪的一部分，人聲喧鬧，灰塵飛起，污穢到處都是的地獄；還有倫敦省電車，又矮又長的裝貨汽車，搬運重東西的馬拉篷車，南北掃過。鐵跟鐵磨擦，鐵跟石子衝撞，聲音極大。上面就是沒有保護一般人的臥室窗戶。路的那一邊，明明在右面，是極大紅色的耐爾昆^註酒店，佔着耐爾昆還要大的宮宇的地址。貼些印刷

品，勸人買有許多果子味道的葡萄牙酒，勸人到工人聚會場去。顯然在左面，是紅顏色羅頓的宅子；就寬大講，還比耐爾已經化爲烏有的宮宇大，分做成千累百許多小房間，預備失敗的人無成績的人來住，每夜一先零。宅子前面鐵牆上貼些新聞紙廣告，答應把賽馬得勝的人名字公布。靠近能兩面看的人，就是那頂小的一片空地，車子是能通行的；官家把這空地包括在雷西曼臺階裏面。空地南邊的一角有一家舊書舖子，北邊是一所沒有人照應漸漸凋壞的一所教堂；兩宅都接連金絲格羅士路。再離大路遠些，離臺階近些，兩邊都有小心用簾子擋住窗戶的幾家人家；還有一家舖子，是糖果舖。再過去，亦順着兩邊，有兩個經商人的院落，裏面放滿了矮長的貨車，各種貨物零件；還有藏在裏面的機器聲音。地亦微微跳動；因爲在買賣品製造貨物的波浪震動以外，在雷西曼臺階下面的地底鐵道，還加上地下電車的蒙蓋住的喧鬧聲音。

臺階上的人一面正看金絲格羅士路上的景象，一面往下面左邊呆看糖食舖。舖裏住着早已使他心上火燒的女人。他看不見她，但是他的念頭捉住她的影子，覺得有趣，她占住

他的念頭。他夢想有一天他要把他住的她現在亦住的奇妙的喀勞肯威爾鎮在他心頭眼裏留遺的空象，分給她表同情的心靈。他要對她急切的耳朵解說從前喀勞肯威爾是一片喃喃細語的綠草地，有醫病的泉水，有井，有兩岸散佈磨坊的小河，有女教院，有貴族，有演唱神奇戲的聖教官。是他要告訴她亞丹及伊芙^{二註}那本戲，用亞丹和伊芙的衣服對着一班簡單而不以為可驚的人表演。為什麼不告訴呢？她是寡婦，年紀亦不輕。他還要指點她正對金絲格羅士街那些房子的櫻色背面怎樣像一座極大軍寨的城牆，在他後面雷西曼方場裏的房子，暗淡深黃，沒有窗戶的背面；看起來怎樣像中古時候真正最雄偉的大兵營，最後要告訴她與伐里亞羅的路伊慈^{三註}同時與他都是現在吸收膏血的人中間最老實的人，叫做耐爾昆的，有一所宮院，為什麼造起來為什麼坍塌倒的故事。他從來沒有想到把他關於這些叫人入迷的事情的意思，向一個女子整個說出來，如今情形變了。

下雨了。雨點落在書店門前架子上廉價書的上面。這人沒有動。然後一個靈敏的上等人忽然從金絲格羅士街走出來望通到臺階的路上去，稍為遲疑了一會，跨進店門。在臺階

上的人，靜靜的一步一步顧下來，跟着那可以做主顧的人走進店去，這店原來是他自己的。

註一 耐爾昆 英國女戲員英皇查里士第二之妃孿生於西歷紀元一六五四年歿於一六八七年

註二 亞丹及伊芙 相傳爲西方人之始祖及祖母

註三 路伊慈 古人名時代不可考

第二章 顧客

店舖有一個窗洞，對着金絲格羅士街，可是進門的口子連着另外一個窗洞，是對着雷西曼臺階。金絲格羅士街的窗洞裏，祇有價錢便宜的現代小說，每本帶着紙包皮；譬如黛爾愛莎，哥微查里士，格雷瑞恩，巴克來，弗祿苓，戈爾納，司托拉登，巴德那些人的著作。邊窗內排着老版書初版書插圖的書，以及圖書館用的，有名聲而認真的著作家的全套，用一種草精製造成功的羊皮或是小牛皮裝訂的版本；這些人的著作，少不了的，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批評，到了上等愛書人手裏，不比到了研究文學的人手裏；已經到了永久被人家敬重鑽不透的天堂。所以邊窗一定叫收買好書和書迷的注意。在這種醜陋可憐的地方，人生祇是冒着危險困難找吃找喝找住，幾乎發狂；所謂熟悉而又歡喜的地標，都是酒店。大半的人什麼書不看，就看運動比賽的前兆後果；到禮拜日早上，還看殺人流血的罪及男女不規矩行動的報告。在這種地方，有這樣一重邊窗，似乎奇奇怪怪不合式；幾乎到可以有命數關係的地步。

可是這舖子擺在雷西曼臺階實在合式。舖子有圖畫的意思，雷西曼臺階在外面看儘管破壞，亦有圖畫的意思。通到雷西曼方場的臺階，頂上隱約看見方場。還看見西面立起重大結實十字架的教堂，高而設有窗眼，深紅顏色的房子，叫人覺得奇怪的筆直下來的效果。所有這些點綴，凡是人組織中間有過於尋常普遍的情慾，就是有愛戀過去的分量，看見這些景物，意想總要感動的。這店使得環境感人處增加力量。確在合宜的位置。店的窗戶對於一般秘密收藏書籍貪心不足要按着離實在價錢以下很遠的數目買點書的人，有不可抵抗的吸力。一天中間，種種的人，連藏書家在內，都走過金絲格羅士路。所有藏書家，一看見書舖子，心上就叫起來：『書舖開在這裏，怎樣古怪，賣價錢便宜的書。』而且舖子開了許多年，跟外面各處的關係亦已經結結實實成立了。知道店舖歷史的人，乘十累百，因為知道，覺得得意；對一班與他們口味相同的朋友，常說：『怎麼你不知道雷西曼臺階金絲格羅士路嗎？倫敦最好的打獵場！』招牌上有『雷西曼』名字。以前二十年裏頭，粉漆已經常常掉下來，亦增加這店的身分，因為證明店在本地關係長久。雷西曼一定是喀勞肯威爾多少年前就

有的。

顧客兩手叉在背後，兩腿稍為分開，瞪眼看一櫃子小牛皮裝訂的書。客人身子矮，穿的衣服倒講究漂亮活動。看樣子亦不像一個讀文學書亦不像一個上中等人。

賣書的說：『叫你等我，對不起。我剛巧不能不到外面去溜一溜，這裏我又沒有別人。』他說話安靜客氣，可是亦沒有一點卑屈的樣子。

顧客說：『不用說。這些書我覺得很有趣。』賣書的人亦像許多店主，總算有把握，能够看相斷定人；他一看就曉得客人過了二十一歲，一定在什麼地方學到規矩，還有穿衣服的本領。口音有點急，實在他已經在外國地方伯魯士汀^{一註}在安倫培將軍^{二註}手下，學到了比他本來地位高的樣子。

『我揣想你存貨裏沒有像莎士比亞這樣一本書罷。我意思指一本好的。』

『怎樣一種莎士比亞。我所有的莎士比亞有好些種呢。』

『我不十分曉得。我早就想，想了好些時，應當有一本莎士比亞。』

賣書的問道：『要有插圖的嗎？』此時他已經把顧客精細的總看，認為他亦許是稍解世事的人，但是就書而論，是個蠢人。

『我實在沒有想過。』客人帶着好意暗笑。『我揣想有插畫可看有味些。』

『我有一本好的乾淨的濮歐黛爾，還有一本達爾齊，三註不過這兩本書亦許嫌大。』

『唔！』

『你手拿不住這兩本書，祇好放在書桌上或膝蓋上。』

『啊！那就不成了。哇，簡直不行。』客人被兩個生名字攪糊塗了，趕快搶到這機會拒絕這兩本書。』

『我還有好版本，是小本子，一共八冊，取携很便，有法拉斯曼四註的輪廓畫，印刷亦好。你不常看見的。不像我所知道的任何別種一樣。而且很便宜。』

『唔！』

『我看看找不到。』

店裏面滿是書架和牆頭直角交切成功的內灣。第一灣有好光而整齊；但是其餘的灣，漸漸退到店後面陰鬱的地方，愈過愈暗，亦愈過愈不整齊。其結果就是不可思議無窮無盡的書民，永遠監禁在陰暗裏面，鎖鍊加身，不讓有空氣有太陽，不讓動，沒有希望，委心聽命，被人逼得做殉義的人。書店主人，由許多堆丟棄地下的書堆上，鋪着一尺高亂書毯子的跨到最靠裏的灣處，點上一枝蠟。

客人靈敏的跟在後面說：『在那一角裏，你不用電燈。他指着污黑天花板上滿蓋灰塵的燈。』

賣書人回答道：『線不見了，他們總要不見的。他心中想到客人的話近於無禮，亦不減少他自己的和順。他一面找一面接說：『我們還不很條直。老實說，自從一千九百十四年以後，我們就沒有整齊過。』』

『噯呀！五年之久。』

又是一句出於好性的頑皮。

賣書的經過了許多摸索許多蠟油飛散，提議道：『我揣想你明天不能來罷。』

客人有禮貌勉强的回答道：『怕不能。很忙……我剛路過，忽然心動。』

『地球版本很好，你知道……可以拿來做標準的詞句。麥美倫公司出版。這一類沒有再好的。我可以按三先零六辨士的價賣給你。』

客人滿面放光說：『聽起來有希望。』

賣書的把蠟吹滅，兩隻手替換着揮灰。

『當然沒有插畫。』

客人說：『哇，說起來，莎士比亞畢竟是叫人讀的，不是嗎。就他講，莎士比亞是一本書，不是一個人。』

賣書的人正當把綠色地球版本，用一張連帶印好住址的紙帖放在裏面的一張櫻色綉紙包起來，但是紙帖却放在裏面。客人清一清嗓子，帶着心虛的笑說道：『我想你這裏用一個零雇女傭，不是嗎。』

賣書的稍現驚異，抬頭注目。他是驚慌，可是他的感覺，難得在臉上表現。

他想：『我用這好問閒事的小子，是什麼意思。不管怎樣，我總以為不規矩。』

『我想她名字叫愛而茜。我不知道她的姓。』

賣書的還是包書，不開口。

客人又發一聲心虛的笑說：『我既然在這裏，我想不妨問問你。我應當說明，我的名字是雷士德，醫生雷士德，在密特而頓方場住。敢說你曾經聽見我。由你名字看來，你家是本地人嗎。』

賣書的認可道：『是，我是屬於本地的。』

他對於雷西曼的名字很得意，亦沒有解說這名字不過是已死姑丈的名字，而他自己名字叫歐爾福華特。

醫生接着說：『我用一個男孩子。有彈子震動神經的病。他現在正好起來，但是我發覺他正追逐這女子愛而茜。自然沒有什麼問題。最有體面的。不過叫他耽誤工作，我剛想起來，

既然我碰巧在這裏，問起她你不會介意。她是良好的女子嗎。我願意他娶媳婦，祇要合式，亦許於他有許多好處。」

賣書的人閒靜冷淡的回答道：「她總算好的。我說不出什麼壞處。」

「用她日子久嗎。」

「唔，有些時候了。」

賣書的不再多說。在他不動聲色和藹有禮的外表下面，藏着忽然發作的一陣深沉的激動。再一會雷醫生走了，可是立刻就轉來。

他在門道裏喊道：「怕你外面的書有一點沾濕。」

賣書的神氣和順不動，他說：「謝謝你。謝謝你。」他想：「他一定是喜歡管事喜歡干預人家事情的人。我不能料理我自己的事業嗎。」

有幾個開書舖子的人，在他們陳列在外面的書上，蓋上不透水的布篷，可是這一家不設。他由經驗找出來，幾滴雨水，無傷於賤價書籍。

註一 伯魯士汀 在小亞細亞都城名耶路撒冷 Jerusalem 卽耶蘇降生之地

註二 安倫培 英國陸軍大將在歐戰時卓著勳勞歐戰後在埃及卓著政績生於一八六一年今尙存

註三 濮歐黛爾 名約翰 John 任倫敦市長印行美術生於一七一九年歿於一八〇四年 達爾齊 十七世

紀英國有達爾齊其人惟是否曾校印莎士比亞版本無考

註四 法拉斯曼 名約翰英國彫刻家生於一七五五年歿於一八六二年

第三章 書店主居家

彷彿寬大而陰森の店，因為有一灣一灣的書架幫襯，似乎顯得比實際更大，店的後面有一間小屋子，從門洞通到店裏，而沒有門。這是店主人的巢穴。在裏面靠他書桌子坐着，他能看見一種不照格式的書巷，直到難得關閉的前門的照亮長方。私室裏的書按每方尺若干計算，比到店裏的書還要多。有許多像寶塔的一層層堆起來，直到房頂；還有許多在地上零碎散堆；還有些蟠踞平面書桌的大部和窗台的全部；有幾本停息在一聲不響的老祖父鐘上。^{註一}屋子裏除去書桌，鐵櫃，兩張櫈，及升高取書的梯子以外，祇有鐘是裝點的傢具。

雷士德一走，賣書的就退到他屋子裏四面張看，摸摸這一件，摸摸那一件，有一種和藹近人的態度，絲毫不露煩惱忙亂性情惡劣的樣子。他對着書桌上一副笨舊的打字機坐下，看過幾封信，把一張價錢便宜的信紙塞在機器裏。紙頂所印的名字，是梯梯雷西曼。^{註二}但是服從新律，實在的主人歐爾福華特亨利的名字，亦已經加上。名字的颜色是紫的，有橡皮印

是歪的。

歐爾福華特開始打字，靜而甚費躊躇，彷彿爲做這事有無窮無盡的時間可用。小鈴一響；機器是舊式的，有這種設備，警告打字的人，再有兩三個字，一行就到頭了。註跟着靠窗戶豁喇一大聲，屋子變黑。原來藍黑色簾子滑下來了，放出灰塵的濃雲。

歐爾福華特一面咕叨道：『糟糕，』一面摸索到窗戶跟前。可是繩子已斷，他沒有能把簾子捲起。他在灰塵裏輕輕咳嗽，他想不起來在戰事終結以後，這窗簾曾經拉上拉下過一次。

他咕嚕道：『我必得叫人來收拾，』接着把書桌上電燈擦亮了。

燈上磁罩蓋着一層厚灰，可是這灰是慢慢照凡俗樣子積起來的，不是打窗簾那一面飄過來的。歐爾福華特不得已用電流，以爲是一件憾事。想一想電流的價錢應該抱憾，不過時會却是十分特別。靠着蠟光看不見打字呀。從前冬天晚上有好多，他在那屋裏告訴一個不重要的顧客說，通火綫有一根丟了，於是點上一枝蠟。

他是孤單的人，處境孤單亦知足；不問怎樣，他一向知足，直到看見對門一個新到的女子，攪亂了他心裏的靜海。他是守常例的人，在常例中覺得快活。雷士德說到他零雇女僕的話，認真使他不安。他預先看到假使女僕酬答人家明說的愛人熱情，他一生可以完全翻亂。可是他不是親身迎接苦惱的人。他以為時間無限而不可窮，深信就是這件家務大事，他亦能靜想，祇要路對面他還沒有跟她說話的女子愛他，他亦許處於一種地位，可以全不問一切零雇女傭常變的想頭。實在說，他是一個最講實用的哲學家，意想真是堅韌，可是深知道與命運調解的智慧。

二十一年前他是一個保險公司裏安靜快樂的書記，預算今生完全在火險上盡力。一天晚上，命運打發他到住在雷西曼臺階姑丈梯梯雷西曼家裏去，直入他現在正打字的屋子裏。雷西曼在少年身上看出來與他自己有相像的地方，覺得喜歡他。就向他說起衆人所愛的喀勞肯威爾，特別說他所謂本地歷史上奇怪出頭的事——就是，從喀勞肯威爾到再士敦方場造地底鐵道。亨利從沒有忘記老人傳奇戲劇式的演述，裏面離奇古怪的事真多。

老人立誓說，整整一千個律師簽名，呈主張築這條路，整整一千個屠戶簽了一件同樣的呈文。喀勞肯威爾贊成造路，發了瘋。但是興工時候全市的人都發抖。地面上最出於意料最要不得的地方開裂。街路上祇得斷絕馬匹交通，道旁人行之路好像鋸齒形狀的鐵路。幾百所房子逼得用東西支撐，順着隧道好幾十所房子都騰空了，惟恐把住在房子裏面的人葬埋。神聖的收容所幾乎散毀，所靠的是想入非非的木料救了。更神靈的哥勃霍山頭酒店，先震動再現裂縫。最後新河總水管破裂，漫湧進來，女主人受驚而死。一千律師一千屠戶，懊悔不該恭敬祈禱這倒霉的地道。可是以上種種比到最終的災禍，不算什麼。靠近喀勞肯威爾綠草場隧道口挖了一個大洞。憑着極大的轉台和木板台，架在木行裏能產生的最偉大的木樑上。一天晚上在一八六二年就是第二次大博覽會那一年，春天星期日，有人看見洞旁邊的土慢慢陷下去，有幾處酒窖裝滿了髒水。警報傳出來。鐵路上辦事的人及市政官員大家一齊衝，整三天三夜，努力要阻當大禍。造起大閘來增加地下石作的力量，沒有一樣不做到。都是無用。到禮拜三人走的道確實陷下去了。地面震動。所有的人，都奔逃到安穩的

地點去看可怕的情景。巨大的木架橫樑，拋向空中，跟柴塊一樣，落下來聲音大而可怕。一班人想到埋在地底下及慘遭殘殺的工人，都尖聲嚷叫。一會兒靜默。接着那些高五十尺的大石臺整個兒動起來。洞底全部亦整片動起來。一種黑而臭的流質出現，向外瀉出來翻滾與波作浪，一路上沒有抵抗，把東西都毀了。然後沖到新挖地洞口子裏去。偉大的倫敦地下通水溝弓形的頂已經毀壞。衆人見了災情又利害又完全，都哭。但是以後地下鐵道重新開工做完，大模大樣行了開幕禮，最初大家在車子裡爭座位，後來勸他們都不肯進去，因為車子不讓人住，如此如此……

老胖的雷西曼說這一段歷史力量很足，火氣很重，終久中了風。亨利糊裏糊塗要扶起他來，自己却滑一交，傷了膝蓋。第二天早上雷西曼就死了。亨利承受遺產。奇事怪事，但是比到平常人一生中幾千件事不見得更奇怪。亨利不懂賣書。他學他那哲學的安定幫助他。他用助手，一個一個換，沒有一個喜歡的。等到末了一個到歐洲大戰場去，亨利不再找人接替。他亦對付過去，還加上跛顛的特別警察的地位，做認真而不睡覺的工作。到了現在一九一

九年，他還在這裏，成了地方上常設的機關。

他聽見脚步聲音，在店裏黑暗中間辨出是他女傭意外出現。他害怕，把他哲學丟了他覺得她本來是怪僻的尊重良心的女人，已經特地來到相當嚴肅的警告他，說她不久要屬於另外一個人。活潑而干涉人家事情的雷士德來到店裏，不是買莎士比亞，是訪問愛而茜，沒有可疑的，莎士比亞不過是借來替代愛而茜的名目……且慢，那放錯地方的佛蘭斯孟插圖版本，應當早尋出來，要是能殼，明天就找到。

註一 老祖父鐘 鐘甚高以高木匣盛之

註二 梯梯雷西曼 梯梯即英文 T T 雷西曼有兩名 T T 即其起首之字母

註三 一行就到頭了 打字機右手必有一鈴在一行將遶右端時鈴即響警告打字者一行將畢

第四章 愛而茜

愛而茜，我的女孩來。這是什麼。是什麼。

歐爾福華特說話是和藹的，可是就他講，說得彷彿快一點突兀一點。所以愛而茜嚇怕了。她跟歐爾福華特做事，祇有早晨。在下午正黑下去時候到店裏來，叫她覺得怪，覺得應當認錯。幾乎像一向沒有到過店裏，在那兒沒有權利不該進來。

兩人走近，少女眼光裏慣有的天上的和藹神氣，似乎叫熟悉她神態性格的歐爾福華特安靜。雖然他心中還因為憂慮有點煩亂，他照常在她面貌上找到一種神奇不可測的慰藉。而她這種勢力，就是在他惟恐永遠失掉她的念頭上，亦能用。書店裏黃昏光中，成立了一種奇異而能夠動人的情感上平衡。

愛而茜是構造結實的女子，身體健壯，身材還算高，做慣了種種難做的手工的人到驚人地步的自由而有力量的姿態，她都有。她的手臂和前胸比人家高一等。頭髮青黑，眼睛深

藍，嘴唇有美的曲線。臉是方的，但是和氣。因為她常常縐眉，叫頭上現出縐紋。還有一張大嘴，兩隻角掛下來。可以推想她假使有什麼特別的性情，一定是良心感覺太靈敏，連帶的有因為自己盡自己的本分而煩惱的趨勢；但是她面容的彎曲有限得很，不至於討人厭；實在說，還要算一種保證。她二十三歲，冷靜，運氣不好，光景艱難，叫她看來年紀大些。她以前和一個年輕人結婚，祇有兩夜婚姻，兩夜情愛，少年在一九一五年就到東方去，沾染痢疾，死在那裏。她男女都沒有，守寡已經四年。穿的衣服，價錢便宜，不乾淨，闌珊破舊。在一條醜陋的白帷裙上面，又穿上一條粗得可怕的布帷裙，這一條帷裙是惹人惱的；得罪人的東西。但是在她看來却不是；她以為這是制服的一部分。實在說，在喀勞肯威爾有幾千女人，穿這樣圍腰，當做常常穿着制服的一部分。就是愛而茜破舊骯髒，一點沒有修飾上的雅緻，原因就在她完全不受引動，沒有榜樣，叫她換一種樣子。要這樣，才是她自然而可以尊重的情形。

愛而茜開始說：「先生，這是為亞勃夫人的。」

歐爾福華特一時被這生名字呆住了，問道：「亞勃夫人嗎？是，是，我知道，可是你與她有

什麼關係呢。」

「先生，我下午幫她忙。」

「但是我怎麼一向沒有曉得啊。」

「先生，我今天才上工。她因為我在這邊做事，所以打發我過來問一問，你有一本好的便宜的舊的燒菜的書沒有。」

歐爾福華特的態度，並不照出意思上的改變，但是愛而蕾已經把他擡到天上去了。她來不是爲預先通知要辭工的，她還同他合作，她要跟他常常在一塊，或者等他用不着她的時候再走。還要靠她和對門糖食店新女主人做一條線索。自然新主人的姓叫亞勃。他起先單想她本身，沒有想她的名字。就是現在，還完全不知道她的名字。

「哦！她要一本講燒菜的書，她真要嗎。那一種呢。」

「她說她想做夾肉麪包，先生，還有別樣東西，她說，另外添一塊新招牌。彷彿馬上可以吃的點心。」

馬上可以吃的點心，叫歐爾福華特想起一個意思。他走過去，到他所謂店裏的「近代部」在歐戰進行時候，派定食物，^註居家的人不能不居家，除掉等飛機來攻擊，沒有事可做。絕望之中，不得已，在文學上用功。這時候他在廉價小說版本上，做了大宗買賣，在聲說可以教給被人派定食物的主婦由虛影子裏如何做出實質來的食譜上，買賣亦做得很大。這時候他輕輕擦他小鬍子，彷彿心不在焉，站着注視一架用紙保護的小本子，一面愛而苗安心待命的等。

肥財殉夫食

裡面靜悄悄的，除掉用書當屏風的窗戶那一邊不停的動作，發出鈍而又重鱗鱗的聲音。音着魔了！有一種迷惑在這兩人身。他們都平常，亦都奇異。互相連結，而各不相查問。人所在的神奧境地亦不查問。歐爾福華特從不問人生的意義，因為他有與生命一樣長久管理他的情慾。愛而苗從不問人生的意義，因為她讓願意幫助人的有大力性的性覺管住了，悶住了。歐爾福華特雖然為人和善，可是相信愛而苗要終身做零雇工作到死為止。沒有造化的風流補報，償還早年經歷的悲劇。他覺得事情如此，很為滿意。他願意她不再落在愛情裏面，

重新嫁人，以致有不便於他的結果，他願意她守節不生產，爲他虛度青年，消磨精力，到老到死。他絕對沒有眼睛，看到白色櫻色帷裙帶子反覆從她偉大的腰部繞過所發生的動人效力。愛而苗呢，祇知道歐爾福華特有物質的需要，盡力要滿足。說是他常有夢想，常有理想，常有渴望，她猜不到，離猜到在一百哩以外。說大千世界是難解的啞謎，她連想都沒有想到，他亦沒有想到；他們兩人各盡一分，解答謎語，太忙了，沒有工夫研究。

歐爾福華特說：『這兒有一本書，應當合於亞勃夫人的用處。』他從書架上檢起一本書，走到有白日清光的門口去。『急膳零食。』讓我看。『夾肉麪包。』他翻過書篇子。『夾肉麪包。有七面上講的。』

『先生，要多少錢。』

『一先零。』

『哦！她說頂多祇能給六辨士，先生。』

歐爾福華特帶一種新趣味抬起眼來。他想到一個女子，有意添一種貨，改新她的事業。

而不肯因為事業的不可少的根據，用過六個辨士，興致大發，連精神都鼓動起來。這想頭有力量感動他，而他對於亞勃夫人關切的意思亦增加。

『愛而茜，你聽着。你把這書帶過去給亞勃夫人看。替我問問夫人好，告訴她現在六個辨士買不到講燒菜的書。我意思是指還好的。』

『先生，是。』

愛而茜把書藏在她雙層圍腰下面，匆匆走去。

一會又回來報告：『她候候你她說不能付六辨士以上的價。先生，我真抱歉。』

歐爾福華特溫和的把書放在架上。愛而茜等他批評等不到走了。

他叫她回來說：『我說，愛而茜。現在雨下得不大，可是亦許就要下大。你既然在這裏，最好幫我拿架子搬進來。免得我先搬書再搬架子，你早上亦可以有點事。』

愛而茜急切答應道：『好，先生。』

一人估一頭，他們把店門外面石板上靠窗子陳列的書架子硬拖進來。書上幾乎沒有

雨點的痕跡。

『愛爾茜，謝謝你。』

『先生，你不用提。』

歐爾福華特把店中間一盞電燈掀亮，把他巢穴裏的一盞掀滅，點上洋蠟來替代。然後從老祖父鐘裏面拿出保溫瓶，一隻杯子，和盛在盤子裏兩片麵包，把冒水汽的茶倒在杯子裏，享用他的晚飯。等到聖盜特魯教堂鐘打六點，他把門關上，弄得店房漆黑。這種早關門的戰時習慣，因為幾個理由，與他很合式。接着他吹滅了洋蠟，在巢穴裏又掀上電燈，慢慢打字，來來往往走動，有沉吟思索的態度，查看書名，打成單子，在信封上打住址，舔郵票，還做別種按平常慣例的有趣的瑣事。同時他帶着精緻的快樂，老想亞勃夫人的體段及道德上驚人的特性。怎樣一個女子！他第一眼飄到她身上時候所覺得的，就沒有錯。要在一百萬女子中間纔找得出她這樣一個。

六點三刻，他穿上靴子，收拾信件，準備送到郵政局去。但是在他動身以前，他忽然想起

從雷士德醫生手裏收到的十先零國庫券，就從坎肩袋裏拿了出來。是一張嶄新而好看的庫券，一件細巧的東西，有知道新券應當好好看待的人，已經小心疊好。他拿這張庫券和比較不漂亮的現錢，放在保險櫃裏。然後動身到歡喜山郵局去寄信。但是動身以前，先把「急膳零食」由架子上取下，塞在他旁邊口袋裡。

雨已經住了。他呼吸新鮮潮濕的空氣，有一種心地清白真實可靠的喜悅。亞勃夫人的店，是雷西曼臺階中間惟一有光亮的；看來暖和而有女人氣；有吸引力。教堂高起來，顯得黑暗，在台階頂上口子裏，顯出可怕的一大片。鄰近他舖子的一小羣住房，不表示一點生氣；這種住房，向來難得表示的；關於在裏面住的人他不曉得，亦不覺得有一點訪問的意思。他的小院子接着緊鄰的院子，可是中間的牆頭有七尺高，從沒有聲音從牆上過來。

他轉進大路。雖然他亦可以把信丟在靠近的信箱裏面，可是他情願到歡喜山上晚間車馬往來，信袋投擲，動作忙碌可以嚇人的機關裏去。因為為他的信件打算，比較靠得住，比較穩當。

他有在街上自言自語的習慣，與許多一個人住家的相像。他的念頭時時忽然發出來。成功字句，幾乎有暴烈的樣子。那時他就自己對自己微笑，『像我這大年紀』——『是自？然還有那個』——『要弄慣』倒費事。他彷彿像羊子那樣發笑。

鬪敗的人已經開始偷偷的走到羅頓屋^{註二}。煩複網子裏去了。他們從轉關過去，關咕咯咕咯的響，講到勞登屋，他所曉得的，祇有這一點，還有公用室窗戶裏擺着葉子大而綠的小樹，此外他不曉得什麼。有幾個失敗的人膽大進去，但是多數人走路總有偷進去的樣子。正對羅頓屋，兩家鐵道公司的見識和做事的勇氣，已經用一張大招貼蓋滿了空牆；顯露這問題；『爲什麼不到日光當道的地方去過冬季的假期？』諸如此類。在空白牆頭底下，一個賣報夫張開各晚報的招貼，連帶有許多報，歐爾福華特總看招貼，由此知道消息。今晚却沒有多少。『有名政治家死。』歐爾福華特照着精於解釋的人一樣，明知招貼上所謂有名意思和別處剛剛相反；就是說無名。招貼上總把已死的名人，不管真假，分爲三類。假使濮朗克是最高貴的人，招貼上說：『濮朗克死。』四個最能人人心上留下印子的字。假使濮朗克是實

在的人，可是不十分高貴，招貼上說：『漢朗克的死。』多一個字，留印的力量差一點，所有其餘的人，沒有名字，都歸入第三類『名人』裏面。可是歐爾福華特還活潑的走回，到公開圖書館去看一張報。亦許不是因為要知道有名政治家是什麼人而不安心，但是因為他躊躇不敢實行他走進亞勃夫人店裏去的主張。

註一 派定食物 英國食料大宗來自外國歐戰時因食料缺乏人民食物均由政府以法令限制每人每日若干不得超過

註二 羅頓屋 羅頓名蒙塔威廉 Montague William 封男爵即以造羅頓屋按照普通貨房之價租與貧民以惠窮苦著名生於一八三八年歿於一九〇三年

第五章 送禮

亞勃夫人正在和顧主說話，找錢給人。

顧主是一個肥胖而不穩的女人，正在說：『等到你自己有兒女，等到你自己有兒女。』那是他說的話。

亞勃夫人表示同意道：『是如此，』把找還的錢遞過去，又把一小包從櫃上推過。完全不理會歐爾福華特。他靠近門口站着，胖顧主再把有一位第三個人在某某時會說的話再複說一次。顧主口音比亞勃夫人的粗俗，明明可以覺得。亞勃夫人是會說話的。而她非但與顧客成對照，還與店舖子成對照。

在金絲格羅士路上和路的近處，這樣小舖子有好幾打。店裏的貨店裏的裝飾，大半從批發廣告裏面貨物的商人那裏來的，包起來做成大家認得出的包。幾種茶葉，數量都不小，還有含着圖畫意味的光亮的賣茶招牌圍繞這店。幾種諸古拉在幾種意思的磨光的平滑

木架上。但是一個製造家的諸古拉，放在第二個製造家的架上。種種專利食品，流質實質，每一種都擔保增加人人氣力。人造牛油，亦有兩個競爭的人。麵粉紙袋幾十個。有好些麵包；兩隻火腿，已經切動。店中間有攪牛奶的桶。罐頭果子，罐頭魚，罐頭肉。在油布墊裏的窗戶裏，有餅有糖食，使得這舖子享有糖食舖的名目。不乾淨的屋頂；不平正的黑木地板；紊亂而神秘的觚角；破壞的櫃臺，上面蓋着白黑方格相間的油布，與窗戶着底的木欄相同。一張椅子；一張鐵做的小圓棹。沒有放錢的公事桌子；什麼樣的紙張筆墨都沒有，一股麵包火腿餅乾的氣味。一個窮的小舖子，不表現個性，不表現意想，不表現能有近於情理的利益，一個舖子，省去店主替自己打算的煩惱。這是大貼廣告的結果，就靠那些有魔力由空錢箱裏吸收金錢的匆忙過路的商人和收藏家常常光顧，才能維持在平均的線上。

亞勃夫人呢，瘦而活潑高興，有閃弄星光的眼睛；穿一件乾淨的方格布衣服，和一條還算淨白的帷裙。是的，她是活潑，她是高興，她有敏銳的面孔。歐爾福華特本來就沒有嘗慣高興活潑的滋味；亦許吸引他的，就是這高興和敏銳的面孔。但是他心上想：「就使她是一個

沉悶的女子，亦差不多一樣。」亦許他受到吸引，是因為她有生氣，有精神，爽快專斷。

「歐爾福華特先生我願意你晚上好，有什麼事我能幫你忙的吗？」她在肥胖顧客走開的時候，忽然精神抖擻的招呼他。

看來她是認得他的。她知道他的真姓。她知道他的姓和門前招牌上所寫的不一樣。她歡迎一笑，叫他興奮，亦如同假使他曾經嚐了酒味一樣興奮。他被人舉在人生較高的平面上。暗中他亦有點慌張；可是神氣上並看不出來。一座鐘在店後面一間屋子裏打得風快。亞勃夫人聽見聲音就從櫃臺後面跳起來，關上店門，鎖好了，放下簾子，作為明白告訴世界上人這一天買賣已經完結的標示。她動作精緻。歐爾福華特讓路，盡力遮蓋他跣足的痕跡。

他說：「我想不妨進來看一看，談談你所要的那本烹飪書。」

她說：「我相信這是你大大一番好意。不過我實在不覺得要那本書。」

「哇！」

「不要。我想把生意歇了。我實在拿這生意沒辦法。」

歐爾福華特說：『聽你說這話，叫我心上難過。』他是難過，不是說瞎話。

『並不是說我最初就不喜歡自己手裏有點事做，亦是有趣的變換。兩年前我丈夫身故，丟下我處於舒服的境地。我以後一竟乾枯凋落，直至這件事情發生。我這樣年輕，就做了寡婦，本來算不了人生。可是就是這個，我亦不能長久擔受。要是你懂我的意思，裏面沒有彈性彷彿像打軟墊子。』

『你打定主意倒快。』

我還沒有打定主意。不過我在這裏考慮……你明白，這是古怪的地帶。

『古怪嗎。』他受驚，亦許有點受刺，可是他聲音很靜，並沒洩露一點。他想和亞勃夫人極長的解說這地方幾乎獨有興味。

不管怎樣，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我是從富爾罕^{註一}來的，你不妨叫查爾集^{註二}。我不是說在我初住在這店裏的時候，十八年前，是不是就覺得這地方古怪。我在這裏住了不止一年，沒有覺得古怪。可是現在我覺得古怪。』

『我不得不明說，這地方沒有叫我覺得古怪。』

亞勃夫人接着更熱烈的說：『你知道這金絲格羅士路嗎。你曉得路的內容嗎。你曾經走穿過嗎。』

『走穿過。』

我亦走穿過。啊！我亦曾經四面看過。在裏面有一個大戲園沒有。有一個雜劇戲園沒有。有一個精緻的小飯館沒有。或者細緻的女人有意時可以去茶店……然而這是一條很重要的路；整天滿街都是人。而你可以在這一帶走好些里，不看見什麼。還有那醜陋紊亂真利害。我一向以為富爾罕不乾淨。現在你看看這雷西曼方場地方，上去在那些可笑的臺階後面，你去看看。我在那裏走穿過。我敢保沒有一所房子，沒有破窗戶，一所都沒有。實情是這一帶的人不要東西好，不要東西保存。我不是指的你，自然不是。但是指的大概一班人。加上他們亦不要東西新鮮。祇要他們一向有的，惡劣陳舊的物品，同豬一樣。可是我必須說，我亦有一點贊賞豬，真糟糕。』她玳玲的笑一聲，彷彿笑他自己，目光向下，穩定而合意的手，還

扶着門。

以前她目光曾經垂下兩次。不止害羞，比害羞好，比害羞更真實的有興奮意味。她笑的時候，她的臉繃起來，很叫人歡喜的，她有活動力。她身體老是微微的動。目光常常改變，一會火星飄閃，一會朦朧不可辨。聲音亦不斷改變。她還有威權。是一個有宰制力的女子，但是她宰制的方法，是心地寬大的，是和藹可親的。她爲經驗，曾由經驗得過教訓。她一定在四十歲以上了。不過不知怎樣，還有點女孩子氣，最好的一點，她是獨具心裁的；有她自己的觀點。她能看見。歐爾福華特不喜歡人家咒罵喀勞肯威爾。但是喜歡她咒罵這地方。她怎樣自然，尊重而不拘禮貌，情願立刻就做朋友。他反覆跟自己說，見她第一面，就知道她是一個大可注意的人物。

他小心避開辨論，就說：『我把書帶來了。』她和顏悅色把書接過來，因爲表示客氣，再查看書的內容。

我讓你花九辨士買去。你或者到底要用這書，你要明白。』

她臉還彎向下面看『急膳零食』擡起眼來，對他的眼，似乎有頑皮的意思。

我或者，我或者，她嘆一聲把書合權。『可是我不用過六便士，不過還要謝謝你。決不說你專誠送過來不是一番好意。』

什麼樣的女子。什麼樣的女子。她快快變了地球上最光明，最引人，最能幹，最舒服的女子。歐爾福華特亦快快變了英雄俠士，能做高尚事業的瘋子。他覺到一種從沒有有過的英雄的感觸。他跟感觸鬪敗了。

他說：『你聽我講，』靜而有自己不覺得的莊嚴樣子。我們是鄰居，我把書做一樣禮送你。』

她有沒有照着一個糊塗小東西的樣子說：『我不。我不能，我真不能。』她不說這話。祇簡直的『說：歐爾福華特先生，你真正待人好。自然我願意收下。謝謝你。』

她眼向下看，像一個受了項圈扣在頸上的少女。是，她向下看，在歐爾福華特，這頃刻間是神奇的。

她開門讓他走的時候，他說：『我確信你對於雷西曼方場有點苛刻。』

她欣喜而堅定的回答：『沒有一所房子沒有破玻璃真奇怪。』她偏要這樣說，一面伸出手來。

他說：『今天不提了，過一天我們必定要看看。』

她點頭道：『要是，我付你一先零書價。這纔公道。』

兩人握手告別。歐爾福華特從她的店走過來到自己的店，完全鎮靜。走進門口，由衣袋裏用一種從日常習慣而來的機械動作，拿出一把發亮的鑰匙來。

註一 富爾罕 倫敦小區

註二 查爾集 倫敦西南大區

第六章 亞勃夫人的事件

在亞勃夫人和歐爾福華特談話時候，你們總以為有她在場，大地的啞謎是不能有的。可是她剛才送客回來，剩了一個人，啞謎就來了；穿透已經關門的小店。她放歐爾福華特進來，就放啞謎進來；她重新鎖門太晚了。她站在店中間，孤獨憂懼，疑惑至於叫人憐惜，注目四圍看看店裏面無聊的東西，有一種叫人恐怖的覺悟。光明已經從他身上落下來。先前她富足的引人的精神，叫歐爾福華特亦有精神，叫他心境更新提高，現在看不見了。

她在二十六歲時候，嫁了一個非但得建築家歡心還得立約人歡心的建設稽查。稍為擡高一點身分。亞勃先生曾經為這一世紀幾種頂大的建設做稽查。在蓋造大房子的地方，不論那裏，這一項職業，使他東奔西走；亦許外省市政廳，亦許倫敦一堆公事房，註亦許某鄉村水上大飛機，亦許牧場正中炸藥廠。工程時期長短不定，在六個月和三年四年之間。所以他沒有一定的住處。他夫人沒有兒女拖累，總是跟着他各處走，常住在有現成傢俱的房

子裏。這種佈置，比到在倫敦常保存一個家便宜，亦比較有興味有精神得多。就亞勃自己講，這辦法有與夫人常常同住的好處，夫人的真正興味，真正嗜好及繫念，就注在他身上；同住所以有好處，雖然也有壞處。亞勃夫人其他社交上的關係，當然是暫時的，不熱的。亞勃死的時候，留下一筆銀錢，就建設稽查不受大薪水的觀察點講，數目之大，叫人家驚異。建築家聽見他好的寬裕的資產，比到立約人更覺得驚異。建設稽查有偉大的權力。建設稽查亦可以通人情。

亞勃夫人發覺他自己有收入而沒有家，沒有家庭生活的習慣，沒有男子的幫助保護。她心痛，還有更壞的就是她徹底散亂。無窮的生機沒有發洩的路。時間幫她，但是他生在懸空不定的境地裏，不十分相信自己沒人扶助的智慧，打不定主意作什麼。正在躊躇的時候，律師一封叫人不相信的信，報告她已經承受在雷西曼臺階的糖食店事業及房地，還有些錢。這消息震動了她，驚醒了她。這些討歡喜的有希望的東西，從前屬於她祖母的年紀小得多的繼妹，這繼妹她曾經在要緊關頭用長期的個人職務幫助過。這許多年，因為亞勃夫人

的遊牧生涯，兩人沒有見面；但是在亞勃舉殯時候，却碰見了。亞勃夫人表示意見，說老姑娘的衣服對於登仙的死者不够表示相當的敬禮；就公然爭論起來。第二件事就是律師的信；老婦人已經爲了送殯的衣服，表明了喪牀的懺悔。亞勃夫人在她替富爾罕配好傢具的許多屋子收乾兩年以後，就拋棄了屋子，飛到喀勞肯威爾，滿意急於要找新鮮的經歷。她不喜歡那地方，亦不喜歡那事業，慢慢覺得失望。可是最壞亦比較亞勃死後不論什麼時候快樂得多，格外有活氣。

不過她有癆腫，不是物質的；就是祕密而停止不去的恐慌，祇怕表面上儘管自信，或者不能處理她的財產。繼承愈多，她愈害怕。她恍惚眼見事業失敗，投資失敗，自己貧窮孤獨。這種恐懼不近情理，但是儘管不近情理，未必會比較不實在。恐懼慢慢增長。她想法子用嚴格的省儉抵制。

歐爾福華特的神態和他的禮物，忽然照亮了她的地平線。但是他剛轉背，她就向自己說，她方纔呆想那樣念頭，徹底糊塗了，男子漢不是那樣的。他們明白做的什麼事，要的什麼

東西，她就在製造可可商家借給她的上面有他們店名下面有他們住址的堆花鏡子裏面，愁悶的一看。

她在窗戶裏糖食上面在兩條剩下的火腿骨架上面，放幾塊鐵絲紗，拿小桌子斜靠櫃臺放下；然後把店裏單靠來照亮的油燈滅了，走進亦有同樣油燈照亮的後屋。這是飯堂廚房合成一個的，主要的桌子剛擦洗過，一個脫離世界專誠做秘密苦工的奴隸愛而茜，在這屋裏正在解她的粗布帷裙，預備享用晚上的大自由。

『喂，愛而茜，你是說過你的名字叫愛而茜，沒有嗎。』

『有的，夫人。』

『若是你今天晚上能多做一點時候我總算你待人好。』

愛而茜受了衝撞，她正在解帷裙帶子的結，聽這話就停住。

她恭順道歉說：『現在已經過了我的時候一刻鐘了。』

『是嗎。不錯，可是還沒有到一刻。』

『夫人，我有一個約會。』

『你就這一次亦不能擱下去嗎？你要明白，我經過種種紛亂，急於要整理。我是一個受不住紛亂的人。我願意給你晚飯吃，我願意給你一片火腿，另外還有六辨士。』

『我很信你待人很好，夫人，但是——』

亞勃夫人連哄帶騙的勸她，他能哄騙得很有效的。

『夫人，人家要我幫忙，我向來喜歡人請求叫他們喜歡的。』愛而甚讓步了，既沒有抱怨的意思，亦沒有加惠的神色，但是彷彿有一種和氣清潔的善意。她輪着加上一句甜密的話：『不過要是你許我，我必須先跑到外面去半分鐘。』

『噢，自然。不過不要太久，你要嗎？看，這是你的半天和加給你的六辨士。現在就拿去罷。在你出門時候，我替你切火腿。可惜我把店裏的燈擦滅了，但是我敢說祇要讓門開着，我得見。』她給少女一點銀錢。

『我很相信你待人很好，夫人。』

亞勃夫人十分快活，切一片十分薄的火腿片。她留住愛而茜，有兩個理由；她想跟一個人講講，而她覺得不管講話不講話，在上床睡覺以前，一個人悶在店裏，是受不住的。她的好興致回來了。

註一 一堆 英文中 *Block* 係指若干所高下相等大小相等構造相等合成方形之房屋而言

第七章 雨傘之下

進建造商及石匠達佛德場院的柵門，由雷西曼臺階北面大概的平線稍爲縮進一點，在亞勃夫人舖子及臺階本身的中間，所以在那兒有一個犄角，是東風及東北風吹不到的。在這角裏有一少年站在雨傘底下；他的衣服可以够得上新聞訪事人的描寫『裝束像樣，不能說得再好。他的背靠着亞勃夫人店舖子的死牆。天又正在下雨，帶着一陣陣風，但是風向在東北，少年祇沾了少許雨點。一個少女從亞勃夫人店裏跑出來，跟他會合。她緊靠着，他與他相接觸，胸口相對；這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應當做的，而且她亦不得不盡量受雨傘的保護。女子穿的都是愛而茜的衣服。愛而茜的帷裙，蓋在頭上肩膀上，彷彿新人的面紗。但是她不是亞勃夫人的愛而茜，亦不是歐爾福華特的愛而茜，她不是做苦工的，她忽然變了降凡的天仙。這樣不是地上所有的靈物性質，在她放亮的臉上，和她從身體小動作所得到的安慰中間，都有她異常的神情，難看的衣服，不能殼弄壞一點。男人呢，慢而游移，用一隻手臂

挽她的腰，還有一隻，拿着雨傘。她讓他抱腰，抬起頭來看那男人，男人低下頭來看她。一個字沒有。然後他用深嗓音說：『你的帽子在那裏，還有別的東西呢。』

他說這話，好像惟恐大禍將臨的人。

她溫和的回答：『我還沒有完呢。我真正心上難過。』

『你還要多少時候。』

『我不知道，她祇是一個人在家，她求我留下去幫她。她祇是一個人在家，又從來沒有處過這樣的境地。我實在不忍不答應。我們應當做合理的事，不應當嗎。』

男子的下頷落下，有一種含愠失望的黯淡樣子；但是他沒有說什麼；本來就是在他最好的日子，他亦不是講話流利的人。她從他手裏拿過雨傘來，而不改傘的位置。

低聲說：『把你兩條手臂圍着我，緊緊抱住。』

他服從她的話，不大情願，慢慢的，但是最後狠狠的。停了一大會，他說：『還加上我的生日以及其他種種。』

她哭叫道：『我知道，我是知道。喔，你哪！這是免不了的。』

他有許多議論，還是好議論，反對她的決心；可是他說不出來。他從來不會與人辯論。她祇是溫柔的抬頭注視他，有柔和的樣子。眼淚開始由他兩腮流下來。

他安慰他說：『不要哭。』用她空閒的手，把夾在中間的帷裙邊提上來，用細緻的動作擦他眼睛，一面還讓他緊抱着。她和他接吻，把自己嘴唇貼在他嘴唇上不動。她吻他直到她從各處經絡的感覺上，知道與她兩人暖而軟的靠近，已經開始化除他的怨恨心。然後把嘴唇拿開，換一個樣子，再吻她。他們在暗角裏雨傘下面，一塊站着，雨點打在傘上，聲音沉悶，圍着兩人身旁落下來，再打在雷西曼臺階石版上，聲音比較清脆。每隔一會，有幾個人由臺階上下。但是互相擁抱的一對不理會他們；行路的亦祇看情人一次，微笑都不笑。實在說，這兩個愛人在那裏談情，亦照着一般祇有街道可以做榻床的愛人一樣。

愛面黃低聲說：『你聽我說。我要你現在回家。不過你路上必須到斯密孫店裏走一趟，他們九點鐘才關門呢，把我要給你做生日禮的釣袴帶買了。今早上我看見那帶子還在

窗子裏呢。我當時本可溜進去買，但是我正替歐爾福華特先生跑一趟小差使，況且沒有你在，又穿着帷裙，心上也不願意進去買。但是你今晚上必定要買好了。明天你才可以穿上。我願意明天早晨對自己說：「他現在正穿着那條釣帶呢。」我已經替你把錢帶來了。」她從腰裏鬆下他一隻手，摸到她衣兜裡的銀錢，塞在他貼胸的衣袋裏。「你答應我嗎。這是公道的方正的許諾嗎。」他不回答。

他堅持道：「親愛的你，你答應我嗎。」

他點點頭，心中正覺得無聊，又處於甘心跟她當奴隸的境地，不能說話。她嫣然微笑謝他服從。

她巧言哄他說：「現在讓我看你動身。我曉得你的脾氣。要是我不親眼看你起身，我曉得你要做什麼事。」

他粗率的回答：「這樣就是明天晚上嗎。」

她點點頭。兩人又接吻。愛而茜把他推開，然後站定看他，直到他轉過現在廢而不用

傳教廳角，走金絲格羅士路，不見了。實在說，他不見以後，她還站了些時候。她還哭。

亞勃夫人精神活潑的說：『嘿！我正在開始躊躇不知你到底來不來。你去得那樣久，恐怕茶是涼了。火腿在這裏，而且很好。』

第八章 割肉刀

兩個女子正在店舖上面一間日常起坐的屋子裏做工。一盞油燈掛在鈎子上，要是窗幃，這鈎子就套窗幃圈。燈稍向前面斜傾，後面有遮蔽着的圓形銅鏡。所以屋子下面有一部分照得光可鑑人，其餘的部分都在黑影裏。愛而茜正在鏡子光裏擦地板。安閒老實不急切，亦沒有疲乏的痕跡。亞勃夫人坐在爐圍裏面，洗掃爐臺，兩腳舉起，放在一張椅子的扶手上以避濕潮。她已經整黃昏和愛而茜一塊做事，有時一聲不響，有時精神抖擻的多話，大概願意收羅本地有用的消息。兩個女子中間，不可避免的成立一種社團的結合。亞勃夫人每每放言談說，但是祇有批評，沒有別的話。愛而茜說得少，可是報告許多有趣的實事。

亞勃夫人帶一種偶然的神氣說：『你說早上替那位歐爾福華特先生做事，是不是。』
『夫人，你打發我問那書的時候，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先亦曾經告訴過。『愛而茜回答，覺得主人善於忘記，甚為奇怪。』

「唔！自然你告訴過我。不必講了，他一個人住嗎。」

「是，夫人。」

「他是怎樣一種人呢？」

愛而茜天性忠誠，變成小心。

「他是很好的上流人。」

「他待你好嗎？」

「夫人，他自然待我好。他有他的樣子。可是他總很好的。」

「非但好，還客氣，是不是？」

「是的，夫人。我還要說這句話；他從來不冒犯人。不，他絕不冒犯人。」

「那末，他有他的樣子。古怪嗎？」

「啊，不，夫人。至少我不懂你什麼意思，我確知道我不懂。有幾件事也很特別。但是在許

多事情，他不注意你，你可以做，可以不做，聽你的便。」愛而茜疑心亞勃夫人不過愛探問人

家的事，覺得有點不痛快，趕速加上一句：『我想這地板差不多擦洗完了。』

她把右邊水桶裏一塊布拿出來絞乾。樓下鐘響快而有絃子聲，帶回音。不斷的打。

『那不是十一點鐘！』亞勃夫人明知是十一點鐘，有意這樣叫。『你用功時候，時間真過得快。不快嗎。』

愛而茜一聲不響反對這一說。照她做苦工的經驗，她發覺時間拖延遲緩。

『愛而茜，我確信我很感激你。我自己可以做完。你不要再耽擱一分鐘。』

愛而茜把三小時額外的工作，換了六辨士一片火腿，還要說：『夫人，我不走。』

這時候，在愛而茜能把潮濕膝蓋從潮濕地板上提起來之先，聽見極尖銳極專制的打門聲音。

『真怪，那是誰啊。』

愛而茜說：『是店門。』

『我去。』亞勃夫人決定自己去開門，十分高興。因為常用的屋子，連帶別的屋子，已經收

拾好了，情狀可以讓或者能買她房子及事業的人看；她自己本沒有意思住在常用的屋子裏。她高興，亦因為一個野而蠢還不完全蠢的意想，以為打門的是那天晚上再來看她用了不近情理像男子的解釋的歐爾福華特。在這樣早期，她對於歐爾福華特，已經有了她的見解。她心中留存的少女性情，帶着一枝蠟，跑下樓去開店門。一位男人向前推，動作鹵莽，不是歐爾福華特；是一個少年人，火燒眼睛裏有危險樣子，舉動上表明黑暗的激動。

她問道：『你要什麼？』想法子用堅態度制裁眼前的境地，而不成功。

少年斜看她。她覺察少年拿一把扯破的傘，衣服很濕。她聽見外面大雨。

她又說：『這樣晚你不能進來哪。店已經開了。』

她做一個手勢叫他走。簡直要逼他走；不過是她的大膽。她想：『我為什麼這樣做。他亦許打我呢。』

少年非但不走，他把雨傘放下，跳過來，拿她剛才替愛而蓄切火肉片以後丟在櫃臺上的割肉刀。在那一會功夫，亞勃夫人絕對決定毫無游移把店賣了，馬上賣了，不計較錢，能得

多少就多少。以前有幾個顧客兇狠的神氣，已經叫她有點嚇怕。她還記得那喀勞肯威爾殺人大兇案。她看透了來到此地何等愚蠢。此時男人拿切肉刀在她頭上在他自己頭上舞弄。

他野蠻的帶着殺人樣子咆哮道：『愛而蕾在那裏。』

亞勃夫人漸漸的模模糊糊有點明白。

她可憐的對自己說：『這是用一個你不認得的零雇女僕的結果。可是對於那個女子我能罰咒保她。』

那時一點強烈的燈光照到通後房的門道裏。愛而蕾手拿壁燈在那裏站着。少年一看見她，忘命向她奔去，手裏依然舞着刀。她躊躇，再退後一點。男子衝進屋子，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以後亞勃夫人沒有聽見一點聲音。她心神被奪，毫無辦法，膽都嚇破了。啊！要是已死的亞勃先生還在，不知道他如何料理這事。他歷來物質上不很結實，不鬪氣力。但憑智能，憑靈敏，憑爽捷的計謀制勝。就是他不能正確想到已死的亞勃先生以他獨具的有力的智識到

底怎麼辦。她忽然感到如她怎樣女子獨營生活的愚蠢悲慘，心中昏擾，毫無主宰。她有智慧，有精力，有創造力，有道德上的力量，不過有些事女子能做，有些事女子不能做。與男子相處慣了的女子，各種事務都需要男子。所以她熱烈的下一決心，以後祇要可以避免，決不多獨居一天。

但是在蠟光照亮的店舖裏，面前有一扇關上的門，藏着可怕的事，外面雨打雷西曼臺階石板，這決心沒有減少她的寂寞。她膽怯往外看，亦許仰仗上天靈感，有一個巡警走過。要是沒有，她必需照她現在的樣子，雨地裏跑到警區去。那時她看見歐爾福華特店裏有微光，就衝過來。隔窗看歐爾福華特拿着蠟燭在店裏走。她在窗上亂畫花紋。一架電車由金絲格羅士路鱗鱗而下，毫不管殺人的事。再過了短而恐怖的一會，歐爾福華特門上的鎖磨擦有聲，他拿着蠟燭和鬮的在門道裏出現。

她嚷着說：『哇，歐爾福華特先生。』接着走進裏面，抓着他袖子，告訴他已經發生的事。她傾瀉話泉，歐爾福華特表面上方寸絲毫不亂，安閑溫和，亞勃夫人週身感到一種精緻而

強烈的寬慰。

歐爾福華特說：『我就過來。天氣彷彿潮濕，不是嗎。』

在亞勃夫人眼睛裏，他真是出頭人物。但是他那時的威名，不是因為他真有能力，立時大膽決定一條正當而有效的路程來走，簡單是因為他反應很慢。歐爾福華特事後總覺得害怕。他顛跣走到亞勃夫人住宅的危險裏去，明知危險，還是照常閑靜。亦沒有他應當怎樣辦的意想。亞勃夫人膽小的跟在後面。

到亞勃夫人後屋裏去那扇門，現在大開了；靠着切肉刀的燈，在後屋白桌上點着。店裏的蠟亦還點着，但是地上雨傘已經不見。後屋沒有人。沒有殺害的痕跡，連打架的痕跡沒有，在四面沈寂中，祇有地道車過去時，短而低的嗡嗡之聲。

『亦許他趕她上樓去了。』

『我去看看。不問怎樣，他的刀總丟下了。歐爾福華特把割肉刀檢起，由此更感動亞勃夫人。』

他說：『拿燈去。』

他在第一層樓上喊：『這兒沒有人。』亞勃夫人上樓。兩人同着一間一間屋子都看過。他們下樓重新回到後屋裏。亞勃夫人看見門後的空木釘，叫道：『她把她褂子拿走了！』

歐爾福華特批評道：『啊！那就好一點了。』氣透出來。

一會，他又說：『我把店裏蠟燭丟下，沒有吹滅。我去吹滅。』

『不過——』

『哇！我就回來。我就回來。』

他去後，亞勃夫人暫時回到恐怖的心境裏去。假使——她又隱約看見少年人，舉動裏眼光裏半露出來的野蠻而且粗悍的情慾，暗暗提醒他內藏，制不住，極可怕，制裁生死的力量。

歐爾福華特回來說：『我料他就是追逐愛而苦的少年。彷彿他曾經飽彈震動。我聽見有人這樣說。她得把他丟下，那是明白的。』他想已經找到一段新議論，幫他勸愛而苦不要

離開他，心上覺得喜歡。

亞勃夫人說：『她看來真有身分。』

『想起來，他是有。』

亞勃夫人歎道：『可憐的孩子！』她覺得對於愛而蓄有一種真的煩擾人的憐憫心。

『歐爾福華特先生我應當去通知警署嗎。』

『我要是你，我不讓警察來搗亂。這事不會有錯。』

『但是不管怎樣，我總不能在這裏一人過夜。我不能。這是爽快的話。』她笑，幾乎有滑稽意味。

歐爾福華特一擺手，神氣莊嚴，說道：『你上牀睡覺去。我在這張搖椅裏尋舒服。我願意等到天亮。』

亞勃夫人說，這樣的事真不是她想得到的，又說他待人太好。他制住她。夫人就說要在火爐裏加點煤。

他阻止她說：『用不着加。我過去拿我大衣床褥。把那邊門鎖了。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他身穿大衣，重新出現，褲子上沾了幾點雨。亞勃夫人穿一件長而厚的斗蓬。

他問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坐夜。我實在不能。我亦要坐夜。』

第九章 星期日早

歐爾福華特問道：『她今早沒有到你這裏來嗎？』有急切快樂的興趣。

『沒有，到你那兒去沒有。』

歐爾福華特帶笑搖頭。

亞勃夫人說：『你似乎看這事情，全用哲學家的眼光。可是就一個男人講，一定最不當的。』

『哦，不對！我總有辦法的，總能對付的。』

『我沒有話說，不過你是個奇人罷了。』

這是禮拜日，在切肉刀一幕以後第三天。

亞勃夫人說：『最好笑的，是他昨天和星期五都來，彷彿沒事人一樣，今天倒不來。但是她應當來，是講好得够明白的。要早，一點鐘在你那裏，一點鐘在我這裏，對不對。我實在想她

何妨送個信來，或用別的方法通知我們。就算她病。」

「話是不錯，可是他們從來不覺得她們所引起的困難。我並不說她是壞女孩子。她是很好的女孩子。」

亞勃夫人說：「他們跟男主人做事，比較總好些。」說話時有精神抖擻故作疑團的神氣。

起先歐爾福華特閒步向臺階走去，已經碰巧——假使這世界上有巧事——看見亞勃夫人全身打扮好，或者是預備上教堂去，站在她店裏，以主人的批評領會的眼光四圍觀看。歐爾福華特看得清楚亦和任什麼別的人一樣，因為祇有門上的藍簾子放下，這足夠做收店的證據。兩扇小窗亦有簾子，不過難得拉下，除非保護牛油不叫太陽曬到。兩人已經相對而笑，亞勃夫人已經像主人待客樣子開了門上的鎖，歐爾福華特已經進去。照他看，她表現頂滿意的外貌，身上穿黑，帽子裏插着硃紅花，脚上穿一雙好鞋，戴戒指的手裏，拿一雙好而平正的手套。她瘦，歐爾福華特以為她細小，可是她小小動作，都是鋒利的活潑，目光閃灼，

時時變更，叫他有臨人的儀表。她眼睛飄動，不管怎樣變法，總是有威力有智慧的目光。

在她一方面，亞勃夫人亦看中了歐爾福華特。他尖而短的下髻，甚為修整，似乎給他一個社會柱石的身分。她還喜歡他半滿鮮紅的嘴唇和新鮮的顏色。再加上他十分乾淨。不錯，他還戴着蓋住襯衫的黑領帶，和不在禮拜日一樣，他的袖口還是看不見；他帽子和大衣都。不出色。但是他穿着一套與眾不同的青褲褂，她確信那一天他替這套衣服行就職典禮。他微微跛足，使她喜歡感動。他不可搖動的安靜，在她的心坎留印象。哇！他是留有餘地的男子，性格財貨都有儲藏。有儲藏心上安逸，他才能與大千世界見面。他自賴而不至於自信。他嚴正，可是小眼睛裏偶爾有一種談諧的閃光。就是禮拜四晚上他檢起切肉刀來的時候。她已經注意到這樣閃光了。在那可怕的危險關頭，他神態是完美的。簡單說，就全體看，歐爾福華特幾乎絲毫毛病沒有。

換一面講，歐爾福華特越過越明白他禮拜四僥倖逃出相差毫髮的危險，還在暗中發抖；禮拜四他沒有抖，禮拜五早上回想起來，才發抖的。

他提出一個意思：『要是上教堂還嫌早些吧，不早嗎？』

『假若教堂是沒有到過的，我總喜歡早，我還沒有到過裏面呢。』

『聖盎特魯教堂嗎？』

『我不知道教堂叫什麼。就是上了臺階在方場中心那一個。』

『是的。聖盎特魯教堂，那就是。』

不再說一句話，兩人受到共同的感觸，同時由店裏出來，亞勃夫人爽快鎖上門。愛而茜曠職，許多事都莽亂，將來由此而生煩惱困難，都都不管，他們還很快樂，完全忘記了他們兩人的年紀併攏來有九十歲或九十歲左右。陽光熹微，照亮星期日的情景。聖盎特魯教堂的鐘，正在噹噹震響。

亞勃夫人說：『我看見你頂高窗台上有幾盆花樹。你亦有時澆水嗎？』

一句隱含的批評。歐爾福華特覺得有味，因為這句話證明他們漸漸親熱。實在說，兩個人在兩張椅子裏冷天對面睡大半夜工夫，還睡得好，這樣慢慢覺得親熱，是合式的。

歐爾福華特說：『我不澆。』有頑強的神氣。

實在許多年來，他花盆看是看見的，就是沒有注意。花盆從來不動，亦總沒有人碰到。造物力大，不易被人制勝，但憑盆花仍有一兩棵還堅強的活着，而現出污穢綠色的事實，可以證明。

亞勃夫人說：『我愛花樹。』

他們走上臺階，歐爾福華特落在他女英雄後面一兩步。

她轉身向他，停步不進，說道：『我所不懂的，是爲什麼方場要比街路高出這樣多。結果所有車輛貨物等等，連牛奶車在內，都要由基爾伯街繞一個大圈，再從一邊進方場去。爲什麼他們不能讓方場街道同在一个平面上。』

精緻的女性，他想：『爲什麼他們不能讓方場街道同在一个平面上。』不近情理。味道。他崇拜這樣有美味的有女孩子氣的不近情理。

他說：『是這樣的，你明白從前在喀勞肯威爾他們常燒裂屋瓦，一大批一大批的粘土

挖出來燒瓦；這就是結果。」

他帶一種急切的神氣補充解釋。

亞勃夫人坦直而又聰明的說：『我萬不會想到是那樣的教堂啊。』

『哦！教堂是在一千八百三十至四十年間造的，用了四千五百四十一鎊。真便宜。我不敢信現在你能拿二萬鎊造成。人家估算這教堂能容納一千一百人。』

『當真！可是我的意思，是要問教堂還是高還是低，還是寬還是窄。』

歐爾福華特答道：『我一點不知道。有一天我敷衍一個顧客，進去看看祭壇後面的花壁，但是我從沒有參與過一次禮拜儀式。』說話時有瀟灑自喜的神氣。

她問道：『你知道在我實在到教堂去的時候，爲什麼去。因爲去一趟使我覺得好過。這是一件大安慰，尤其在霧天你不很看得清楚而裏面人不太多的時候。我不是說我喜歡聽人說教理。但是我說假使教儀中間有一部分給你興趣，你至少亦應當等他完。你不同意嗎。』她擡起眼來看他，似乎懇求他贊成。

在歐爾福華特這是奇異的時刻，在亞勃夫人亦是。

他獨自沈思。

她有活潑的心。一百個女人中間，沒有一個能照她那樣說的。而且她如此小如此巧俏。至於她祇是一個開糖菓舖的人，實在沒有關係。」

第十章 雷西曼方場

聖盎特魯教堂用黃磚造成，用砂石裝點，屋頂是青石板做的。一道紅色壓山牆。設計繪圖建築，都在威廉第四在位國威煊赫的時候，葛賚貴爵下的政府；那時有一種後來政府已經拋棄的慈善習慣，就是在戶口衆多的教區，用公款添造教堂。不幸政府建築上的口味，不如政府要把基督教所主張的關於轉過那一邊面孔^{一註}智慧和正當的學說，在下等人中傳播種子的實際興味，那樣可以受人贊賞。聖盎格魯教堂頗有混合戈昔派^{二註}的性格。就建築上講，沒有一點可以增長名譽的。教堂大概的勻稱，弓圓的窗戶，窗格的直欄，尖形的頂飾，十字架，高尖塔，支牆壁的石柱，都是笨而惹人厭的。細微小節，無非如此。眼睛不能注視一點而不覺痛苦。進一層說，人家想時間本來會把一切東西軟化而轉為尊重的；獨有聖盎特魯教堂，時間懷了惡意，蓋上污穢，添上笑柄，以為心足。由聲名不揚的廟院高處，不斷不變奇幻刺腦的大聲發出來，和教堂的建築相配。公葬地是一片花園，用鐵欄杆和篠懸木樹攔住兩邊，

曾經野蠻可怕的外科手術。花園裏面還可以看得見紫菀，鬱金香，凋零愁鬱而依然美觀的花，許多栽植的蔬菜，亂髮蓬鬆的青草，幾堆碎礫，幾片不毛的礮色土。圍門很嚴緊的上了鎖，沒有人可以在裏面走動。

雷西曼方場在十九世紀飢餓的第五個十年中圍繞聖蓋特魯建造。是按着計畫倉猝造成的；有格式。三層樓房，有空地有地影子。每所都是一樣，用一種帶着退化的攝政期^{三註}一派裝飾的三角障礙物，分爲各區。這些障礙物及窗面還有全部牆壁，直至第一層樓的起點，都先上灰泥再加粉飾。有些地方粉飾正在剝落，灰泥亦在破碎。門階前面生長植物，呈現綠色。有些前門及窗框，有十五年或二十年沒有粉漆。建築上所有直線都已經變了曲線。兩所房子接筭的地方，石作裏顯出長條裂縫。扇形窗和一部份鐵工，微微叫人想到十八世紀的傳說。房子裏的空院，除掉一兩個，都是污穢的。從前方場上住家的多重文雅，現在應當有圖畫意味，可是方場上沒有。就是古老惡濁破舊。沒有一點引動人的地方。進化已經繞着方場盤旋，錯過了。電氣電話都沒有攻進來，有不少窗戶還掛着威尼斯^{四註}式的窗簾。所有的人，除

掉住在裏面的，收稅的，收房租的，學校出席稽查員以外，都已經忘了雷西曼臺階了。

方場裏的人，一星期苦工，星期日偷懶，現在蓬鬆仰臥。所有上層窗戶都關起，窗幃遮着，下層窗戶多半亦是如此。寂寞無人的內幕，難得窺見，祇覺得淒涼。道路上沒有一個小孩遊戲。但是這兒那兒，一個女主人，已經把門前墊蓆，籠中金雀，懸在欄杆上面，叫她們吸收一點神聖的禮拜空氣；新聞紙像剛採下來的菓子一樣新鮮，疊起在門前石階上等那些研究罪惡研究情慾的學者，從他們遮暗的悶人的臥屋裏床上醒過來。銅環上了鏽的小牛奶罐，已經一簇一簇的掛在圍欄上面。祇有貓靠着文雅和無所依附的輕蔑，跳出可怕的環境上面。有定見的教堂鐘，不斷的響。

亞勃夫人說：『教堂還好。不過講到方場，我告訴你什麼。』

歐爾福華特回答道：『等一會，等一會。讓我們繞着走一圈好不好。』

他們開始兜圈子。一會兒歐爾福華特在一所剛塗飾的房子前面停住，叫看的人想到十九世紀飢餓的第五個十年中原來的雅緻。

他得意的說：『我想那兒沒有破玻璃窗。』

亞勃夫人在房子前面要搜索一塊有裂縫的玻璃塊亦沒有。她欠他一先令。

他說：『自然總有一所房子沒有可挑剔的。他們不是說證明成法的是例外嗎。』神色似乎沮喪。可是說話還是靈活。

他明白先令是收不到的了。而他因為夫人和藹近人的女性的毫無顧慮，反而更贊賞她。

在基爾伯街角上，亞勃夫人忽然發笑。

她說：『我不曉得我們這裏有什麼薩伏歐_{註五}啊。』

在場角房子正門上面，有波西客店四個字。

除此以外，和其餘房子，沒有別的不同地方。

『我疑惑他們有沒有自成一氣的成套房間。』

歐爾福華特正要陳述這特別歷史遺蹟的往事，兩人幾乎同時從窗幃一條大縫裏看

見愛而茜在波西客店附近一所房子裏，靠近下層窗戶坐着，輕輕的搖。灰白色的臉一半轉向屋內，在裏面窗幃遮蔽的暗光裏，細點不清楚；但是這人的確是她，那是不會錯的。

亞勃夫人說：『他住在這裏嗎？』

『想來是的。我知道她住在方場裏面一個什麼地方，可是從沒有知道什麼門牌。』

房子前門開了。醫生雷士德打裏面出來。新鮮，靈活，整潔，規矩，忙碌，快而不匆忙。是有專門職業者脫胎成形。你覺得他從勃荆罕皇宮註六出來，亦是這樣子。他戴一頂絲帽，標明禮拜日。以不停的職務，不許他換一個法子來尊敬這一天。他看見歐爾福華特和一位女客就掀起絲帽；眉毛亦掀起來，但是幾乎看不出。

歐爾福華特按城市人樣子阻住他，說道：『醫生你剛才看我的零僱女傭去的嗎？』

雷士德躊躇了一會工夫。

『你的雇傭嗎？啊！我的確碰巧看見她。是的。』

『啊！那末她有病。我希望不要緊吧。』

『不，不要緊，』醫生說：『嗓音較平常彷彿大些。』『明天就好。不算什麼。依我想，極好的身體。』

這是嚴格按規式的回答，就算很客氣。亦許略勞肯威爾沒有人知道雷士德在不涉職務時候說話怎麼說，神氣是怎樣；或者除去他用的人像。他有時候帶着乾燥而短的一笑說：『我們醫業，』由此宣告一級一族一派，用可怕的看不見的鑽不進的壁柵，與平常人分開；他自己從不走到柵外人羣裏來。就他講，腦子的秘密生涯真是秘密。臉，舌頭，和態度舉止，造成永久的隱私。

他提一提嗓子說：『是是。想起來，我正當讀那本莎士比亞。好極了，真好。有一天我要將全部讀完。再見。』他重新掀起帽子走了。

亞勃夫人說：『可憐蟲，我進去看她，』說話時有憐憫的意思。

『你進去看她嗎。』

『我現在就在此地。以為進去看她好。你不以為然嗎。』

『哦，對的。』歐爾福華特表示同意，有稱賞的神氣。

註一 轉過那一邊面孔聖馬蘇 *St. Malin* 篇第五章第三十九節曰：……有以手掌襯汝頰者以他頰就之，以喻十分遷就人意者

註二 戈昔派在十二至十六世紀西歐洲流行之尖頂弓形門道的格式

註三 攝政期此處專指英國太子喬治 *George*（後爲喬治第四）代其父喬治第三當國時期自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三〇年

註四 威尼斯意大利大城

註五 薩伏歐倫敦最大客店

註六 勃莉罕皇宮英國帝后所居之宮

第十一章 愛而茜之家

亞勃夫人已經決計進去的房子，有充足而不過度的人生經驗一部分。共計三層。下層是一個賣肉的帶着妻兒同住，頂大的孩子才五歲。這一層有三間房子和幾件渺小的附屬品。賣肉的整禮拜六十四點鐘到星期六夜半纔完，在愛葛司模士街前面敞開的店裏連喊帶嚷賣便宜肉。他嗓子有極大的力量。兒女因為頑皮，都得軟骨病。第一層樓上住着法國油漆匠和妻室兒女，孩子最大的三歲。比下層人家少一個小孩，可是亦快要趕上。這一層亦是三間屋子和幾件渺小的附屬品。主人做工一星期祇四十四點鐘。他手指常有花梨木的顏色。他發出一種氣味，與房屋裏特別的陳肥皂水的氣味相爭，不是常常失敗。他因為對人類有惡意，所以得了永久的咳嗽病。第二層樓上一個中年成衣匠單身住着。這一層還是三間屋子和幾件渺小的附屬品。除去偶爾光顧的客人以外，沒有人許到二層樓上去的。

愛而茜是油漆匠女人的朋友，和家裏頂大的孩子住在第一層樓背後頂小頂小的屋

子裏。爲這種利便她付三先令一星期。閑的時候，還幫着在這層樓上做雜事，洗衣服。

除掉愛而茜以外，整所房子裏居住的成年人，不是喝酒談情，就不快活。他們年輕時候雖然讀過聖典，房子裏至少有三本聖經，可是沒有能養成基督聽天由命的德行。一點小事亦煩擾他們。前一天賣肉的妻室因爲『銅』一註一漏，因爲一會工夫不能擺脫她自己兒女；因爲把小孩推車從廚房門推進三尺寬的過道彷彿有點難；因爲她必須帶三個小孩上市場；因爲大孩子穿着淨乾衣服栽在水塘裏，把衣服毀損到必須費整天工夫才能修補好的程度；因爲另外一個孩子新長牙，老是要哭；因爲房主人太窮，不按着需要修理；因爲一先令貨她不能用六辨士買；因爲她欠付預知會的會款；因爲太陽曬得她帽子難看；還因爲許多別的同樣不充足的理由，發煩不高興。

至於法國油漆匠的夫人呢，她癡呆鬱悶，漸漸發生神經病。因爲三年前她是美貌女郎，賺錢過獨立的生活；因爲她現在又要替油漆師負一個愛情的抵押品；二註因爲她覺得心泛頭眩，常常覺得心泛頭眩；因爲她沒有錢供給將來的需要；因爲她恨燒菜，恨洗衣服；因爲她

丈夫在一個意在推翻社會組織的政治會裏把光陰消磨了，把妻兒們買食物的錢花消了；因為她恨他丈夫的咳嗽和愛情，因為她看不到自己愁苦的底；因為她有預見的幻象，看着自己做了老婦，有五百個吃不飽的孩子，不斷的流淚問她要弄不到的東西。

二層樓的老姑娘深刻的不同意，怨苦的不滿意，就因為她是老姑娘，反過來，那兩個女人情願把魂靈賣了做老姑娘。

房子裏煩擾的中心，就是門內通道，下層及第一層樓輪流任清潔的義務，一星期交換。前一天，第一層樓小孩中間有一個，把沾了蜜的手指從暗黃櫻色牆上拖過。加上第一層樓的小孩子推車拉進來，輪子上沾了爛泥，在本來已經複寫了種種不乾淨遺墨的鋪地油布上留下痕跡。這推車是通道裡一大半煩擾的起源。下層住客怨推車在那裡，二層樓有意在每一次走過時候把車子碰來碰去；但是第一層樓的女主人固執不肯每天把車子由樓梯上拉上拉下一兩次。

在禮拜六早上，圍着第一層樓的推車和進門通道，已經發生了三角爭論；等到法國油

漆匠在一點鐘以後不久，回家吃飯，沒有飯可吃，祇發見一個妻室助手厨子女管家使女發狂病。他很欠斟酌，馬上帶着他的薪水又往外走。晚上十一點半他回家，又醉又消化不良。十一點三刻他要想和愛而蕾打架。十二點半賣肉的回家睡覺，只好聽一篇高聲演說，講第一層樓的品行和他自己夫人的品行，從二層樓梯頂上發表。跟着他只好聽第一層樓女主人的呻吟和第一層樓男主人的咳嗽。說起來都是無聊。然而成人裏面個個都熟悉勸基督教徒大家負大家擔子的可佩服的一段文章，^{三註}真奇怪的一宅人，雷西曼台階的房子照這樣的有好幾十，中間放着花了四千五百鎊造成的教堂。

星期日早上愛而蕾同居成年的人總在天堂沉睡之中。祇有愛而蕾在外面走動。這一個特別星期日早上，她注目看着在用牆圍住的後院裡秋天模糊暗淡中間靜悄悄遊戲的兩個大孩子。愛而蕾起先已經替他們穿好衣服。另外三個孩子已經被人喂了藥，或者照廣告所說，『受了安慰』使得他們睡在床上，不擾亂成年的人。成年人祇睡。他們和睡魔偃抱，有熱情，貪而無厭，逸樂無度。在那些時間，他們惟一的願望是找完全的無知覺，絕對休息。假

使他們翻身，他們用可怕的貪心，又把睡眠抓過來。他們要睡，比要愛情要啤酒更甚。爲了睡覺犯罪亦肯。就是快要做母親的女子，亦睡在怪夢混亂之中。

在安靜房子的翹曲破舊的門上，有大而重的打門聲。把房子都震動。院子裏的小孩，聽見這樣侮辱。彷彿受了雷打，停止玩耍。愛而茜慌慌張張跑穿後過道前過道，把前門打開。她站在那裏，愛而茜所深知道的煩厭癡狂的神氣，在他臉上。她害怕，可是自己支持住，搖搖頭，憂愁而有決斷。起先爲了切肉刀的一幕，她已經把他放逐出去一星期，不許見她面。這一星期還沒有完全過去。愛而茜是人人的奴隸，說她在傢的頭上會使用專制的威權，彷彿奇怪；可是她實在使用。她知道她的權力，假使要傢有時擺脫他不可思議的心病，她揣想必須用這權力。現在她雖然願意原來定他的罪祇有三天的放逐，不是七天，可是她不肯降服而改正自己的錯誤，因爲那樣一來，她的權威就要減損的。

況且傢沒有權利到她家裏來煩擾她。她有她的名譽要慮到，而她的名譽，在她忠誠明白的心裏，就是他的名譽，所以他滿懷傷感開始對傢關門。傢被他所不能解釋的愁苦逼到

野蠻的地步，把脚插在門縫裏再用力將門反推，讓他猥褻的身體投進星期日早晨睡眠的聖廟裏來。兩人貼近站着，重演前禮拜四晚上的行動。他不能迎接她的堅定目光。他的眼睛又忙又野的四圍看望，看看污穢牆壁，看看多屑粒多灰土的地。

『我的孩子，走出去。』

他用粗聲音要求道：『讓我吻你。』

『不要討厭，丟開手。』

喪失所餘無幾的自制力，他使勁在愛而齒肩膀上打了一下。她可沒有預備。照競技場上的成語，她的『脚工不好，所以站不穩，倒在法國油漆匠的推車上；推車猛烈的撞進樓梯裏面去，彷彿火車頭撞進安定的緩衝機。^{四註}她的頭碰在推車輪子上。一聲尖銳的大叫發出：小兒女早就跟愛而齒由後院往前面來，眼望着他們心愛的女奴栽倒。倏看見自己熱情的結果，驚恐跑走，把門礮的一聲關上，叫房子重新震動，更可以驚醒人。兩位母親辨認她們兒女的號叫。二層樓的老姑娘看到偉大的機會，可以由形勢估優的立足點，講演她對於現代

社會情況的意見。兩位父親氣得要拚命，可是受了大吵架的巨大吸力所引惑，從他們暖和而有氣味的床上跳起來，滿心要殺人。兩位衣服穿好一半的人，在下層門道裡出現，三位在樓梯上。

愛而菫坐起來，頭昏目眩；立起來，又軟弱的沉下去。一位母親打她的孩子，又打一個不是她的孩子。那一位母親從樓梯上狠狠的提出抗議。星期日早上的天堂頃刻間祇剩了亂磚殘瓦。賣肉的有見識有心有提倡力。他擔任看護愛而菫。地獄裏的繁喧漸漸消滅。幾分鐘以後，愛而菫坐在靠近他前屋窗戶的一張搖椅裏。她帶着道歉的意思哭泣。說話少，不過大家都了解愛而菫的奇想裏的情人舉動可恥。大家表明確定不移的意見，說假使她還跟他照樣連續下去，有一天他總要把她殺了。三刻鐘以後醫生雷士德態度安閒的來到。像已經跑到他醫室去對他大聲喊道：『我已經把她殺了，先生。』賣肉的自己攥了一點火，醫生診治受傷人的時候，他就離開屋子。醫生找不到什麼，祇有愛而菫肩膀上有皮肉傷一塊。賣肉的以極好的敬禮的手勢，把第二個孩子的暖牛奶，給勉強接受的愛而菫。宅子裏碰巧沒有

別的興奮劑。太平再見，就是睡覺亦恢復。

註一 銅卽錫

註二 負愛情的抵押品意指又將生育

註三 大家負大家擔子見聖經格拉西恩 (Galatians) 篇第六章第二節「你們大家負大家擔子由此實行基督的法律」

註四 緩衝機 火車站停車處特設有彈性機關以防停車時發生衝撞

第十二章 慈善婦人

亞勃夫人輕敲前門，宅中年紀最大的孩子去開她進來。孩子五歲，愛吵鬧，一看見門階上站的印人深切的貴婦，忽然受了一擊，羞慚聲啞。他對於亞勃夫人請見愛而菫的話，不說什麼；祇側身順着過道後退，開開一扇門，擡起頭來懷着極粗陋的好奇心看她。她剛走進屋子，禁制剛去掉，他就直跑到院子裏去，脚跟高高提起，大聲狂笑。

愛而菫所住的屋子，被賣肉的和他的夫人的家產裝滿了，過分裝滿了。牆壁上從簷板起，到離地相近的地方，都糊着聖誕節特號裏的五彩附刊；是一種和善情感的奇異表現；兒童的清白，情人的純潔，家庭的粘結，老年的仁慈，在老橡木的內屋陳設的大餐，有永久純白的雪堆積在教堂尖塔上的景色，仙人僧侶鐵匠馬車夫，將醒的靈魂；實在說，是一種浩大而成功的努力，要叫雷西曼方場上居住的人，確信雷西曼方場不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地方。這種陳列一定使人心舒暢寬慰高興。夾在顏色印本中間，還有灰色的寫實的現時存在或以前

存在的入的照像，爐台上堆滿了誤叫做磁器^{註一}的裝飾品，放在一小塊一小塊的繡貨上面。地下鋪着地毯的零片。有許多椅子，沒有分類；有一張沙發一個搖籃一座縫衣機器；一座晾衣架，上面鋪着有橫白條紋的男人穿的藍帷裙一條。有幾張桌子，內中有一張小桃木桌子，從前是婦女縫紉用的，目下擺在窗戶裏。上面許多『每星期一次』^{註二}的布裝本，小心堆起，如螺旋形。還有衣櫃一頂，還有廚房用具。各處都堆滿了東西，污穢和牆頭及房頂一樣；有許多破裂磨損，和木工及粉壘一樣。但是這些貨物證明賣肉的與典當主人沒有往來，有欣欣得意之色。

亞勃夫人和氣而原諒的說：『愛而茜，我想我喜歡過來看看你怎麼樣。不要起來。我看得出你不好過。我坐在這裏。』

愛而茜臉泛深紅。低聲道歉道：『夫人，我有一點煩惱。』

愛而茜的煩惱，都是亞勃夫人禮拜四晚上要求她分外時間惹起來的。亞勃夫人沒有想一想愛而茜的便利及其家庭生活，愛而茜的役務却使得亞勃夫人及歐爾福華特先生

的每天生活好受。所以少女發覺她處於大困難而稍帶危險的境地。所以少女道歉，亞勃夫人原諒。愛而菴私自承認在職務上明明失敗，連帶叫用她的人家庭裡為難，所有可以提出來的開脫的話，她認為無足重輕，打發開去。她亦沒有夢想到批評亞勃夫人。她除掉自己以外，從來不存心批評什麼人。但是在她心上沒有探索的廣場，總有地方藏着對於亞勃夫人的很公正的估量。奇怪，不奇怪。在卑微而尊重良心的人心中，這是極平常的現象。

亞勃夫人問：『煩惱是不是爲了那少年。可是並非我愛打聽。』

愛而菴開始啼哭。她點點頭，暫時說不出話。鼾聲從隔壁房間裏通過牆頭來。頭上有蒙蓋住的繁聲。亞勃夫人慢慢明白有一個孩子已經來窺探過她跟愛而菴兩個人。教堂鐘發了幾個單音以後，亦不打了。

亞勃夫人暗示道：『我設想你不能打發人過去告訴我你不來吧。』愛而菴搖搖頭。『明天你來不來。』

『哦，自然來，夫人。我明天來，而且按時候。』

『愛而茜，不要以為我干預。可是你不以為把他丟掉比較好嗎？三天中間兩次搗亂，你知道。』（亞勃夫人該說四天；但在這些細節上，他使用藝術家的自由。）『我還沒有對你說一句話，講到星期四晚上。有嗎？我不願意煩擾你。但是我不介意現在告訴你，我是很煩很怕。！誰不要這樣呢。你要男子做什麼。他們永遠不會稱你有好處，意思就是假使你看重安靜生活和好名聲的說法。我告訴你為的是你自己。我喜歡你，願意你快活有身分。』亞勃夫人似乎忘了她對着說話的是寡婦，不是年青閨女。

『哦，夫人。我正要放他去。我再不同他做什麼事了。永不！』愛而茜感情發洩，靈魂中含着無窮的悲劇。

亞勃夫人安詳的說：『這才對，我聽了歡喜。要是你心口如一，用你的人就能再信託你。這是惟一的方法。』

『哦，我真覺得慚愧，夫人。』愛而茜說，良心驅使，眉頭繃起。『尤其想到我不能讓你知道。連歐爾福華特先生亦沒有能讓他知道。但是這類事再不會發生，夫人，我希望你恕我。』

亞勃夫人寬宏大量的說：『請你不要提了。』夫人對於這悔恨過度，提出抗議。『我祇想來訪問訪問你。』

亞勃夫人走出去，和一個男子閒度光陰，報告他諸事妥貼，沒有什麼可怕，叫他放心。以後男孩子手裏拿着糖醬麵包，溜進前間裏去。他悄悄的送一塊給愛而薩。在他拿着送上來的时候，她向前一伸，咬去一角，叫他心上喜歡。她對他笑；然後發嗚咽之聲，使勁扼他抓他，連麵包糖醬等等都混在一塊，於是造成了一種可怕的紛亂。

註一 磁器 英名 China 卽中國也以國名名物故曰誤

註二 每星期一次倫敦週報之一種

第十三 熱情

在外面方場上亞勃夫人很高興的對歐爾福華特說：『我想我已經把她安置妥帖了。』接着她把會見的情形報告他。

歐爾福華特的心很寬慰。那時他大大佩服亞勃夫人。他自己沒有把愛而茜安置妥貼的本事。有許多事，女人能做而男子決不能做，尤其有才能有力量的女人。『有力量！』亦許用在女人身上，是一個兇狠的形容字。是的。但是講到這個女人奇怪之處，就是她亦有女子性格。她雖然有力量，照隱喻說，還能够攀附，還能够仰望。她亦能用一種最迷人最擾人的神氣往下看。她對於歐爾福華特照這樣做過好些次。說到這裏，要提起歐爾福華特關於女子的經驗完全沒有，知道他們倒深。他曉得她們特別的毛病，特別的短處。而在他看來似乎亞勃夫人全沒有，這層可以令人注意。在他看來，亦如同幾百萬人同樣看法，似乎他已經有運氣遇到一個神妙不可思議的，把兩性人性格合於一身的女子，還有一見神妙即能辨認的

才能。雖然他很疑心亞勃夫人是無偶的，他不願意走得過遠，說她是。但是世間如她的人決不能多。他在少年夢想的新而有牧歌風味的人生之中，甚為欣悅。他惟一切近的恐怕，就是不久要被逼到同赴教堂去。他知道她們；她們在遵守奉行教禮上是古怪的。自然，照她所承認，這是因為她們願意覺得自己誠心信教。但是在教堂裏你拿女人沒有法辦。他又不能聽她一個人去……他是不快活。

他說：『我怕你的教儀已經開始了。你和愛而菡說話時候我看見好些人進去。』

她回答道：『我亦怕業已開始。』他聽這話看見一線希望。就大膽說：『這是又好又新鮮的早晨。如你我這樣人所需要的，就是新鮮空氣。我猜度你不要我帶你看看喀勞肯威爾的小部分吧。』

她說：『我想我要。我可以晚上去參加教禮，不可以嗎？』

勝利！無貳無疑她是獨一無二的。

兩人又完全忘記了你我都不能再見四十歲，懷着少年人清白的熱誠動身走。

亞勃夫人回到大題目上說：『你知道，我明白告訴她要是能避開男子，她光景好得多，她的確要好得多。』

歐爾福華特說：『就是她們處境好，亦永遠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我料想方場從前是你家的。』

歐爾福華特謙虛回答道：『哦，我不說那句話。但是方場的名字，是跟我祖父的哥哥起的。』

亞勃夫人巧妙的對方場採一種比以前尊敬些的態度說道：『新的時候一定很好。』她明明白白要討歡喜。明明白白有一條和善的心腸。『但是工人把持這地方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歐爾福華特以嚴整聽命的態度答道：『你幾乎想不到，可是這一帶地方曾經很時髦過。在我們的台塔那裏曾經有過射擊場。』他喜歡說『我們的台塔。』這話把他和她結合在一起。

『真的啊。』

『是還有一個時候紐加索侯爵^註緊靠這裏住。你看我指示你一樣東西很近。』

幾分鐘工夫他們到了一片廣大方場的角上，你可以在方場裏面放四個雷西曼高紅房子，陰森破舊，中間有鐵柵圍繞的大花園和大樹。四圍有一條寬路。儘管完全實質，可是在這一帶地方似乎有幻象的虛質，神仙所創造，立刻造成，預定快快的物化；方場似乎不應當在所占的地方。

『你看看那個！』歐爾福華特指着『威爾敏敦方場』的牌子，急切的說。『從前曾經聽見人家提起過嗎。』

亞勃夫人搖搖她驚奇的頭。

『沒有。沒有人聽見過。可是方場是在這兒。那是倫敦，那就是的。幾乎每所房子都分成許多套的租屋。從前境地極好的人在這裏住。你要知道。』

亞勃夫人含愁對她呆看。她表示同情的說道：『這是悲慘的；』明亮的臉有煩擾的樣

子。

他想：『她懂得。』

他高聲說：『我現在再指給你看另外一種方寨。但是在華林登路那一邊。不遠，真不遠。此地無所謂遠近的。』

他快快跛行前進。

哥爾拔斯方場就穢臭講，還勝過雷西曼方場；可是畫意遠勝，沉溺在古味裏亦比較深得多；除去中間極大而可怕的一區。租屋裏面隱露的景象叫人驚畏，角上站許多羣兇狠的少年，神奇奧妙的裝束得好，什麼事都不做。有些門道裏站些面容誠實的老人，圍巾裹在膊子上，穿着古式豆色外衫。

亞勃夫人說：『我完全不喜歡這地方。』她彷彿有感覺的畏縮。

『不喜歡！這彷彿嫌過分一點，不是嗎。讓我們到柏來亞教堂去。』

『好。那比較好一點。』亞勃夫人聽見要去看柏來亞教堂，心上石子落下，表示同意。

她叫道：『哦！有一張「世界新聞。」我躊躇……』

他們正在走過一條窄的很短的小巷子，裏面都是小房子。在這一帶地方近代式分區租賃的屋子，聚集成羣形成狹長遠景，有小房子，把這些遠景的一個關住了。巷子一百年前提名叫『模範村居』。此時靜悄悄沒有人，比照雖然半隱還是偉大的花園石住宅的擁擠，顯得奇怪。前門附着在巷子上，連一步台階的過渡都沒有。世界新聞在一家門前。想來在那裏憑藉倫敦人可奇的長厚，安然等定報的人醒過來，已有好幾個鐘頭了。

亞勃夫人停住說道：『我祇要看一看世界新聞。』

他們在街上已經看見各種賣新聞紙的人；實在說，禮拜日早上那個鐘點，新聞紙看來是惟一的商品，可是她無意自己買一張。她畏怯的看四周圍的窗戶，彎下腰去檢起那張疊好的世界新聞來。歐爾福華特佩服她，可是心中掛念。

她把報紙快快翻開說：『是的。在這兒。』歐爾福華特由她肩上心虛的念道：『食料。糖果。西中區熱鬧地點。每星期二十五鎊。六間屋子。房租九十鎊。一切在內二百鎊。長期典約，或

將房屋賣絕，觀望是危險的。一生難逢的機會。西中一區雷西曼台階七號。」

歐爾福華特忽然覺得不高興，咕噥道：「如此看來，你是決定的了。」

「噫！十分決定了。」亞勃夫人說；一面秘密把新聞紙放在原處，好像是叫人慚愧可以訴罪的包裹，再往前走，有奇異的坦白神氣。

「我以前不曾在知道你已否最後決定。」

亞勃夫人接下去說道：「你明白。假定事業失敗。假定我把我的錢財虧損了。我必須想一想將來。我說，我不冒險。我祇要一點，可是這一點要安全實在。而現時我已有一點。」

「這是極聰明的廣告。」

「我不知怎麼說。自然叫做糖食店。可是實在不是，祇要看我所有的餅，都從斯諾曼店裏買來的。店裏存貨總共不值二十五鎊，但是我把所要的價款餘數作為房子的額外頂首。我是這樣看法的，以為十分公道，你不以為然嗎？」

「完全公道。」

他們站着說話，在一家已經關門的舊貨店前面，飛艇暗輪的舊葉子，賣三先令六辨士一張。歐爾福華特沒有氣力的回答『是』與『不是』『哼』與『哈』。他腦筋裡被這念頭佔住：『她是不是要滑出我的手掌。倘若她到鄉間去住呢。』他腳膝漸漸痛起來。他身心總在互相反應。他想：『爲什麼我心上一發煩脚膝就痛呢。』自己亦答不上來。但是暗中他對於這些不可解的不便當的反應，彷彿還得意；在他自己眼光裏，這些反應叫他有異於平常之處。在另外一個環境中，知交中間，就要認他爲『神經緊張』和『很神虛的組織』。然而外面看來却如此安靜，如此嚴肅，如此性情平穩。

他們走到了大教堂的區域。

他在聖喬姆士教堂前面問她道：『你有心要進去嗎。』因爲在他自己，比坐下一樣可要得的事，幾乎沒有。

她回答道：『我想現在實在太晚了。到人家講教快完的時候走進教堂去，似乎不像樣吧。太惹人注目。』

教堂坎地裏有坐位，但是早晨雖然冷，坐位都叫因為私人理由早離床褥的人佔了。而且他覺得十分細緻叫他佩服的亞勃夫人在教堂裡舉行儀式時候，不會肯坐在教堂葬地裏。他已經開始了解她了。在聖若恩教堂左近沒有坐處。歐爾福華特一隻腳站着，當亞勃夫人譯解西面的碑文：

『耶路撒冷聖若恩教派柏來亞教堂，一千一百八十五年三月十號耶路撒冷大長老海賴克里歐士供獻於神聖。』嘿，奇怪！看來不十分像那樣古老。再想想他們連月日都知道。他此時心有所注，身上覺得痛苦，不能指點她。他想那時就帶她回家；但她遠遠的在聖若恩方塲那邊看見柏來亞莊嚴遺蹟聖若恩大門。她十分合式的說她一定要近看。又十分合式的謝謝他最有趣的散步，最有趣。

『而我倒斷斷續續的一生住在倫敦。他們是說你爲了樹擋着，看不見林子。他們不說嗎。』

但是穿過被兩旁列樹的大路分開的大而沒有定式的方塲這趟路程，對於歐爾福華

特，是無窮無盡的。加上她定要從門道底下走進一條彷彿迷惑她的街道去。因為耶路撒冷聖約翰教派法院間壁，有一座極大而有雙光照亮的釘馬掌的鎔鐵爐，雖然這是星期日早晨，脚膝中間夾着馬後腿的鐵匠打錐的聲音，還在空氣裏響，然後她聽到目不能見的機器的高低唱而訪問，然後做買賣地方的招牌引起她的注意；她變得像女孩子，使人心醉。

「胭脂粉。祇批發。」替商人配玻璃。「我要五百萬鱉鼠皮一千兔子皮。不要拋棄你的老朋友。立付現金。」而且油漆在木板上的。不僅是寫的。羊乳上等乾酪製造所。噯！祇想一想。不，以後我永不碰羊乳乾酪了。我又不能。不過在倫敦這樣地方，自然有這些地方。所奇怪的，就是同時看見在一塊。「巴克萊銀行。」不錯，是要有的。那些銀行現在到處都是。我實在相信銀行還比零食店和萊翁斯飯館子多。你去看路角上好地基，你還沒有說一個字，銀行已經在上面了。我不相信那些銀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當我到銀行去，不知道怎樣，他們叫我覺得我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或者至少我最好當心我正在做什麼；而他們對你看，神情高貴，彷彿你問他們討恩典。哇，很客氣！但是如此俯就。這些都是招牌上的話。

機敏的女子。一定不是沒有思想的女子。他由他物質上痛苦的薄紗裏，隱約看到他們的親密，正當順着正軌發展。他本可以快樂，就是慮她把事業賣了離開他，不見蹤影，還有他所愛的痛苦亦離開。這第二層是最不好的磨難。雷西曼台階似乎有一千哩遠。經過一片石頭和土瀝青鋪的着了禮拜迷的沙漠。

當他們回到聖若恩方塲時候，有零雇汽車一輛，撐起小旗，停在那裏，很有邀請的意思。祇要一個先令，或者加兩辨士酒錢，就可以上天堂，止痛苦。可是他不同意看。他不能看。還是喜歡現在所處的地獄。宏大的熱情已經使他程途壯偉，每天每時每刻都有趣都華美，此時要求熱烈的虔誠的忠心，已經得到；可以補報他所經歷的種種磨難，種種痛苦，種種犧牲。他死亡就在胃裏，得意揚揚走過汽車。沒有地方有機會休息，沒有坐位，沒有欄杆，亞勃夫人已細痛罵教區及界域中沒有消遣的場所。沒有影戲院，沒有戲園，沒有雜戲場，沒有咖啡館。但是歐爾福華特明白地方上無情的鐵石的完全的缺乏待客情意，比較亞勃夫人無論何時所能明白的充滿得多。他好像一隻力量漸乏在海面上不見陸地的飛鳥。

他領導亞勃夫人下來，向法臨敦路頂近一點走去，雖然這不是回來最近的路。電車停在角上。不論那一輛都會送他到家門口把他放下。一個辨士居然可換天堂。不，兩辨士；因為他必須代亞勃夫人付錢。他先想在這路角上戰勝他的貪慾。他錯了。他不能。有了種種經歷，他把自己情慾的力量判斷錯了。他不能自主，亦同就要開放太短的兩點鐘的酒店鐵柵門前慢慢聚集的那些人一樣；亦抱着他們私心中的狂喜。他現在幾乎話多不能說了，每一輛電車慢慢的沒有終止走他面前過去，給他一陣痛苦和戰勝混合的感覺，現在他所怕的，就是宏大情慾在這時會被身體疲乏制住。他不同意情慾受制。願意情慾勝利，死也甘心。

亞勃夫人說：『我怕我叫你走路太多了。』

『爲什麼。』

『我覺得你走路有點顛跛。』

『哦，不相干！我一向有點跛。意外之災。隔時候久了。』說着他振作他的姿勢。

他們一聲不響到了雷西曼台階。他的決心做成了。他的熱情逼他做的。熱情居然勝了。

此時有兩位歐爾福華特先生，一位有光輝的欣然高舉，一位因為痛苦困乏快要昏過去朋友分手，各人回各人店裏孤獨境地，不見了。下午，歐爾福華特聽見前門打門聲急，他還沒有下樓又打第二次門，開門不見人，不過亞勃夫人正在進店。他喊她回來。

『我有點替你的腿擔心，』她說，意興很好，又和氣，『所以我想還是走過來問問。』
『現在完全復原了，謝謝你。』這是一句過分的話。

她真叫人高興。真女子氣。他幾乎不能相信他受了大大的恭維。到底她逃不出他的手掌，不問有什麼事發生。他們閒談了一會，然後各自第二次隱藏在自己店裏深奧不可犯的孤寂中間。

註一 組加索候爵 名湯姆士英國政治家生於一六九三年歿於一七六八年

第十四章 男子的私人生活

十一月某日早上八點鐘剛過，亞勃夫人從未開店門後面守候，看見歐爾福華特先生幫助愛而茜把空書架擦出來，放在窗子前面，然後穿着大衣圍肩，拿着雨傘，從雷西曼臺階走出去辦事。亞勃夫人立刻開鎖，不戴帽子，不穿褂子，不套手套，圍了一條白帷裙，就這樣出去。鎖上門，走過歐爾福華特那邊去。此時愛而茜已經開始把昨晚為便利關係權時堆在店門左近的書，排滿書架上。

她精神活潑的說：『愛而茜你早上好。陰沈天氣，不是嗎。主人起來沒有。』在寒冷模糊的黎明裏，磨擦手掌，使得黎明更亮。

『哦，夫人！他已經出去了。在十一點以前我不盼望他回來。你知道這是他買書的一個早上。』

『哦，可憐可惜！』亞勃夫人喊着，有欣然委棄的意思。『而我祇有十分鐘。實在說連十分

鐘都沒有。店門現在應當開了。可是我今天早上要讓他們等一等。」

她心中焦急，斜睨她自己的店，看看有沒有顧客已經由方塊走下台階。但是實在說，她既然事業房產都已經賣出，幾個禮拜就要讓渡，她對於因為一二兩茶葉或者可受的利益上損失，不真正在意。她彷彿沒有目標逛進歐爾福華特店裏去。

「夫人，你特別要見他嗎？」

「亦不至於那樣的特別。那末歐爾福華特先生出門，你就照應店裏的事。愛而甚，不是。」

「夫人，是的，所有的書裏面都標明，有些標明在外面。假使有一個像樣的人進來。我請他們自己到各處看。他們若是拿一本書就付錢給我，我就請他們把書名寫在一小張紙上。」他指着由未經分類的信封裁開放平而做成的許多小記事紙，緊靠旁邊還有鉛筆。「假使是常來的顧客，必須自己見歐爾福華特先生，我就請他們把名字寫下。假使有人的外貌我不喜歡，我告訴他們我不知道什麼，他們馬上就滾出去。」

亞勃夫人贊許道：「何等好的佈置啊！但是假使你要招呼店務，你如何能管打掃清潔等等事情呢？」

愛而茜坦白和善的臉顯出悲苦樣子；她深藍眼睛在煩慮中間軟化。

「啊，夫人！你說中了。我不能兼顧呀。這些早晨我祇能洗掃店面，而且連這個亦做不多，因為我必須為顧客留一雙乾淨的手。」

亞勃夫人泛泛的自己發笑，在沉暗的店裡踱來踱去。店的內部看來像地穴，不同的就是現今地穴大概用電燈，而書店在這暗淡的早上，祇靠天供給光亮。她彎身向前探望各灣中間的暗區，隱約窺見地上許多堆書。污穢和擴大的紊亂，幾乎叫她恐怖。她以前沒有考究過店的內容，實在祇進來過一次，又處於不能觀察的境地。歐爾福華特從沒有奪取一個機會請她進來。

她說：「假使這個地方還有時要整理，怕很費事呢。」

愛而茜表同情回答道：「夫人，你真可以說這話。他老在想法整理，尤其是近來。我們在

樓上的確整理好一間屋子，可是整理這一間，就是不理會其餘的。我們兩人明白他永遠弄不條直的。不過他有希望，對他說什麼亦沒有用。」

由歐爾福華特後面私室，可以常常注意到店及店門。亞勃夫人向私室中窺探，一面說：『我揣量你在他買書的早晨亦能清理這一間屋子。』

『哦，夫人！他不讓我清理，那屋裡什麼東西他都不讓人動。』

『那末誰清理那間屋子吧。』

『他自己清理，夫人在真正清理的時候。』

『他真清理的，奇怪。』亞勃夫人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低低的說。

各處的書架都直達屋頂。地上滿鋪書籍，桌上亦鋪，椅子上亦鋪。窗簾在堆滿書本的窗台上縐成一團。窗戶爲塵灰污穢所隱蔽。頂板是黑灰色。一切東西都蓋在厚重黑灰塵底下。可怕的巢穴。表現一個立志自己照應自己的人生生活上可憐之處。叫亞勃夫人難受。定了一性人力弱愚蠢，束手無策，有如幼稚，不近情理的罪名。亞勃夫人及愛而蕾交換眼色。愛而蕾

臉泛桃紅。

愛而茜說：『是，我那麼慚愧，夫人。但是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

亞勃夫人兩次爽捷的點頭。動她的手，彷彿要用一個指頭探一探灰層的深淺，可是她制住了；她不敢。

她問道：『你亦替他燒菜嗎。』

『說起這一層，夫人。他料理自己的早飯，鋪疊自己的被褥，總在我早上來到以前做完；而他還刷自己的鞋子。我開始替他預備午飯，但是因為我十二點走，還是他自己做完。午後茶餐自己料理。我必須說他不是吃量大的人。』

『照我看來，似乎都佈置得很聰明。』

『噫，是聰明，夫人！沒有多少男客能殼照他這樣對付的。但是大大可惜。有時簡直要叫我哭。還有他本身那樣乾淨整齊。』

亞勃夫人說：『是的。』承認店主本身與他家裏的比照，又神奇又可怕又悲慘。

『愛而黃，我揣想他既不在此地，我還是不上樓好。』

兩女子又彼此交換眼色。亞勃夫人的情形，愛而黃完全領悟。亞勃夫人正在被人求愛。亞勃夫人還沒有決定。亞勃夫人願意得到盡量的消息再決定。女人不管對於什麼男人，都有看護自己的權利。女是女，男是男。亞勃歐爾福華特一重公案，於兩造都有判定命運的作

用。
『哦！夫人，我想你不妨上去。可是我不能同你上去。』同性的忠心已經勝過主僕間義務過於嚴格的解釋。聯合的陰謀，從此開幕。

亞勃夫人要到樓梯脚下，不得不跨過許多書坡。樓梯每一級的左邊一半亦堆滿了書。都是廉價紙裝小說版本。書名大抵類於『不過一個少女』、『不像旁的女子』、『但有一女』。柔弱但是正直勝利的女子在樓梯上一路擠滿。以致亞勃夫人幾乎不能上樓。梯頂亦站滿了少女。第一層樓的前屋，從傢俱上看來，是一間食堂，可是不作食堂用。笨重的桃花心木桌上堆着許多書，大邊櫃和爐台和幾張椅子亦照樣堆滿。地板上用書作毯子。灰塵比下

匪巢穴少些，但是還有許多。維多利亞式傢俱好，是有意存留到革命，火燄，時世以後的，是永存的傢俱；不問灰堆得多厚，還是招人敬重的。

後屋裏的書比前屋足夠一樣多，可是灰還少些；那是臥室。很寬的牀鋪得整齊。亞勃夫人把床毯一角往下翻，看見一個還算乾淨的枕套，可是沒有布單子，祇有毛毯。她把桃花心木大櫃的抽屜拉開。有兩個裝滿了許多套嶄新的藍色衣服。還有一個抽屜裏至少藏着一打全新的灰色法蘭絨襯衣。一頂衣櫥，却填滿了書。

從臥室裏出來，她看見臥室和樓梯中間有一間狹長的屋子。因為書堵住了路不能走進去。但是亞勃夫人做不能做的事。她用腳挖了一會，露出一個洗澡盆來，滿裝了書，有泛濫的樣子。說到澡盆，亞勃夫人總算用慣的，她不曉得喀勞肯威爾澡盆極端的少，所以她對於家有澡盆而能貶下去到事業上用的英雄，不能領略他的英雄氣概到足夠的程度。但是她的驚奇够看得清楚。一位男子深密個人生活的祕奧，她私自偷襲，覺得一種震動，又煩擾，又歡暢。

然後她聽見滴水的聲音，在第二層樓一間像洗澡房的屋子裡。內部有兩個書架，一個煤氣圈，一個排水盆。水正從上面龍頭落到盆裏，有古怪的反響餘韻。還有些杯盤茶托壺罐鍋碟，半段麵包，一片燒好的鹽肉，沒有牛奶，沒有牛油。這是他的廚房伙食房。有一個煤氣圈，沒有爐竈真是怪事。亞勃夫人受了感動。

二層樓上其餘的屋子都裝滿書本和灰土。有一間近來曾經打掃乾淨佈置齊整，可是還有百十本的書散在地上。她檢起一本書，一本又大又厚的書。沒有什麼緣故，就是書面上畫着一隻飛鳥。這是一本重書，裏面有許多彩色鳥畫。她以為看看是十分美的東西。無意中看見書面裏鉛筆標着價錢。四十鎊。她止不覺得驚奇，覺得受了震動而迷眩。亞勃夫人自少女時期以後，亦許沒有看過十本書。她以為看書是逃遁閒蕩或人生的方法。她從不開蕩，又愛人生。對於書本，她的態度是俯就的。說是有一本書，尤其一本飛鳥畫冊，能值四十鎊，她從來沒有想到。而且書在地上。她雖然有常識，可是立刻就暫時以為店裡的書都是四十鎊一本。在她從被書卷所累的樓梯上退下來以前，她在最高樓梯頂上停了一停。她驢子裏蓋了

一層在她通過房子時候吸進去的灰土。她的手很髒很冷，冷得發亮。在那些屋子裏，許多年中間決不能生過火。她手指雖然都離解，還不敢碰到樓梯旁邊的扶手欄杆。所以止步，是因為心緒紊亂，要把她思想中間擾人的繁雜整理一下。她愈想愈明白歐爾福華特是何等一個奇怪強壯而無所顧恤的人。她佩服了解表同情，可是還覺得受了威迫。由房子表現他日常生活，他的性格顯露到無可誤會的程度；但是在她形容態度上，找不到一點引線。她還不止受威脅，她受了驚恐。竟會的確達到非常恐怖的程度，叫她入迷。她小心下樓，一步一步躊躇。到了下層樓梯腳，她聽見歐爾福華特本人的和順聲音，又添新的驚慌。此時他正在巢穴裏和一位願主說話。

『我溜出去，』她用很細聲音對正在靠近樓梯掃地的愛而蕾說。愛而蕾點頭，如同參與陰謀的人。但是同時歐爾福華特和買主打後屋裡出來，亞勃夫人於是被人家鈎住了。

賣書的最和藹的說：『我沒有看見你進來。有什麼事我能幫忙。』

『嗷，謝謝你，可是我走過來祇因為找愛而蕾講一件事。』

臨時製造的謊話，完全成功。愛而雷原來是喀勞肯威爾地方最誠實的人。爲了女子對抗男子的大主義，用靜默幫助這句謊話。

歐爾福華特把客人送走以後，和緩的說：『看見你在我店裏我心上喜歡。這是一點運氣。我已經向獵犬溝走去，但是路上碰見一個人，非同他回來不可，請走進這兒來。』

他憑着他小眼睛的吸力把她拉到後屋裏。有一張椅子上的書已經掀翻到地上。她坐下。歐爾福華特一定是世間最合常式的人，最平和最靜最舒適但是洗澡盆，廚房，毛毯，污穢食物，四十鎊的書，以及那些新衣新襯衫一比起來，實在奇怪。她以前想多沒有想到如此一種房子的內容。她連自己五官的證明都幾乎不能相信。

『我曾經願意看見你在這兒，在這間房子裡，』歐爾福華特用溫暖聲音說。可是不說下去。

她抵當不住他化人的秋波。她曉得他們的親密既然在好幾個星期裏慢慢進展，現在正在必破裂而發生新象，叫人驚慌。她危險的感覺，亦如其他女子，是間斷的。這男子已經愛

上了她。在她掌握之中。那一件事不能同他做呢。她不能做成神奇的事嗎。她不能馴服妖怪嗎。媽還懂得他的性覺；與他分有。而他又是一塊守護的，供人蔭蔽的，保人平安的大石……換一面說：就是寂寞守貞做老姑娘，永遠自衛，永遠疑心自身不穩；可怕的很。

她神經虛弱，說：『我必須開我的店門。』

他說：『我亦必須再走。』他戴上帽子，開始扣他外衣上的紐子。沒有別的話。但是到了門口，他又找補上一句：『要是不算冒昧，我今晚亦許過來看你。』

她謙虛帶笑答道：『你很受歡迎，我確信。』

這樣看來，她比較少女亦不見得好些。她知道已經說了斷定她命運的一句話。她又疑懼又欣喜的發抖。他是一段奇文，又是一個悶葫蘆。他引人愛又引人怕。這一天慢慢過去，她對他的感情亦漸漸加甚。到關店時候，她狂喜的心已經由默認而溶化。而且她還有光明冒險的勇氣，可惜有不祥的預想穿插在裏面。

第二卷

第一章 前一天

賽西梨亞^{註一}在店後面歐爾福華特辦公室裡稱王，雖然看不見，可是在那裏，亦許斜靠在歐爾福華特的滿紅嘴唇上，不要問怎樣！嘴唇迷惑亞勃夫人。這天是他們相識以後正月裏，時間剛過下午四點鐘。她們兩人坐在亨利書案相對的兩邊，電燈在他們頭上不惜浪費的點着。店前面，白天在灰色黃昏微光中漸漸逝去。污穢不算什麼；紛亂不算什麼；歐爾福華特愛有許多禮拜，他堅定要想把房子爲他的新人整理整理，可是他還沒有整理。污穢紛亂是亞勃夫人所厭惡的，但是她隻字不提。不到時候她干涉，並且不提醒。她知道她的地位；她有點矜持。時候就到，她能靜等。

亨利說：『我假定我們可以用那個戒指；』他指着亞勃夫人手上的結婚戒指。夫人的手，此時正放在桌上，好像被攻擊的城鎮裏無人保護的珍寶一樣。

亞勃夫人最近雖然有了一番經驗，聽見這句話用如此安適仁慈實事求是的聲音說出來，亦喫一驚。所謂最近的經驗，就是經過討論，亞勃夫人帶着有婦女意味而美麗的態度贊成行教禮以後，歐爾福華特就下了和婉的哀的美敦書，說他們要在登記所結婚，因為就全體講是便宜些。在這一點上，她欣然對他讓步。祇要真婚真嫁，方法祇是第二級的重要。她對自己承認要在教堂裡結婚，亦許是順從慣習，偏重迷信。她急切想讓步，亦像有些女子急切要被人打。自然不是健康的性情。可是還不全是在裏面，自保亦在裏面。歐爾福華特的個性，一面叫她迷惑，一面叫她恐怕。她發覺憑着最有力的默認，可以把恐怕醫好了。那末何以不默認呢？他是她的命運。她預備雙手抱住她的命運。

還有這一點：假使他是她的命運，她就是他的；她已經嫁過一次，他却是清白的人；他還要學呢。她在那裏看到優點。她的日子快到了，至少她叫自己相信日子快到。

結婚儀節的問題，已經如此滿意的化解了；化解得好，亞勃夫人亦輕蔑在教堂裡結婚的意思。但是戒指那一幕觸動她較為切近；直爽的觸動她暗藏心中原始的洞女。你要知道，

她起先稍有疑心，疑心他程序單裏沒有結婚戒指這樣東西。不近情，不能有的疑心。他怎麼能娶親不用戒指呢。可是疑心確然在這一層上。她聽見後夫用前夫戒指娶她應當發生惡感。但是她沒有。歐爾福華特自然的隨便的聲口叫惡感不能發生。她彷彿着了迷安靜帶笑回答：『這個我們不能用，褪不下來。』

她把手指伸出來。戒指顯然過不了指節。亞勃夫人瘦，可是她以前還瘦。

他說：『但是你不能戴着那個戒指嫁人啊。你不能戴兩個啊。』（他心上亦有些洞蝕的性質。）

『我知道。明天早上我預備找人把她鏗下來。要放大沒有時候了。』

他牽住她仰翻的手，叫手震顫。他說：『我告訴你應當怎樣辦。戒指是什麼成色。』

『十八開。』

他呢喃說：『聲氣小些！我有一個小鏗子。現在就把戒指鏗下來。我做零碎事還算好啊。』

『噢！我不會傷你。隨便給我什麼，我總不願意傷你。』

他搜索了一會，在書桌抽屜裏把銼子找到了。

她說：『叫人修指甲，感覺一定與此相同。』微微一笑，有心虛的樣子，此時他又把她手拿着開始運用銼子。

他沒有瞎誇口；在零碎事情上，他確是還好。如此精細的動作。如此忍耐力，真叫人欽佩。他站着高出她的頭。她是他的囚奴，電泡光放射下來，照在膽小交出來的手。到戒指銼開，皮膚幾乎沒有擦破到覺得的程度。他把已分的戒指兩頭拉開，拿了下來。笑道：『軟如牛油。現在把你那一隻戒指借給我，願意嗎？要比一比大小，你知道。我就溜過去到華林敦路喬阿士店裡。不久就回來。我不在家，你照應照應舖子，願意嗎？要是有人進來發生什麼困難，請他們等一等。但是一切價目都標明的。店裏的亮我留着。你不會覺得寂寞。』

她提出抗議道：『噯，但是把她一個人丟下，而沒有戒指保護。而且在結婚以前，叫旁人怎麼想。』

『不要爲難，愛而替一分鐘以前就來。所以沒有什麼煩惱的事。』他盡力安慰，彷彿和

不懂理性的小孩子說話。我最好今天晚上去料理戒指。他們都是六點鐘關門，同我一樣，祇除掉典當事業。再沒有時候可以耗廢了。」他去了。

這時候愛而茜進來，免除她過多的癡想。亞勃夫人一看見愛而茜，神態立刻變得同尋常一樣——就是說把持她的迷惑散了吹了，她不再病愁；她不棉軟，身體恢復了靈活的小動作，眼光恢復了威權，興致，活潑，變化。她從坐椅上起來，把衣服摸摸平，預備和大千世界辦交涉。

「哦，愛而茜，你居然來了！歐爾福華特先生正盼望你。他剛纔因為要緊事出門一兩分鐘，他說你會來照顧客人，我必須說我不甚喜歡一個人留在這裡，因為你要明白。但是店裏的事情自然應當料理的。我們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嗎。」

她撥動在冬天用來取暖的火爐裏餘燼；歐爾福華特離得在四點以後添煤；他喜歡在關店時候火剛剛滅。

「知道，夫人。」

愛而茜雖然穿着頂好的褂子，戴着頂好的帽子，看來彷彿有星期日的意味，已經把一隻尺寸這大帶着割人手掌叫人不快的薄柄的錫箱搬進店來。不容易。箱子裡收藏着她前夫的徽章，和她所有的一切，裏面包括幾樣奇怪東西。法國油漆匠的女人現在已經和三個小孩弄慣，不是兩個，已經憑着幫助愛而茜把箱子從雷西曼方塲搬到歐爾福華特店門前的方法，替她自己得着一種家庭生活呆定不變的有趣兌換。有凹缺的箱子放在店裡不正確的地上，就是愛而茜『進宅』。

『夫人，我把箱子拿到樓上去好不好。』愛而茜提出主意，有些胆怯，因為她正要開始新生活，不十分明白自己的立場。

亞勃夫人嚴正的說：『不管怎樣，歐爾福華特先生回來時候，這箱子決不能放在這裡。』

愛而茜完全同意。家主人不可以讓僕人行李一半帶着褻瀆的意思陳列，叫他不高興。『不，妳一個人擱不上去。你或者傷害自己。你永遠料不定的。』愛而茜一面抗議，夫人

又說：『來，來，愛而茜。你難道以為我沒有幫助旁人搬運過箱子上樓嗎？喂，你拿那一個柄，拿呀！你的傘呢。我知道你有一把。』

『夫人，傘明天就到。我已經借出去了。』

亞勃夫人在箱子問題上極端的高興，和氣強健，愛而茜極端的抱歉。

『你現在就繫上帷裙盡力趕快下樓。許有買主來。你要記得，明天我才是女主人。現在我不過是個客人。』亞勃夫人如此高高興興的說，有點透不過氣來，站的地方是小屋子門口，這間小屋子愛而茜就要和浩大的種種宗教辭彙子八十冊，國家判案三十冊，許多堆起來的駭人聽聞的書籍分占。

愛而茜初進新居，又看着亞勃夫人和善的神態，還留有感觸。她穿一條特為這一天買的嶄新帷裙下樓，彷彿有點矜持的樣子。亞勃夫人走到樓梯底下迎接她。用一種親信神奧的聲口說：『我告訴你明天清潔的事，你不要忘記啊。會忘記嗎？』

『哦，不會，夫人。我揣想沒有錯吧。』愛而茜良心發動，縐起眉頭。

亞勃夫人和藹的笑道：「我的孩子，你說『沒有錯吧』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要記得，我明天回來，就是歐爾福華特夫人。你亦叫我『歐爾福華特夫人。』」

「我還情願單叫你夫人。夫人，假使在你都是一樣。」

「自然。但是你講起我的時候，不能單叫夫人啊。」

「夫人，我必須練成習慣。」

「我料想歐爾福華特先生已經同你把工錢講好了。講好沒有？」

「夫人，還沒有講好。」

「亦沒有說起嗎？」

「沒有，夫人。但是不會有錯。」

亞勃夫人覺得亨利有奇特的放任的天能，又驚駭一次。

「噯，亦許他要留着等我解決，雖然我要到明天才與這房子發生關係。我問你，你要多少工錢，愛而茜。」

愛而茜不敢自信的說：『夫人我情願聽你決定。』

『自然做主管和做零工大不相同。你有一個好家和全份飯食。還有正式的位置。無須再從這一處跑到那一處，聽人家馮附今天不用來，明天不用去，後天祇要半天，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一個正式的位置。今天賺得到工錢賺不到工錢，這一類問題，無須煩心。你明白嗎？』

『夫人，我明白。』

『我就要把昨天西倫敦觀察報上剪下來的一段給你看。』她從衣袋裡拉出錢袋來。從錢袋裡取出一家傭僕介紹處的廣告，有無數的位置找人填補。她念道：『主管一年二十鎊至二十五鎊。假定我們由二十鎊開始好不好。數目自然很大，但是現時工錢本來大。我不懂什麼緣故。祇曉得的確大。而我們不能不忍受。』

愛而茜滿心感激，欣然答應道：『夫人，很好。』她心目中以為二十鎊是一大筆錢，她又不知道用五十二來除。況且那兒不印好在紙上嗎。那是不容爭辯的。兩人講洗衣，講廚房，亞勃夫人從賣給對門店業繼承人物品單裏抽出來的家庭用具。愛而茜賣掉兩本書，買賣進

行的時候，亞勃夫人退到辦公室去，買賣做完以後，她亦不肯收管愛而茜，接着責任交給她的錢。

「愛而茜，我剛才沒有告訴你我不是此地女主嗎。你必得把錢交給主人。」

然後歐爾福華特回來，亞勃夫人向愛而茜做一種暗號叫她上樓，愛而茜把錢放在寫着賣出書籍的名字的紙上，小心謹慎的走上樓去。

亨利正在後屋裡脫大衣的時候，亞勃夫人對他說：「我已經作主定了那女子工資的數目。她告訴我你沒有說什麼。」

「沒有，我沒有說過。」

「那末我已經定了二十鎊一年。」

「一星期八先令。彷彿還不到。不管怎樣，比一生中每天早上做半天工拿半個皇冠錢

註
二 好些。」

「你給她半個皇冠錢嗎。我慣常止給她兩先零。你給她什麼東西吃嗎。」

『當然不給。』

『我亦沒有給。除非她走得晚。』

亞勃夫人覺得歐爾福華特熱誠贊賞的目光射在她身上，自己又滑得迷惑裏去了。她很滿意；滿意到不近情。實在歐爾福華特陷入妄想，以為就工資一層講，已經佔了愛而茜獨一的便宜。因為他知道公認的怪異數額是五先零一天帶飯食而現在這位神奇人物，如此溫和如此恭順如此有少女氣，偏勝過他每半日六便士，何等女子！何等妻子！她每樣性質都有。他看着她貪饒流涎……他坐在靠近她椅子的書桌上，像男孩子看他的女孩子氣。然後把兩人密語截斷，去把店裡的燈滅了；因為辦事室的燈放出光亮，足夠表現店還開着。接着他叫愛而茜：『愛而茜，下來把書架拿進來。早該拿進來的。天色已經黑透，——好久了……哦！她不肯向這邊看，』他咕嚕的說，又坐在靠近亞勃夫人的書桌上，夫人像女孩子那樣一驚，他就肩頭一掀答報她。

『你看這是我弄來的戒指。』說着，他從坎肩袋裏拿出一圈閃光黃金。『這兒是你的

指圈，保護戒指，你是不是這樣叫的。你看。尺寸剛好一樣。這是很好的戒指，比舊的耐用得多。硬一點。九開金。我想看相亦好些。」

亞勃夫人察看戒指，保持一種帶笑而強制的靜默。這九開金叫她受一下打擊。但是自然他不錯；他很對。他把新戒指還放在衣袋裏。

『我的舊結婚戒指那裏去了。』

『啊，我賣給喬阿士了。無情的人。但是我儘可以告訴你，我賣給他舊戒指的價，比我買新戒指的價還多六先零六辨士。告訴你我不介意，』他說話聲音很低，爲的是怕愛而蓄聽見的緣故，可是有一種心足氣驕的靜態。一雙小眼睛釘在她身上。『我揣想那六先令六辨士照名分是你的。在這裏。』說着把錢遞過去。

亞勃夫人力弱的說：『哦，那沒有什麼。』彷彿表示他可以吧錢留下。

他說：『那不行，理是理，法是法。』

她把銀幣收在錢袋裏，接着說這是她應當『過街去』的時候了。（她和買她事業的

人訂定條件中一部分，就是要他借給膳宿到結婚時爲止。

他力勸道：『我希望你今晚還可以溜進來。』

『今晚不行，亨利。這是喜期前一夜，不很好看。』

他讓步。他們討論明天一切的佈置。當他們並肩離開後屋，亨利把火撻滅。愛而茜工作已經完成，上樓去了。完全黑暗，祇有少許時間。亞勃夫人覺得亨利豐富的嘴唇在她嘴唇上。擁擠過分的店，在她面前，一灣伸到一灣，直達雷西曼台堦煤氣燈內慢慢出現的黃色暗光，有神妙之處，她亦覺得。他捨身在將來兩人公共生涯的煩擾不定中間，心中狂喜，比到所謂快樂，或者多，或者少。至於回想從前成熟的年期，從前的經驗力量賢明，都是枉然。在他接吻時候，她不比未成熟的女子好些。這都不管，這一吻確是情愛的一吻。照成語所說的，他連她躡到的地都崇拜。這是有利於她的一點。

他又把燈撻上。

註一 賽西梨亞愛情美貌及人生之女神羅馬人卽以爲愛情及美貌之女神

註二 皇冠錢英國五先零銀幣有皇冠形刻於一面故名曰皇冠錢

第二章 愛而茜退處

愛而茜的臥室是一間僕人的臥室，一向是的，不過有好多年不當下房用了。裏面的傢具有一張狹小的鐵床，一座黃色小洗臉台，一頂黃色小五斗櫃，帶着一面小鏡子，一張曲背靠手椅，此外就裝點上講，沒有什麼東西，除非門背後三個鈎子可以叫做裝點。沒有地毯。除掉一枝蠟燭以外，沒有燈火的設備。牆上花紙有幾處地方正在慢慢的和牆頭分離。起落窗框的繩子多年前就斷了，沒有修理，要叫窗戶開着，祇有用手術。實在說已經關閉許多年了。愛而茜工作早完，她拿着一寸半蠟，退到這一間臥室裏去，關上門幾乎不能信她的好運。快活是不快活，因為她心中懷着大憂鬱。程度之深，沒有幾個人疑心，更少人設法證實。若說關心的一個也沒有。但是她很感激替她預備臥室的命運。屋子冷到極處，可是愛而茜從沒有知道，連想都沒有想冬天有一間暖屋。屋子光而空，可是在愛而茜眼睛裏不覺得。屋子小，可是照愛而茜丈量尺寸的標準，並不小。屋子醜陋，可是愛而茜爽脆看不到醜陋。她亦看不到

美；除非在小孩的臉上，華麗的材料上，明亮的顏色上，粉紅的落日，以及那一類的東西。）

她周圍看望看見一張睡覺的床。她看見一頂五斗櫃，容得下比較箱子三四倍的東西。而她的家產，除掉洋傘一把，都在箱子裡。她看見一座梳裝台，假使按規矩配上水配上胰子配上手巾，亦許有一天緊急時有用。她看見一張椅子是結實的。她看見幾個鈎子是有用的。她看見一重窗戶，這是爲望外面看而設的。她知道窗戶和門的中間靠牆堆着許多書，但是她不看見。書不過在那裡，有一天要到樓下去的。她以爲書是神奧貴重的東西。就使她自己有魔道的天賦，把裏面彷彿憑意匠造作的名號解析出來，由此在她頭腦裏引動迷惑人的意想，她亦不會夢想做這種事。

但是不要以爲就愛而替講這間屋子沒有偉大刺激的性質。有一個單單是她的。她一生中獨自佔領的臥室這是第一間。還有一層，在她自身經歷中間，用作臥室不兼別用的。這亦是第一間。愛而替永沒有獨睡在一間屋子裏，一人獨占一床亦極難得。她未曾有過私密。現在她四面注視，所看見的所覺得的就是私密，一種奢華的感覺，精美而幾乎不可信。她自

放於這種感覺，亦如亞勃夫人自放於亨利歐爾福華特的接吻一樣。這是她憂鬱的止痛劑。這是她不受煩擾可以領略憂鬱的趣味的退息處。

她打開箱子，各處走動，走幾步，彎腰，跪地，起身，開抽屜，關抽屜，顯出發展與滿力量充足的身軀的莊嚴動作。她溫和的臉上深藍的眼睛裡所顯的神情，表示一種甘美而不自覺的委心任運。這樣的容態沒有惟我主義在裏面。沒有爭奪權利由世界盡力攫取的性覺。沒有不平的恐懼，沒有反不平的怨恨，沒有實在了解的閃光，了解她是地上的鹽。註她以為她在一所好的舒服的靜的房子裏，被人指定與性格出衆的仁人同住，亞勃夫人一定要幫她搬箱子上樓，現在想到還受感動。

她拿郵政儲金存款簿看看，郵政局真有極大一筆錢現成等她用呢。假使有什麼事發生，足夠她一個月用。她看看先夫的兩塊銀徽章及上面的帶子。這才是她叫做美。她把徽章放在頂層小抽屜的後面。她對於先夫的情感現在純粹是誠心的了。他對她已經失掉實質。她從不乾淨的信封裡拿出一封信來看，身子向蠟燭彎着：『愛人愛而甚，我覺得我一定

要痛痛快快走開，等我變好了再回來。我覺得要你寬恕我不容易。你所說的話都對。我在什麼地方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曉得我會變好，那時候我再寫信給你求你——」她喊道：「傢。」

「這人於她是實在的，比較她先夫以前實在的多。她能覺得他站在旁邊。她能覺得他神虛的手臂在她腰間。她還熟悉他手臂的壓力和式樣，如同瞎子熟悉他坐慣的椅子一樣。她有熱烈的渴望，想叫自己替傢犧牲，把她臨在他上面的威權放鬆，然後讓他在苦痛時可以虐待她而得意。但是她知道惟有她管束他才能救他，她亦已經堅定用她的威勢。她想：『可憐的雷士德大夫一定很爲難。他現在又有一個了，但是沒有那樣好。——沒有，永遠不會有！』」

信的年紀兩個月還要多。她至少看了五十次。這是世界上最親愛的最怨苦的最神奇的現象。完全不是一封信。祇是一張靈符一個神像。

來了打門聲音，把愛而蕾私人生活中非物質的組織打散，仍舊變成已往的零雇傭人升做管家女僕。地震動得全身發抖。

『愛而蕾，你是不是預備整夜點蠟。』歐爾福華特的客氣溫和有權力的聲音，可怕！他

一定看見門底下有亮光，所以穿着拖鞋爬上樓來。

『先生，不。我正要把蠟吹滅。』她受良心打擊。

『你不是把整個麵包都吃完了。』

『是，先生，我心裏抱歉，先生。』她更受良心打擊。

『咄咄……咄咄。』

愛而茜把信放在枕頭底下。一分鐘就脫了衣服。她無所謂梳裝。心裏想洗，不比撒克遜皇后想洗多些。她亦沒有考究床舒服不舒服。她從不會失眠。什麼床都是床，當她滑進被統裏去的時候，眉頭皺起，祇有一層憂慮。就是在這所寂靜的房子裡，她六點鐘能不能醒。她一定要醒，一定要醒。她吹滅了蠟。當她在黑地裏聞蠟燭快要散的烟氣，用健壯的手臂探索床榻的寬大時候，忽然有奇怪的感覺，使她完全獨住的欣喜減少一點。從前與法國油漆匠的小孩共睡甚久，現在獨睡，覺得缺少了小孩溫軟的身體。世間有許多人像愛而茜從不滿意的。

註一 地上的鹽 改正而免於過失提清而免於腐敗之物

第三章 蠟人館

亨利與花愛蘭走近旋關^註的時候，亨利向花愛蘭低聲說：『要多少錢。多少錢。』

花愛蘭低聲回答道：『一先令三辨士，捐稅在內。』

兩個人花半皇帽錢比他所慮的少，但是在褲袋裏一摸，那兒的錢還不够半個皇帽錢，他就慢慢從靠胸衣裳裡拉出一個舊的國庫券夾于來。在登記所結婚的費用已經不少；自從他們離開喀勞肯威爾去結婚度蜜月（照事前的佈置，蜜月祇限於一天。）以後，他似乎儘管解腰包。

兩份結婚早餐，兩份在牛津路上堂皇壯麗學閣重樓音樂娛人群象湧擠的洛恩慈飯店裏吃的。他預先相信比較還算便宜，是便宜，又沒有酒錢，樣樣東西都很好很精美；但是賬單上開的數目在一個出外吃飯從沒有花費六便士以上看見奢華就害怕的人看來，實在是一大筆錢。吃這頓早飯，自始至終他看着描金彫刻似乎不關心的豐富及拋金如水人群

的廣大，聽着喧擾的聲音，的確受了驚嚇。他想到英倫墮落，想到英國被癩疽所威脅，亦如同毀滅劇朋的羅馬^註的癩疽一樣，中心擾亂，不能把念頭打發開去。兩個人吃一頓飯用了十先零七辨士，這是夢幻。他已經決定這是他到倫敦西頭尋歡的最後一輪路程。此時還在蜜月，他必須用被人愛戀的女子所自然盼望假使糊塗盼望的豪爽之氣，支配自己，支配錢袋。

花愛蘭真正的女性的浮動脾氣發作，忽然提議先到杜莎夫人蠟人館去，再依照這天程序單上最重要的一項到金絲路看輝煌的電影，這是在早飯以後。她從沒有看過杜莎夫人蠟人館，確信一定是很好的地方，他亦沒有看過，他們時間儘够。她一生渴望看杜莎館，但是不知怎樣……如此如彼。並不說他要太多的勸駕。不要。他喜歡，他崇拜那雖然活潑而尊重而成熟的人的女兒性情，除掉深暗帽子上有刺激性的紅花以外，衣裝如此嚴整。他遷就她一時的想念，覺得好像有百萬家資的少年拿許多條綠柱石項圈圍在戲場紅角的頸上。一樣。畢竟祇有一天。而且她說時候儘够，確是不錯。程序單要到晚才完呢。他們起先離開館

西曼台塔上結婚的路程時候，他看見花愛蘭把留下看店的愛而茜，叫到半邊，一定是囑咐她不要等主人回來就去睡覺。在花愛蘭方面真想得周到。

進一步，他從皮夾裏拿出一鎊的票子來，他覺得心痛，而她正在用明亮的眼睛注視他。票子是新的。紙是白的結實的；一點皺紋沒有。隱隱約約的水印，^三低聲說票子是真貨。花樣的綠樹兩色比什麼圖畫都美。背上議會兩院尊嚴的表象，叫人相信全國的堅實托在鈔票後面。這件東西可愛感人，和年少閨女一樣。他能永遠拋棄給冷淡粗莽的世界嗎。

「這兒！交給我，」花愛蘭帶着同情的意思說，就把票子從他手裡拿去。她預備拿去做什麼。

「我有小錢可換，」她帶笑找補一句，臉上起皺，叫人歡喜。

他放心了。他的苦痛得了安慰。不管怎樣，票子目前總救下來了；還在家人蔭庇底下，他覺得很感激，但是爲什麼她把票子從他手裏拿去呢。

當花愛蘭放下半皇冠錢的時候，穿着制服看守轉關的人說：「夫人，謝謝你，」這地方

的性質，一看受過好訓練的看門人就定了。

花愛蘭說：「我的確知道這是好地方。」她亦是裁判官亨利表示同意。

內部有寬闊的維多利亞朝意味，尤其是他們兩人都喜歡的多文飾而分枝的樓梯。許多人來往走動，都是平常人；沒有時新式樣，沒有特殊標別；但是可敬而結實；沒有下賤無賴，沒有放浪廢物，沒有投機圖僥倖的人，沒有性情浮動的人。

花愛蘭複說道：「這是極好的地方。而且我必須說他們這些人比電影院的看客好得多。」

自然她亦度過普通把蠟人當真人的經驗，自己叫自己做昏人。忽然她抓住亨利的手臂。這一握給他一種新的有味的感覺，覺得自己有被人，覺得是保護人。

她驚慌的叫道：「哦！叫我覺得十分難過。」

「什麼呀？」

「那靠近長椅的少年，我以為他是蠟人。我看他不知有多久，他沒有動；然後他忽然動

他急切的告訴花愛蘭說：『我們必須看那個。』她回答說自然必須要看。這話說完，亨利先看看錶，然後兩人同進活動畫廳裏去。

這些英國歷史上有戲劇性質的事跡，新映演，是一件安靜而仍能博人的事。而在觀景客人的態度中間，又沒有擾人的誇飾。這些人於『何謂美術』問題上，沒有絲毫容心。實在說，就是在心念裏他們亦永遠不會想到用『美術』兩個字。他們亦不拿組織燈火及關於事物與處置兩者的關係的學說煩心。亦完全不批評。他們祇是承受。假使不能承受，他們省得腦筋受到不合衛生的激動，不想法子去發現所以不能承受的理由。他們祇把事情丟下走過去。一班精神不足的人對於還報美術家的挑釁，毫不覺得有味。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有那種敏慧，把藝術放在藝術的本位，讓他常在那裡。他們所覺得有趣的就是活動影片上所表白的故事，故事裏覺得有趣的是人情一面，不是歷史上的重要。約翰皇帝在他大膽動爵威嚇之下，簽定大憲章^{註五}由此立定大不列顛自由的基礎嗎。沒有。這畫不能感動他們。但是奈而孫的死，戈登最後一次的抵禦，織織少女維多利亞得到繼承皇位的消息，蘇格蘭皇

后瑪麗受刑。^{註六}是一百分之一百個個都成功。花愛蘭看見最後一幕，落下一滴金剛石眼淚。她說：『他們是說的，看見就是相信。』

她終究完全被人勸信，英國歷史的確是實事，亨利的神態比較有含蓄，略帶屈就的樣子。他和善的說照現在這樣子，影片就算很聰明。而他看見花愛蘭女性的簡單，自己微笑；因此更喜歡她，因為這種簡單，增加她醉人的性質，給他自己一種秘密的優勝。

一樣東西引起全部看客的反應，那是幻形鏡子，整下午使得大家高聲格格的笑，興致勃勃的歡笑。花愛蘭看見她自己驚人的回影，亦笑得不可開交。

她吃吃癡笑，說道：『他們是說，假若你在街上遇到你自己，你不會認得自己。我能相信這句話。』

亨利見她真正可奇的歡暢，和靈微笑，心上想那句話倒巧。他催促她到電影場去。裏面滿了他一生從沒有到過電影院。爲什麼他應當去。他從來不覺得有消遣的渴望。他準確的知到電影是什麼，如何運用，可是他不貪看電影。憑着長久的訓練，他已經把他的好奇心拘

東在幾個圈子裏。但是現在既然電影送到他手眼頭不要錢，他忽然心中生火，想判斷判斷他。他忍住不告訴花愛蘭說他從來沒有到過電影院。他既然決定電影是有孩子氣的事情，在這一回映演裏，亦找不到什麼，可以在他判語上生影響。映演進行時候，他把機器的構造講給花愛蘭聽，還叫他隱約懂一點杜莎館的歷史。花愛蘭受了感觸，本來她曾經看見許多套比目前所演駭人十倍的影片，所以現在就摹倣他的冷淡。但是在沒有十分映完以前，亨利不肯走。他頭裡有一種不合論理到奇怪程步的意想，說雖然他沒有給什麼，可是他要得到他錢鈔的滿足價值。

這是在上層樓廊裏，在廣大的蠟製的許多羣帝皇，貴胄，公主，政法家，殺人犯，軍人，踢球專家，鬥拳專家中間。（花愛蘭喜歡那些皇后公主）亨利的新磨鞋，陪着光亮紅衣樂隊的音節產生。

花愛蘭說：『我疑惑兇慘室在那裏。我們還沒有見到呢，見到嗎？』

一個相應的人指着通到特別房舍的轉關——門票八辨士附稅在內。亨利有點心痛；

杜莎蠟人院電影儘管不要錢，在他心中的價值一落千丈。是一種倒空一班信徒衣袋的計畫。

花愛蘭嚷道：『噯呀！』亦受了猛撞。她處於困難的地位。她願意節省費用，不比亨利少些；但是她亦願意受人欽佩的同伴的行動舉止偉大無忌與時會相合。

目光相視，亨利躊躇。老花錢，沒有完的日子嗎？他隱祕的貪慾同他愛情鬪。面色轉白；說不出話來；自己覺得貪慾的力量偉大可驚。儘管他滿心好意，他不敢輕慢這妖怪。然後喉嚨裏覺得乾燥縮小，他做一種最堂皇最放蕩的山英雄氣概來的看不見的姿勢，和順的說：『這樣一天，我想不應該計較費用。』

於是妖怪退後，亨利擦他頭額。花愛蘭付那一先令因辨士。他們走進一個深奧的新世界。拿破崙的遺品沒有吸引他們，但是在一段下行樓梯的頂上有一張告白，寫着『下樓到慘怖室，』令人銷魂。花崗石臺階表露一種獷惡而招人恐怖的樣子；他們儘可以充做入地獄的梯級。花愛蘭身上發抖，又抓住亨利的手臂。

她惶恐不安的低聲說：『不不。我不能同慘怖室對面。我不能。』

亨利溫和的抗議道：『親愛的，錢已經付了。』

他強健男子管領了深受感觸抱持他的女子，帶她走下台階。她的手臂老對他說：『我在你照管之下。除你以外，沒有人能勸我做這種冒險的事……』許多因攔，滿裝色彩最濃的罪犯。最初老培萊真正的陪審廂。可怕鴉片烟洞裏橫陳的身體。有名殺人慘幕的再演，案上放幾隻香檳酒杯，幾副紙牌，椅子上坐些歌女。奇怪到超出奇怪的程度。花愛蘭入了迷。她快快轉靜，但是她總不放鬆他。不可信的罪惡留下紀念，不知怎樣把他對妻室感情的日子磨快了，把奇情燒熱了。他帶着味美的痛苦，想起從前他渴望這無匹的花愛蘭好幾個星期。日夜不快活，說是她能屬於他，如何顯見不能成爲事實，這活潑，光亮，動力，權勢的精神，化爲肉體的人……現在他川權勢管往她。她速附於他，圍抱他，籐蘿纏繞他的橡樹。她年紀不小了。謝謝天地年紀不小。要是叫他靠近少女的短裙，到處遊玩，這才像個樣子呢。她是理想的，而他是他的。這精美的念頭，在他腦子裏不斷的來往。

他在廚房內景的前面問道：『那到底是什麼殺人案啊。』其餘的她已經認出來了。靠近身旁有一位婦人拿着一本目錄。

亨利抬起帽子，禮貌周到的問：『夫人請你告訴我這算什麼罪惡，你介意嗎。』婦人看他，神氣惡毒。

『你自己不能買一本目錄嗎。』

花愛蘭咕叨道：『俗貨，討厭東西。』

亨利不說什麼，亦沒露出形跡。他們走開。他知道劈頭就該買一本目錄，但是他沒有買，現在呢，不能買。他不能。目前境地可怕，但是花愛蘭用迷人的態度把可怕之處和緩下去。

她說：『每樣東西都該粘上籤子。但是——』她接着高高興興的談話，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

他們通過一條廊一處轉關，重新回到比較不驚人的蠟畫廳來，聽見青年女子在變形

鏡裏考察自己，叮玲發笑，毫無拘束。亨利的脚步到看得出來。花愛蘭叫路，通過飯堂，向正廳走去。茶點舖設在絨塵不染的桌子上。糖醬在桌子上盤子裏。還有整潔美麗巧笑的侍女。

花愛蘭噙着說：『我川得着一杯茶。哦！還有糖醬。』

亨利受一震動。又有費用。他們一定要整天吃嗎。然而他們坐下了。

亨利心神萎頓，含愁說道：『我怕我快完賬了。我的腳。』

他脚膝一點多不煩擾他，但是二個縮短蜜月就回家的忘命計畫，把他捉住了。他斷定自己惟一治病的法子，就是同她兩人在家。倫敦西頭的放浪，他已經够了，還嫌多。他要安靜。他要知道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你的脚膝。噯，亨利！我心上真難過。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簡明的回答道：『我們可以回家。』

『不過還有大電影，還有以外種種。都不去看嗎。』

『我們已經看過一次了。我覺得我願意在家裡。』

『哦，不過——』。

花愛蘭奇怪的不安。他不懂她的驚擾。他們換一個晚上一定可以去的。他主意已定。對自己說就回家，不回家就發狂。妖怪又回來了，力量偉大，毫不假借。要安慰妖怪，不管什麼代價，必須把花愛蘭壓倒。他是把她壓倒了，她用一種溫和而恭敬的可愛性質，捲旗投降，使他更愛她。他們用茶用糖醬；她付了賬，兩人離開蠟人館。

他們到了街上，他帶笑含意的說道：『在結婚這一天，我不願意讓跛顛累我。』

註一 旋關 在重要門道及收過路稅之處有旋轉的門名曰旋關

註二 劇朋名愛德華 Edward 著羅馬衰亡史生於一七三七年歿於一七九四年

註三 水印映光可見以辨真偽

註四 美國華盛頓伊文 Washington Irving 所著短篇小說內載里凡溫格爾長眠二十年醒時世界全變

註五 自一一九九至一二一六年約翰爲英皇頒行大憲章許人民以種種權利後終食言生於一六七年（不能考定）歿於一二一六年

註六 奈爾孫名霍來西奈爾孫 Horatio Nelson 爲英國海軍大將生於一七五八年歷著戰功至一八〇五年

十月二十一日在屈頓法爾嘉海角 Cape of Good Hope 戰勝法國西班牙陸軍海軍戰隊以身殉

戈登名查里士喬治 Charles George 英國軍人及行政官生於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六二年英兵佔領北京戈登曾參與其役以後歷着勳績至一八八四年奉命赴埃及嘉都默 Khartoum 竭力支持至一八八五年一月部下止餘二百人猶復背城借一終以身殉

維多利亞生於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三七年因皇室無男嗣即登皇位在位六十四年至一九〇一年乃薨爲英國史中僅有之事

瑪麗英皇詹姆士第五之女生於一五四二年爲蘇格蘭女皇一五八七年因審判委員判決謀害英國女皇衣立沙白之罪被殺

第四章 真空

因為市政的和行政的有力理由，送亨利與其新人回家的電車，不停在雷西曼台階而停在沿路下去再過五十碼的地方。當亨利被電車雷聲殷殷的掃過他的家和他愛人將來的安樂窩，他在台階裏面瞥見一種景象，使他眼睛的自信力受逼而近於破裂。祇有在難得的時會，一般人會不信自己的眼睛；讓他們自己受詐僞眼睛的欺騙，比較容易得多。影象來去祇一會工夫，亨利深信他自己的眼睛，實在已經承受了本身的報告，不過難一點。這段報告說，有一大群人已經聚集在他家門前，宅子裏光輝燦爛，還有許多像機器的形式，中間蛇形皮管升起，擺在店門及群眾的中間。

他爽快而還安靜的問道：『你看見嗎？』

花愛蘭帶着自覺說：『看見什麼，愛人？』

『房子着火了。』

『哦！不會着火。』

奇怪的談話。在他看來彷彿不實在。最奇怪的是他亦不誠心以為房子着了火。不知火道想什麼好。但是他疑心他的仙女用什麼天神的法術反對他；他想她動手倒早，目下第一件事應該是把她放在真正做妻室的路徑上去。疑心是出奇的收集證據維持自己的東西。他回想她當他決計把這天程序單扯毀早一點回家時候那種騷動；固然不久就過去了，但是在回到喀勞肯威爾的路上，不安的狀態確然又回復，走近家門彷彿更利害些。他又回到早上動身以前和愛而蕾的私話。當時他沒有拿什麼意義附在那低聲密談上，現在忽然顯露最兇狠的外貌。

亨利是一個驚人的人。當他一聲不響由電車向房子走去的時候，他小心保持跛足的樣子；而當他擠過人堆裏時候，小心避免驚張的神氣。無論如何那同時跳盪的兩部機器太小，不像救火機，在場沒有銅盔帽，亦沒有警察，房子亦沒有着火。叫他心痛的就是電力正在浪費。況且店為什麼還開着呢。今天是星期六，幾點鐘以前就該關上了。

他跨過一條皮帶管進了店房。有一邊好像剛裱糊塗粉過，那一面的書發亮，如同幾個月以來每天都小心揮掃塗油的書一樣。房頂幾乎全快變白。沒有變白的地方，正被一個站在梯子上的工人用寬口黃銅嘴子洗白，彷彿有魔術的樣子。亨利還聽見沙沙的聲音。好像吸進風來。他好像機器不由自主走到密室裏去一看，真叫人不信，亦乾淨得來和新針一樣。各處都沒有污濁，沒有灰塵。沒有一本書挪動。原來在地上的書還在地上，就是地板亦好像曾經飽平或用沙紙擦過。他落在了一張椅子裏。

花愛蘭彎身向他說：『親愛的，你臉色何等白呀。這是我送你的結婚禮物。我要這禮做一件意外驚喜的事，但是因為你回來這樣早，把我的意思整個毀了。我又不能阻當你。』

他夫人儉樸的天性，與他自己差不多，今天的豪舉，與她的天性相反。他過了幾個星期，才領略到這舉動的偉大。但是他立刻就覺得叫她計畫成功的創始力，及有組織的執行才幹。她怎麼能把事情做成而沒有透出一點風聲給他呢。真是神奇偉大的事業。而且還收服了忠心的愛而甚。

他不能喜歡這乾淨。彷彿被人搶走了什麼東西去。這地方的家庭意味亦丟掉了。祇覺得空洞光滑，沒有招待客人的熱心，他在裏面都彷彿是個外人。

他透出氣來：『要花多少錢。』

花愛蘭躊躇回答道：『要說到費用，自然真空掃刷，不是你所謂便宜的東西。但是用這法子，省許多工程許多損傷，許多不便，所以補還自己的費用幾倍。你知道我受不了污穢事情。既然要做，我是那許多人中間的一個，說做就做，爽快做完了丟開手。這就是我送你的小禮。要不要我用長保康油替你擦一擦腳膝我有一點。』

他追問道：『要花多少錢。』

『計算起來，照理全部工程祇應該費十鎊錢。』

『祇要十鎊。』

『是。但是因為我要事情快快做完，我知道一架機器不設，得用兩架，而且星期六下午工人希望過時的額外報酬。我怕結果要用十三或十四鎊。但是想一想以後怎樣的好。你看』

看這間屋子。你不會認得是原來的屋子。

『十四鎊，真多。』

早晨零雇女僕不止三個月的工錢，幾點鐘花完了！花愛蘭壯健腦筋所能做的事，嚇怕了他。

花愛蘭說：『我確信你不惱罷。』

『自然不惱，』他謙和的說，心裏承認她動機的高貴，方法的成效驚人。

『亦許我應當先告訴你。』

『不錯。』

『但是我要這洗淨在你爲意外的事。』

他走回店裏，然後再向外面走去。問管機器的一個人道：『污穢你怎麼安放。』

『哦，先生，我們搬走。我們不會留下什麼骯髒東西的。』

『你賣掉這些東西嗎。你能拿來換什麼東西嗎。』

註一 指倫敦法廷或監獄

第五章 女教士

當亨利打聽他自己積聚的污穢是什麼市價的時候，歐爾福華特夫人上樓去查看她最好的臥室。屋子是空的，可是電流燃燒的樣子，可以喚起他丈夫正當的批評。屋子裏面乾淨到不可信的程度，有一種叫花愛蘭歡喜的新鮮愉快的外相。她自言自語道：『這真空工程是我的偉大理想。危險；但是進行很順利。』她已經明白，雖然不十分完全，她自己度過她和善的亨利制裁下面來了。彷彿她走進堅壘，聽見她後面自動鎖閉的柵門砰然一聲關上。沒有法逃。但是在堅壘裏面她有遮蔽；是安穩的。

照事先的佈置，臥室裏已經添了幾種設備。床上鋪着奢華的鴨絨被，——花愛蘭自己的東西，除掉衣服現款及各種投資以外，幾乎祇剩這一樣東西。她三隻大箱放在房角裏。衣箱中間的書已經拿乾淨了，一頂五斗櫃裏的歐爾福華特家零星物件亦拿乾淨了，花愛蘭先把出門衣裝脫下，在冷地裏解行李，可是她亦不覺得冷。

她希望亨利給她時間在屋子裏熟習一下。實在她相信他會給的，因為他能習練最精緻的顧恤。她沒有決定那些抽屜放那些衣服以前，她把幾件衣服擺在床上，這一做似乎叫她心安。然後她看見一隻舊拖鞋，早已用一條粉紅帶子扣在床欄上。是很舊的白緞鞋，從前曾經套在了解雅緻的女人腳上。愛而茜的念頭。愛而茜的禮物。除掉愛而茜沒有第二個人。她一定在警察署那一邊金絲格羅士路上舊鞋舖裏買了這隻拖鞋，亦許連那一隻買了。還有那粉紅帶子，一定亦是愛而茜買的。

花愛蘭心中感動。她想跑出去同愛而茜說句好話，不管她在什麼地方，但她更想在臥室裡轉念頭。一個人在臥室裏她覺得有味。她欣然看關閉的門，拉下的窗簾，牆頭和傢具的堅實。她想起第一度蜜月。在索斯溫特^註地方猛烈的浪費的情熱的一個禮拜。何等的遊歷。何等的娛樂消遣。何等釣魚。何等半悲半樂的暹船。何等食螺。何等船碼頭上的行路騎馬。何等嬉戲。何等吃吃癡笑。喧然狂笑。何等晚起身。何等大掛帽子。何等刷頭髮。何等扣袍鈕。何等倨傲的自信容顏嬌好。何等無拘無束。何等偉大，自由，無心的投身於人生樂趣。何等突如其

來的柔情。何等無窮無盡的力量。何等少年……他們跟着上倫敦火車，前亞勃先生神態急速改變。那時就明白能夠放開手遊戲花銷的人，亦能夠放開手工作節省。前亞勃先生實在是男子漢；而又從不缺少一種與人不同的冷酷的談諧。有時他性氣發作，簡直是魔王，特別在他打主意割去雞眼那幾天中間時時發作。

她目光返注到那蜜月，沒有追悔的痛苦。沒有。她不是那種女人。當她從人生一期度到一期，她有每一期的常識。她對於茫無所知的索斯溫特村野新人，並不悼惜。現在精神物質兩方面，都佔有地位。她能把蜜月放在正常的遠景中。目前正在經過的蜜月，一定有幾種可以注意的特點。就是說彷彿是一種古怪的蜜月。可是有什麼關係。她快活。雖然不像索斯溫特新人那樣快活，還是快活。她知道她能夠了解亨利同她從前了解亞勃一樣。講到男子，她見地不是偏狹的。她可以按着一種方法服從甲，再換一種方法服從乙；操縱他們亦是照樣因人而施。看她就這二次結婚的頭幾點鐘裏，她憑着她的膽量做了什麼事。乾淨科學掃除法結果的光明，遠在她意料之外，連她自己都奇怪。

還有那舊綵鞋於她亦發生影響。那隻鞋有點荒謬奇幻醉人感人的性質。提醒她安穩智慧及愛情的久長，並不是組成滿意人生僅有的分子。文雅幻想，情感能受衝動，少量的愚蠢，亦用得着。她看見丈夫，看見房子，還看見事業，都是她要憑藉來做工作的材料，有建設及敬仰的樣子，但是亦要執任性，或許帶一點惡意。有什麼事比在好好的床上扣一隻舊鞋子更可笑的嗎。但是花愛蘭的意態爲了這事一變。就她看，這一件瑣事，連所有略勞肯威爾家庭內部的意態都改變了。這件事幫助花愛蘭叫她喜歡她原來以爲不可愛的略勞肯威爾。

過了許久時候，她勉強又下樓。在這時間沒有人煩擾過她，她的丈夫愛而赫及工人都沒有。她已經聽見在臥室深溝高壘外面的種種動作——升梯，下梯，擊撞——現在她發覺上層樓房在黑暗中，上層樓房完工了。店面似乎亦已經做完，就祇除去一扇主要窗戶。她在樓梯轉角上停步，看她丈夫專心監視在滿窗書本上的動作。兩個工人在那裏做。一個搬書，十本或十二本一起；一個運用洗刷的管口。都像是精於此道的人，勤奮忠實準確。書本放

回去亦精確不可移。亨利歐爾福華特亦像隨便一個商人，看着一件與他關係密切而事前全沒有同他商量的要事進行，當然有意批評。他站在那裏祇等有頂小的錯誤頂小的疏忽，他就要學大鷹撲燕子。可是他沒有找到撲的機會；他身體裏和善的妖魔，要跳沒有跳成。他又失望又讚美的走開，眼睛一瞥，看見花愛蘭。面上有歡迎她出現的神氣。不用疑心，他非但愛她還被她能力所感動而欣喜。她被他目光中熱情所擾，避開人家觀察的樣子往下看。

他走近她面前低聲問道：「剛才你在臥室裏整理東西嗎？」

她點點頭。他擡起手來，放在她肩膀上，休息一會。她向天請願，永無終結的工程快完，讓他們兩人可以一同在變相的店裏走一轉。

他咕嚕道：「你們聽我說。」窗戶那兒的人決計分辨不出來他說的什麼。

「什麼事。」

他帶她到一個角裡去。送書粗布袋中間有一個，藏着還算大的一件立方形東西。他把布袋拉下來，露出一隻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舊保險櫃。

他說：『我昨天買的，想來他們今天送來的。』他彎身下去，從衣袋裏拿出一把鑰匙來，把櫃門的鎖轉開，把門打開。『你看兩個抽屜，還有兩個格子。』

『很好，我確信。』

他從新鎖好門，把鑰匙交給她，鑰匙很亮。

他說：『這是爲你預備的小小喜禮。你必須決定放在什麼地方。你若是要放在樓上，我或者可以趁這些人沒有走叫他們搬上去。比特地找人來搬便宜些。而且保險櫃不是毛羽的斤兩，不是的。』

花愛蘭這一驚差一點失去自主的力量。她拿着鑰匙好像不曉得用來做什麼。她表現機械的微笑，很不像平素那樣靈活，由臉上各部分抽取皺紋到眼角口角上去。禮物全出於意料之外。他對於禮物一個字沒有提；他一定沒有問過她喜歡什麼，就是間接表現一種關於禮物的好奇心亦沒有。她早已領會他不願與亦不願取，完全安心承受他的嗜好。講到澈底，她這時不是戴着他買了舊戒指換來的戒指，沒有怨心亦沒有不安逸嗎。然而他已經

想到給她禮物的計畫，照這種時會這種計畫應採的手段，祕密實行。而且他顯然喜歡這計畫，以為得意。

有多少個丈夫會給他們的妻室一個保險櫃，叫這些愛人可以實在私自擁有財產，不要依賴旁人。很少。普通好丈夫大概希望他的女人把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他安全保管，意思不是為自己用，但是她用自己有的東西就祇得問他要，而他拿她的東西給她的時候，就有施恩的神氣。亨利却不像這樣。她知道亨利贊賞她，非但因為她的品性，亦因為她的資產。而他却要確實明白標榜出來。她受了感動，她是受了感動，因為她明白他的動機；看到他動機裏面的精美與俠氣。

她謝過他以後，就說：『我想要把鐵櫃放在洗澡房裡窗戶下面，那兒地步儘够用。』她實用的智慧沒有誤她的事。在洗澡房裡她可以照她最自由的意想用她的保險櫃，研究裏面的佈置，拿出來放進去，不受人查察。換一面講，假使保險櫃在臥室裡或飯堂裡，或與亨利的保險櫃並擺在辦事室裡，誰知道會有什麼事。他聽見她提出的意思，立刻贊成。

他說：「假使我是你，我立刻就把你存在柯恩息爾倫敦小地名財物保管處的東西拿回來。」

亞勃在世的時候，總贊成保管處安放証券珍寶。這種辦法，就往來無定的人講，自然最好。但是他喜歡鋪張，額外還喜歡用保管公司借着感動顧客的戲園式三重保障的機括。他喜歡走下照亮的鋼地窖去，喜歡上好油的鎖平滑的聲音，喜歡簽字複簽字，喜歡監守及過分的小心。花愛蘭亦喜歡。因為這種辦法把財產放大，引起狂喜的感覺。

但是亨利歐爾福華特先生另有意見。他說在保管處你所應付的箱租太貴，不過是糟塌了錢來保存錢，十分不合理性，十分可笑；實在是自相矛盾。說亞勃夫人照顧保管公司，似乎叫他不高興；說他的妻室照顧保管公司，叫他受實在的痛苦。想一想，不論什麼時候，你要開自己的保管箱，不得不坐公用電車，費錢，費半天工夫。花愛蘭以前就聽見他詳細講過這個問題。

她現在受了感動，心裏歡喜，但是同時她又受驚嚇。在房角暗地裏靠近他站着，擺蕩一

小段繩子上的鑰匙，斜看他神態鮮明，嘴唇豐滿，鬚子灰白，和藹可親的臉，又看他注射在她身上的溫和小眼睛，她非但嚇怕而且驚惶。在結婚的一天，她已經送他科學式的春日掃除做禮物，他送她一個保險櫃。叫人恐怖。叫人戰慄。爲什麼。兩樣一定都是有見地的禮物啊。比到那些很流行的個個人都喜歡收受的禮物，一對魚刀啊，一副有專賣權的掃地毯用的器具啊，一隻銅煤斗啊，不見得更平常吧。不比到那些亦許不更平常，然而可怕。假使她沒有看見那隻舊緞鞋用一條粉紅帶子掛在床上，她一定不覺得這樣驚怕。她知道這上好的，可信的，崇拜的，她自己委身托付的男子，不疑心到她想念是那一種性質。還有他的清白，他的簡率，他的盲目——你們愛叫什麼就叫什麼，——祇加重她的煩亂。這時候他轉身過去與工人商量搬動保險櫃。

在比較晚的一個鐘點，工人機器皮管以及一切清潔掃除的器具，由雷西曼臺塔還走得不久，一班堅決不走的人，已經享受一種完全新鮮感覺的快樂，事情已了，他們懊喪而去，亨利歐爾福華特夫婦獨留在美觀而關了門的店裏，彷彿有點自譽，彷彿不知做什麼事好，

此時聽見上層樓梯有脚步聲。愛而茜，他們把愛而茜忘了。本來這不是關心旁人的時候。一會工夫愛而茜現身於下層樓梯，兩個驚異的主人注視她。因為愛而茜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證明她的確有一套最好的。亨利沒有花愛蘭亦沒有看見過愛而茜現在所穿的外褂。可是這明明不是新的。從前她亦曾經過光榮時期，過了那時期，外褂就藏在她箱子裏。亦許依在某某一天光明的晚上曾經看見過，但在活人中間沒有第二個見過的。顏色櫻黃，式樣不論今昔，與流行的時式毫無關係。可是外褂確然是最好的，沒有疑心。在外褂前襟上面愛而茜穿一件服裝，更為奇特，明白說，就是白帷裙。在喀勞肯威爾，白帷裙在活動程途裏白一次。而且未必總有一次。在喀勞肯威爾，白帷裙第一次穿上身，大約有一點鐘是白的。（除非先在店裏攔攔了減價買來。）以後自然洗濯，沖水，燙平，有時少為上一點澱粉，但是永遠不能重現白色，不能重現的。一次經過洗衣作，帶白的灰色是帷裙所能達到的最高點。照這樣看，愛而茜所穿的是新帷裙。實在說，愛而茜想到自己在新婚夫婦家庭中居然正式做一部分，覺到有點得意，在這種勢力下面，她就用自己的錢買了這條新帷裙。她還買了一頂新帽子，

但是她已經試戴以後，最後一會工夫，她沒有膽子留在頭上；因為她覺得戴着很古怪。她左手裏拿着一個包裹，右手反疊在背後。歐爾福華特夫人一看見她就猜到將要發生的事情的一部分，但是不是那比較奮激的一部分。

歐爾福華特夫人喊道：『哦，愛而茜你來了。我以為你出去了。』

愛而茜用她的溫和穩定聲音說：『夫人我沒有出去。但是我沒有料到你同男主人回來得這樣早，我一看見你們回來，就跑上樓去換衣服。』

說完話，愛而茜從三級樓梯高處，忽然伸出右手來，從紙袋裏拋出不少的米到新婚的中年人身上。她做這動作，神氣上好像一個慈善女教士，行一種必要的嚴重的儀節。有些米粘在兩夫婦身上，但是大半在地上窸窣發響，再靜默翻滾。實在說，地上很有米粒散亂的景象。一層可惜，真空掃除的工人已經早走了。

愛而茜存心攻擊，叫夫婦二人陷於無知識的羞漸的麻醉境地，花愛蘭先恢復原狀。誠心發笑，誠心大笑。她的意態，頃刻之間重變為暢快歡樂及自然安適的一種。彷彿有兇險的

魔力爲神力所提舉。亨利逐漸的亦笑起來，一面心裏有相當的惋惜，望着這種放肆的耗費，把世界上遠處千百萬同胞靠做惟一滋養料的使人健康的食物，無故任性散棄。他靦覷的用手揮他的衣服，覺得好像他正在消散好的米製布丁。可是他亦經歷一種心境的變遷。

『我不能不做，因爲要求好運氣，』愛而茜和順的解釋，並非沒有尊貴的神氣。顯然她有決心要徹底行結婚的事，不問關係兩方的不守常規。

歐爾福華特夫人說：『我確信你待人很好。』

歐爾福華特先生表示同意道：『是的，很好。』

夫人拿起包裹說：『我確信我們很感謝你。到後屋裡來，愛而茜，我來把包解開。很重，我還是不提繩子好。』

在辦公室裏割斷繩子，解開櫻色紙薄紗紙，露出一隻匣子。開開匣子，露出一塊結婚禮餅。大是的確不大，但是可靠。總算起來，什麼鞋子啊，米啊，餅啊，愛而茜遵守她誠心的大度量，一定在婚事上花費了一份家產；一定習練了羅斯基爾^{註二}的慷慨；都因爲她相信屬於婚禮

的遠古遺俗的好處。她一個人看見歐爾福華特夫人做新婦歐爾福華特先生做新郎，而她信奉的魔力，逼得合作的人亦看到他們是新婦新郎。

花愛蘭忽然發言道：『愛而茜，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她深受感動。『這是最出於意料的，我不曉得怎樣謝你。但是你快跑去找一把小刀來，我們切開這塊餅。』

亨利呢喃道：『好好好好！』驚奇失措，臉紅比他女人更甚。一對夫婦，煩擾不安，以致你不敢看我，我不敢看你。

愛而茜拿着一把小刀一隻平底盤回來，說道：『你必須自己把餅切開。』

歐爾福華特夫人先把餅放在盤子上，拿刀鋸進裏面去。她用盡氣力才鑽進櫻色部分；面子上冰糖片容易破散，零碎的一塊一塊在書桌上亂飛。

花愛蘭舉起盤子說道：『愛而茜，這是你的一塊。』

『謝謝你，夫人。但是我必須保留這一塊。樓上我有一隻匣子可以收藏。』

『可是你不是是一點都不吃呀。』

『夫人，我不吃。』神氣嚴肅。『但是你必須……』他從桌上檢起冰糖小片，接着說：『我祇嗜一嗜這白的部分。』

已婚的一對就吃。

愛而菴說：『夫人，假如你原諒我，我想現在要去。但是我先要單把店裏掃一掃。』這時候她正站在門洞裏。

他們聽着她用手刷子及灰盤收集那散在地上的東方食物。她在門口又向裏探望。

『夫人晚安，先生晚安。』她用一種裏面有叫人奇怪的小小一點頑皮的好意，露牙微笑，向他們招呼。然後他們聽見她退走的腳步聲，小心升上暗黑的樓梯，走進上層不可犯的私人生涯裏去。

花愛蘭說：『不吃餅永遠不行。』

亨利表示同意道：『不行。』

『她是個奇人，那女子是的。你用一根毛就可以把我打倒。』

『是。』

『我疑惑她在什麼地方買的。』

『一定往上走到金絲格羅士。或者往下走到霍而蟠街。金絲格羅士最近情。昨天。在她吃飯時候。』

花愛蘭說：『我餓了。』

他們沒有吃晚飯，這是事實，祇要想一想他們早已表明在那重大的一天要在外面吃飯。

花愛蘭又說：『我親愛的，你一定亦餓了。』

他們就在那裡，單單兩個人在下層，後屋有一個電燈泡，還有一個不必要的，照亮收拾乾淨叫人喜歡的店面。他們有力量充做少年人，危險的狂妄的過日子。他們失掉了自制的力量，還以為光榮。餅是人生的危險。質地如同大理石，粘膩如同糖蜜，神秘不測如同洪荒的疑問。似乎不可勝。似乎比刀劍。藥還要能致命。可是他們攻擊這餅。幸而他們沒有

一個人知道消化不良的深意的。在亨利拿起最後一片的時候，花愛蘭像小孩一樣喊起來：

『哦，祇要再吃一小塊。』她眼睛火燒，彎下去就着亨利手裡的餅，咬去小塊。

『我還活着哪！』亨利心魂裏一個沒人聽見的嗓子在那兒喊。

註一 索斯溫特 英國愛薩克斯 Essex 省中市鎮在泰姆斯 Thames 河口

註二 羅斯基爾 名奈薩尼愛爾 Nathaniel 猶太理財家生於一八四〇年歿於一九一五年

第六章 第二天

第二天在第一次教堂鐘響行早聖餐禮以前，在太陽還沒有決定那一天要不要在雷西曼方場及臺階上放光以前，花愛蘭很靜的打臥室裡出來，把門拉上，毫無聲息；就是門上鉄梢亦沒有滴搭。她身上穿着棊盤格布的外褂，勤工的外褂，手裏拿着藍色大胸幃，乾淨摺疊好，還有一雙舊手套。她頭髮在大帽裏，同女尼的一樣隱藏。她臉上的神情，生氣勃勃的全身的姿態，像一個爲偉大意思所制決心求實行的人。她在生冷浮光中上樓，到澡房上面的隘室裏去。在她心上，這屋子叫做廚房，並非因爲本來是廚房，但是因爲宅裏祇有這一間用來做廚房的事。

愛而茜已經在那裡在煤氣圈上燒滾水，頭髮還散着。藍色火舌射出來，幫着照亮這間小屋，亦叫屋子暖和到舒服的程度。花愛蘭藹然一笑招呼她，完全是照例的，好像這早晨亦同不論什麼早晨一樣。

她嚴重的低聲說：『你的男主人睡得正濃呢；』就她聲口聽來，儘可以算她說的是『我們的男主人。』

愛而茜嚴重的低聲說：『是，夫人。』

馬上定下家裏的根本現象，就是他們男主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沈睡。

花愛蘭說：『你那茶我亦要喝一點，午飯有什麼。』

她從前明白的自制，對於家務上的佈置，不露一點訪問的意思，直到她得了位分，使她有管理的權力，才去過問；在重要關頭沒有人能比花愛蘭更慎重更正常的。

愛而茜指着一隻盤子裏一塊頸頭肉回答道：『他叫我買這一點羊肉，還有那些山羊和乾酪。』

『但是你怎樣燒呢。』

『煮啊，夫人。他從不吃牲畜的肉，就是說不常吃，但是他吃的時候，我把肉煮着吃。』

『哦，照你說，沒有不對。自然我願意在這兒料理事情，愛而茜，我們何妨就照着我們以

後如何進行的意思開始呢。」

「是，夫人。」

「還有我的性情規矩，你都知道，是不是。那是僥倖的。」

「是，夫人。」

當他們喝茶吃麵包的時候，花愛蘭精細的假做在上帝眼光中她與愛而茜同等，愛而茜溫和的堅持她們兩人中間社會階級的鴻溝不能飛渡的學說。花愛蘭說：「愛而茜，我確信我們兩人會互相了解。自然你在這裏時來時去，已經好久了。你還有這裏的小習慣，亦是很應該的。我想一定是很好的習慣，因為我確信你做事很尊重良心。不是這樣，我亦不會留你。可是我們在這所房子裏必須另起爐竈，是不是。」

愛而茜急切表示同意：「哦，是的，夫人。」

「好，第一件事，就是把地方收拾得整齊潔淨。我知道今天是星期日，我亦同旁人一樣贊成休息贊成上教堂，還希望你每逢星期晚上照例到教堂去，但是做買賣的不同別人一

樣，他們亦不能。有許多事情祇有星期能在做事的地方做，就同他們安設鐵路軌道必須在星期日一樣。況且我亦是那些要做的事情沒有做完不能休息的人中間的一個。他們是說這句話，「日子愈好事愈好，」不說嗎。現在你看所有散放在地上散放在各處的書，必須整理好。」

「主人常常這樣說，夫人，但是不知怎樣……。」

「是，」花愛蘭插嘴，預防有隱含批評家主的話。「是，但是他自然沒有能做。照現在的樣子，他已經過分忙碌到可怕的程度。有澡堂裏那些書，可以先下手。我要把那些書搬到頂樓前屋裏去，就是緊接你臥室的那一間，你明白……我願意有幾副空書架，可惜沒有，搵想亦祇好把書排列在地板上。」

愛而菡說：「有許多書架斜靠在通地影子的階級上。」她的快樂，有如傳送好消息的人一樣。

「噢。我不知道我們有地影子。」

『哦，夫人，有地影子。』

花愛蘭拿胸幃包在身上，戴上手套。度蜜月的新人和女郎輕輕的摸索下樓，那些木板一塊一塊從房底搬到房頂，在避去聲音方面，有神奇的成功。書架的柱子找不到，但是花愛蘭天性聰明，有宏大理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相助，更加靈敏。她臨時用許多破舊的插畫倫敦新聞墊在書架下面，把書托住。再在直立的三本書上，搭起一個架子，兩頭兩本中間一本；再把三本立在架子上，再安上一個架子；照此做去，直到前屋裏的空牆全部，變為一隻大書箱，預備收書。花愛蘭心中喜歡，愛而茜看着花愛蘭的有魔性的創造力，嘖嘖稱奇。

房子封閉了，與世界隔絕。沒有一扇門開着；沒有一扇窗戶開着。許多點鐘度過去。太陽放光陰冷。在兩個忠心的人靜默無聲，足尖着地，上下做工，主人休息失去知覺的房子裏，除掉教堂鐘聲噹哪隱約聽得到以外，毫無聲息。花愛蘭把愛而茜寬大的帷裙裝滿書，自己手裏捧着許多，跟她上樓；把書佈置好；忠心的人又下樓去。工作比較簡單，因為前一天真空掃除工人，已經把最大的紛亂治好。比如說他們把澡盆裏的學問都搬空了，就是一件。每隔些

時候，花愛蘭擔心的在臥室門口聽。有一次往裏面張探。沒有人生的痕跡。忠心的人覺得高興，因為在他努力建設的狂熱裏，他們已經努力不驚醒主人。浴室騰清楚了；樓梯上主要的障礙亦掃除了；而在臨時湊合的書架上，還有空地地方可用。

『我們再到店面樓梯旁邊暗角裏去，』花愛蘭說，一刻比一刻得意。

這一決定，意思就是再要爬樓梯。愛而茜氣都透不過來，已經把第一次擔負從店面搬到頂樓。當她把帷裙倒空的時候，花愛蘭帶着思索的神氣說：『我揣想你主人還在睡覺吧。他按鈴嗎？有沒有鈴。』

『有，有一個鈴，夫人。但是自從我來以後，一竟是壞的。我亦不知道要是不壞在那兒響。他從沒有這樣睡的，夫人。』

憂慮由她們凝神壹志的臉上過去。這樣睡法不近情理。接着她們聽見他樓梯上腳步音……他已經下樓到店裡去了，亦許到辦公室去了。

花愛蘭板着臉說：『最好再去泡一點茶。』

『是夫人。』

新人在少女的前面走下樓去。她忽然覺得做好反而犯了罪。她懷疑自己還是施惠的神仙，還是罪人。亨利站在光明乾淨的店裡，瞪眼看那書本已經搬走的翻動了的角。

他和婉客氣的說：『我親愛的，你在這裏毀我的事業。』

『亨利！』她在靠近樓梯腳的地方停了步，彷彿受了一種由發覺而來的重擊。

『你不懂我有許多書各處散放着，彷彿不值什麼，這一點有多大的關係。那正是藏書家所喜歡的。要是樣樣東西都一絲不亂，他們不會看這地方兩次。無論何時，他們看見暗處有一堆書，他們總以為一定有便宜可檢。』

他既沒有說他確知她意思很好，亦沒有稱贊她的進取精神，奮發力量。他祇講一件心理的實事，禿而簡單，靜而不偏，沒有感情作用。他亦並不問什麼。

『哇，亨利。我從沒有想到那一層，我實在抱歉。』

在她這一面，她沒有想辨明自己有理。在自信的無知無識中間，已經犯了過失。他完全

閒靜的態度，使她膽怯。而他帶那種確信他的立腳點，叫人不安。他站在那裏。身上穿着星期日用的一套乾淨藍色衣服，領結把襯衫的前面完全遮住，硬袖子完全看不見，以及皮拖鞋，修整而正轉灰色的鬍子，滿而厚的硃紅雙唇，與彷彿有疲乏樣子的小眼睛。而他把簡單的真情放在她面前，既不責備，亦不原諒。她明白她無心中正在把他們兩人的將來放在危險地方。她覺得彷彿離開把事業實在毀壞祇差一線。在她精神活潑容態高傲之時，受了屈辱。於是走向前來，握他的手。

『親愛的，你的手多冷呀。』她從沒有叫前亞勃先生『親愛的。』她叫他『老蠢漢，』和其他同類的名字。

他說：『那是冷水。』

『你應常用熱水洗手。』

他冷酷的發笑。她知道祇要煤氣表響動，他永不許她在煤氣圈上面替他燒水。他彎身和她接吻，把自己的嘴放在她的嘴上，千年萬歲，永不分開。他們在一塊快樂；他們在一塊必

定快樂。至於她呢，她甘心犧牲自己的意志去遷就他，採納他的意思，比皇帝本人還要忠於皇室。她目光下垂。她在熱心做他副將做他門徒的決意裏面，經歷到一種感覺上的樂趣。等到愛而茜帶着天上神人一樣의 慈善意味，托着一盤，在樓梯上出現的時候，花愛蘭捉住丈夫的手臂，引到後屋裏去。同時昂起頭來，微微擺動身體，對愛而茜斜看，好像說：『我是他的奴隸，但是我有他，除掉我，他不屬於什麼女子。』

她厲聲說：『愛而茜，你最好把末了一批書再搬下來。歐爾福華特先生以爲應當留在原處。』土耳其王不容爭辯的聖旨，由他首相頒布。

『是，夫人。』

她叫他在書案坐椅坐下，當她將茶分配給他的時候，她圍繞着他飄舞，好像整羣的鴿子。

他帶着可愛的灑落樣子說：『讓我想一想。你昨天花用的那一鎊錢，你有賬單給我沒有。』

在外面倫敦正在從星期日早晨的昏夢醒過來。但是在封閉的房子裡面倫敦等於不存在。這是蜜月的終結；或者要是諸位更情願，他們的一生是一個長蜜月。

食夫角財

186

第三卷

第一章 清早

每天早上把生命的氣吹進死的有暮氣的房子去，叫房子復活，從暗的不反應的無意義的像死的深獄，再變爲人的住宅，總是愛而蓄。天亮亦幫助一點，可是主要的動原還是愛而蓄。

在禮拜一這天早上，她起來比較一星期中間其餘的日子早，還在黎明以前。她心中憂鬱，惟有睡的時候才離開她。可是有忍耐力而無慈悲心的等她醒，她醒，憂鬱亦跟着回來。除掉有許多身體受苦的人，有許多受挫折而犧牲的人以外，沒有多少人知道心身兩方面痛苦，能够表現的兇狠而永遠的耐久性。但是愛而蓄的憂鬱因爲有希望，正在減輕。倅郎走後已經將近一年。她已經發明一種純粹由迷信而來幾乎成爲信條的意思，說在他不見的那一天週年，他要重現。這意思雖然帶着光芒穿過她的愁懷，絲毫沒有根據；同時亦使她驚恐，

怕證明意思是假的。假如証明是假，她的憂鬱就要和墳墓一樣把她包在裡面。

她把窗簾捲起來穿衣服；三分鐘就穿好；她又把窗格支開向着含霜的空氣，點起蠟燭，下樓到洗澡房裏去。在她去的時候，房子似乎跟着她脚步恢復生命。洗澡房裏祇有歐爾福華特的保險櫃放在窗戶下面，一匹晾衣馬，一條晾衣繩，從窗戶牽連到門，還有橘子箱和長圓形電鍍澡盆，就在浴池裡面。這一星期要洗的衣服在橘子箱裏，在長圓澡盆裏。沒有大件頭——沒有炕單，沒有桌毯，祇有個人用的棉織衣裝，（包括亨利的灰色佛蘭絨襯衫一件，和兩條領子，）幾塊毛巾，帷裙，布料，和兩個枕套。愛而茜滿心害怕，點起那古式而有炸裂性的斷續無定的熱水泉，喊一聲『嘎！』衝到窗子那兒去。因為她忘了先把窗子開好那種小心，把所有棉織衣裝幾乎全放在大浴盆裏，離開澡房，帶着第二聲『嘎！』回來把忘記理會的蠟燭吹滅。這時候天光半亮了。

在第一層樓歐爾福華特叫做餐室愛而茜叫做會客室的前屋裏，愛而茜剛把兩個窗簾捲起，所有東西都豁然顯露。大桌子的一半堆着幾尺高的書，那一半蓋着就用處講剛剛

嫌小的一塊玻璃。愛而茜先揮去玻璃上的灰塵，等屋子弄乾淨了，再揮一回收拾屋子不是長久的工程；她在裏面盤旋往返，如同快車一樣。等她把兩扇窗中間的一扇打開，搖動揮帚時候，太陽已經照到聖蓋特魯教堂尖塔頂上，大福工作場已經下鎖，電車貨車亦在金絲格羅士路上轉動。

當她不守規矩的在窗子口流連十秒鐘而不進行工作的時候，愛而茜心上想，這是十月裏華美的早晨。她享用新鮮冷峭吹過雷西曼台塔的空氣。良心刺激她，關上窗戶。從邊櫃裏拿出杯盤刀叉來，她快快的在玻璃上擺兩個人的早飯。客座現在儘管不生煤氣火，亦有人氣了。她瞟過眼去看一看鐘，同格林維區的鐘註一樣準確，但是有一種在她要鐘走快偏要延挨的不可思議而令人爲難的習慣。愛而茜匆匆走回浴室，路過臥室，在門上敲一下。浴室暖 and 得可愛。她捲起緊袖，繫上一條粗帷裙，把長圓盥盆推到從燒沸溫泉放出來的蒸汽水小流下面。他一心專注於她偉大的終身工作，籌思如何把工作的各部分分配在幾乎容不下的時間以內。她有真正忠誠人的篤信，假使她在工作中的理想不能達到，有很嚴重的事，

有不幸影響全世界的事，就會發生。當她彎在盆中棉織衣上面的時候，她對自己哼一聲『皇帝萬歲。』

在弄暗了的臥室裏，花愛蘭在床上從她的一邊靠過去，把嘴唇放在亨利嘴唇上，作一個長久急切愛戀的接吻，覺得他飽滿而懶惰的嘴唇向上回應的壓力。這兩個人在一塊，快活到人生可怕的危險所允許的地步。永不鬪口，永無異議。

她呢喃的說：『你怎麼樣。』

『我很好，花。』

『你就要有忙碌的一天。』

『是。總算忙碌。我很好。』

『親愛的，我要你替我作一件事，叫我歡喜。我知道你願意做的。』

『我料想我會做。』

『我要你在起身以前吃一頓好早飯。我不喜歡這意思，說是你——』

『哦，那個！』他疏忽的插口道，『我要多少我總吃多少。又沒有多大的毛病。』

『沒有。自然沒有。但是我不喜歡——』

他又插嘴道：『我說，禮拜六我把我灰色褲子的坐處扯破了。我願意你補一補，現在就補。無論如何不會看得出來。你一兩分鐘能做好的。』

『你從沒有告訴過我。』

實際上非到不得已時候他難得告訴她什麼事。而他的讓事情滑下去的奇特習慣，毫沒有受到婚姻的影響。她的臉還靠着他的。

她又說：『你從沒有告訴過我。』然後她起身在睡衣上加一件斗篷。

她在窗戶近旁查看褲子，喊道：『噫！我現在萬不能修補。要花我一早晨工夫。你祇好把藍褲子穿上。』

『穿藍褲子到拍賣場去嗎。不，我不能做那件事。你辦得了的。』

『但是你有七條褲子呢。六條完全新的。』

好多年前他投機躉買了許多套恰好合他身量的藍褲褂，價錢極賤，是彷彿只費了一篇歌詞。照目前用衣服的速度，有幾套還會全沒穿上身傳給他後人呢。還有一包法蘭絨襯衫，他亦是廉價買來留着不穿的。換一面講，襪子又貴又容易破，叫他擔許多心。

他和順的堅持道：『我想不穿藍的，太好，那些藍的太好。』

『好罷，我在床上修補罷，』花愛蘭說，高高興興的讓步。『晚上一定下過霜了。』

她拿着褲子和縫紉用具回到床上，點起蠟燭，免掉電燈的浪費。她剛做完，歐爾福華特起身把窗簾扯上去。

他手指洋蠟說：『我想你用不着那個。』

她表示同意道：『你說的對，我用不着，』說完，就將蠟吹滅。

歐爾福華特帶着情熱說道：『你是超等的縫衣女，我喜歡看你做。』

花愛蘭笑起來，受了奉承，覺得歡喜。簡直的人，有一個樣子，在很近快樂根株的地方過活；雖然不穩當。

註一 格林維區的鐘 格林維區是倫敦市區，有大文鐘，其鐘特別準確。

第二章 早餐後

碰巧花愛蘭下樓，剛剛在第一次郵信送到以後，亨利來到以前。禮拜一早上她到店裏比較別的日子總晚一點，因為那一天她自己預備早飯，還親自照管旁的他所謂小事情。亨利早已進了店舖，因為所有的窗簾都已經扯上去，書櫃裡亦添補到滿，但是收信還嫌早。她看到店裡污穢積聚，慢是很慢，可是無法抵抗的。雖然兩位女子把店面一部一部的收拾，實在是有一種最規矩的分期，把全所房子收拾。可是她們不能把全部平面收拾到足夠抵制灰塵不斷堆積的速度。比如她們對於房頂上的積穢，沒有法子對付，掃房頂呢，把情形弄得更壞。不過在亨利眼光裏，店裏和結婚晚上一樣乾淨，她對這店滿意和那時一樣；夫人惋惜，他不贊成。不錯，沒有人能否認店的內容還比她來以前乾淨些。況且無論如何，他決不能容受第二度雷氣掃刷，連帶不近情的高價。他知道自己忍受苦痛能力的限制。

花愛蘭開門上的鎖，把早晨放進來，如同飲了藥劑，周身發抖。開店門這一件事，雖然她

把牛奶提起來，就立刻關上，開的時候極短，但是這一開似乎是在愛而茜兩點多鐘以前開始的程序中間，又標明一段，非但讓早晨進來，而且讓每日照樣的習慣進來，把夜間魔力破了。她把地上的信封收在一起，注意有一封貼着半分郵票，她立刻偷偷拆開——是，這是秋季的煤氣賬，一年中應當是最少的一季。偏偏不是。她譯出可怕的總數，感動她，好像被人告了罪狀，好像被人彈劾她叛逆。她覺得有罪，可是她亦已經盡力把煤氣賬壓低。亨利要說什麼。她不敢讓他看見賬單……過幾天電燈賬就要跟着來。不用疑心，愛而茜是浪費的。這些下人都是一樣的，就是愛而茜，亦不是例外。

那時亨利一顛一拐的走下樓梯來。花愛蘭連賬單連信封都塞在護胸帷裙口袋內。

她拿起小牛奶筒，向前迎上去，說：『信在這裏。請你拿自來火點一點爐子好不好。我晚了。』

她繼續向樓梯走去。他止住她道：『我們今天一定用不着爐子。我們還沒有要用過呢。看來今天是晴和的日子。』

她一禮拜以前就把火爐裏柴煤安頓好，憑她洞察人性的能力看到預備好的爐子，就算一半點着了。

她笑道：『那樣說法，在你自然很好，』用魔鬼欺人的手段，把心中的不安逸，藏在多情諧謔的表現之下。『你就要出去，我是要看店的。』

他碰了釘子。

『不用說，你以後會明白。無論怎樣，我現在總不點火。你以後會明白。』接着他又客氣的找補一句：『自然，你必須自己斟酌，我親愛的人，』有斟酌，公道到精美的程度。

花愛蘭上樓時候，趁便向浴室裏張望，叫道：『愛而達，你實在要那爐圈一竟開足火嗎。』話音中有心虛的怒意。

『夫人，怎麼說——』

『我不曉得你主人看見剛送來的煤氣賬時候要怎麼說。我實在不知道。我不敢給他看。』她帶着警告的神氣，把彈劾案取出。

『不過，夫人，我一定得把水燒熱啊。』

『是，我知道。但是要請你儘你力量小心。』

『說到這層，夫人，我亦快完了。』愛而茜帶着戲劇神氣把爐圈的氣門關上。

沉悶的浴室就像熱帶上一處地方，熱氣還很潮濕。布衫布褲一切棉織物製衣都浸透了水，沉重的晾在繩子上。開放着的窗戶，被水汽薰到模糊。牆頭上凝結的水汽，點點滴滴淌下來。愛而茜的臉和手臂，就像沾露的甜菜根。可是在花愛蘭看來，這過度的暖熱，甚為有趣。她說：『你今早沒有喝茶，』所以說這句話，因為她已經看見在她到廚房以前沒有人進去過。

『夫人，我沒有喝。實在無辦法。假使禮拜一早上我要把工作做完，就不能浪費時間做我的茶。所有道理，都在這裡，夫人。』

愛而茜額部繃起，似乎確實在那兒責備女主人想引誘她到德行軌道外面去。在那所房子裏主僕的比照，就僕人一方面說，早已遠過做買賣的平面。主人一年付二十鎊；僕人拿

她的生命才能精力都交給主人；交出來還有熱情，沒有明的或暗的保留，沒有理由，高尚的交出。

當花愛蘭上樓到廚房去要把早飯預備好的時候，咕嚕道：『這是她的事情。這是她的事情。假使她情願在禮拜一早晨餓着肚子做兩點鐘事，我沒有法子。』接着轉了一個小小的慚愧念頭：『可以省煤氣。』

早飯盤預備好的時候，她把藍帷裙脫下來。到臥室門口，把盤放在地上，進走臥室去，穿上那天早上已經照着臥床縫衣女師的樣子穿過的大斗篷。在拿起飯盤以前，她先叫愛而茜。

『愛而茜，你的早飯都替你預備好了。』

歐爾福華特此時正在飯廳桌子那裏等她。他身穿大衣。照這樣子，由他的慫恿，他們在寒冷的早上，證明他們能够不理會壟斷煤商及罷業煤工的橫征暴斂。

亨利看見托盤裏有一樣非常的東西，巧裝冷漠的樣子，問道：『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煮雞蛋。為你預備的。』

『可是我不要吃雞蛋。我從不吃。』

她帶笑哄勸道：『不過我要你吃這一個。』

沒有用處，她要求太多。他不肯吃。

『你要不吃，就糟塌掉了。』

亦許要糟塌掉；但他不是糟塌雞蛋的人。他安閒吃他的麪包和人造牛油，喝他的茶。

『亨利，我真以為你太對不起人。你現在看看消瘦下去。』她用半斷半續的聲音抗議，

又帶着更多情感，膽大無畏的接上：『我簡要知道東西不吃够的丈夫，要他有什麼用。』

可怕的靜默。焦雷似乎圍着地平線殷殷威嚇；造物本身亦畏縮。亨利的臉微轉紅色，拉他的鬚子，跟着他用閒靜和順，安慰，甘甜，不屈的聲音說：『直到三十歲為止，祇管儘量吃。三十歲以後，想吃多少吃多少。五十歲以後，你能拿多少來對付，就吃多少。』

『但是你還不到五十歲呢。』

『不到。但是我想吃多少吃多少。惟有我可以斷定我想吃多少。我們都不相同。我的身體十分好，沒有病。』

『你瘦一點了。』

『本來我正長胖。』

『我情願你胖一點，——比較喜歡得多。男子胖是好記號。』

『嗜好問題，』他說，眼睛帶着滑稽親愛的神氣看她。

她熱烈的喊道：『嘎海利！註你是怪人。』然後她也笑了。

風雨業已消散，祇留在花愛蘭的心上。她由性覺，由直觀，無貳無疑的知道亨利自刻，爲的是節減家用。雖然依照原約，她由自己收入擔任一半，還要如此；實情是亨利守護她的入款，亦和他守護自己的一樣。她想到將來，不寒而慄。她心中讓步，爲的是安全，爲的是寬慰；她信託她的希望就在她性格中超出尋常的力量裏面。

歐爾福華特吃得少，可是他難得匆忙吃一頓飯。早餐時候他喝好幾杯茶，後一杯比前

一杯漸淡漸涼，喝每一杯要留連些時候。他亦不懶做事，亦不負良心。所有能提出來作爲他罪名的，就是閒逸迂緩，和不願開始兩件。再要緊亦不能叫他快。因爲他認真相信一定做得了，不會失誤。照常例講，他的信心證明是有理的。她確實能安全通過；即使不通過，似乎亦沒有嚴重的結果。他喜歡剔牙齒，就是在不像樣的一頓飯以後，亦要剔。飯桌上各種雅飾，有一件是裝着牙杆的酒杯；是他從用殘的自來火削成的。他常常會安靜廻想的剔牙，讓火車不帶他而過去，讓廉價機會錯過。花愛蘭受到本分及願望兩樣的驅使，常常會同他在一桌上共飯，耐心等他終究振作起來，下一個大決心，離開飯桌去做別的事情。但是因爲她從來不在衆人——所謂衆人就是他——面前剔牙，她有時亦顯然有不安的樣子。今天早上可沒有。沒有，今天早上她連這句話都不說：『我知道你從來不晚的，但是——』

等他們到店裏，愛而蕾早飯吃過，帷裙換過。已經正式開了店，把書架搬到外面窗子前面去。此處應當提到，現在書架裝滿書，一個人能搬動，容易搬動。因爲聰明絕頂的花愛蘭已經想到主意，把一張舊椅子的輪腳拿下來，轉在書架的兩腳上。所以你祇要提起書架一頭，

他在地上自由滾動，如同小孩推車一樣平穩。你不要藐視人腦子這一類的成績。這樣成績，在梯梯雷西曼公司的家務史裏，合成重要的事。由這一件叫花愛蘭滿心得意，叫亨利滿心矜誇，愛而齒滿心佩服。愛而齒搬運書架，沒有一次不看着計畫的聰明有效而欣喜。

花愛蘭不管寒冷，已經把斗篷卸下。在店裡不問溫度高低，她決不能穿斗篷，因為假使穿上，就是明白告訴店裏頭冷。她亦不願意發命令生火，亦不願意趁主人出外辦事時候叫人生火；在早飯時候經過抑制的一幕以後，她做事一定要細緻。況且她心上還籌畫一隻危險而忘命的棋子。假使她利用亨利的全權委任，在爐子上用她自己的裁斷，那末這隻棋子就沾了成見。所以她這一天帶着幫愛而齒打掃整理店面，得到暖氣。工作做得快。客人現在可以進來，不至丟辦事人的醜。從愛而齒在黎明前起來，改夜為日以後，彷彿過了一世。看看店裏的情形沒有人能夠猜想說店裏人曾經攢進被窩睡過，或者說一個小牛奶罐最近曾在上了鎖的門腳下蹲着。每天禮節的不可思議的魔術，男女教士都沒有覺察得到。

歐爾福華特在辦公室裏正在寫一張長賬單的末尾。古舊打字機排表不滿意，所以他

不能用來開賬單。他帶着新眼鏡，是花愛蘭對於他惟一勝利的紀念品。不錯，她是被逼才送他眼鏡做禮物的；但是他到底戴着。

他叫她道：『我的親愛，』聲音似乎低小，她手裏拿着揮帚，趕快跑過去。『這是給鮑爾照的賬，一百四十八鎊十八先令。』他用一點舊吸墨紙印在賬單上。這紙潑開墨水，比吸收墨水還多。『印花在這兒。我沒有粘上去，惟恐有什麼阻礙。我問他付現錢介意不介意。自然他是買賣做得很大的人。但是和這些紐約人交易，你從來拿不定有什麼枝節。而且他明天就動身，以前我亦沒有同他做過往來。他說他一點不介意。』

花愛蘭說：『我料想他不介意罷，哼！』說雖如此說，可是她深知道主人要現錢，不是爲的不相信鮑爾照，但是爲的他對於現錢有強烈的偏好；看見一張支票，不能喚醒亨利的意思。

亨利指着書棹前面兩隻滿載的裝貨箱說：『都預備好了。』

『但是我們要不要把箱子釘起來，或是用什麼法子。』

『我沒有把箱扣牢。亦許他要照單點貨呢。』

『是』花愛蘭表示同意。但是她深知店主沒有扣牢，爲的是他老攔下不扣，直到太晚要扣亦來不及了。

『他就拿汽車來搬運；亦許要把書和他買的別樣東西重裝在一起。我聽見他前三禮拜在倫敦買了價值二萬鎊的貨。』

『時了不得！』

『還有，你可以把錢收在你的保險櫃裏，等我回來，再交給我。』

亨利站起來，從祖父鐘頂球上拿下帽子來，扣上大衣。他是到法多巷慶培所有歷史遺留的賣貨房裏看拍賣書籍去。他不參預拍賣已有多多年，因爲他一天大半不能離開店裏，祇好短時間到白教堂街及岸溝街破舊的轉賣人那裏去看看，或是收受不速之客送到他這裏來賣的包裹，就心足了。他總買得便宜，要就不買；但是他亦賣得便宜，很難得有例外。假使他祇用兩先零檢到一本值一鎊錢的初版書，他就賣五先零。所以他已經得到價廉的名聲。

他是够精明的，比大半人精明，總預備拿錢換貨。實在講，他的趨勢是過分收貨，把店房填到過度。花愛蘭愛乾淨愛秩序的天性，已經同這趨勢相鬪。趨勢的危險，他亦坦然承認。已經在買的一面上，停止了動作的機關。樓梯上不再有身穿擋灰紙衣有英雄氣概而完美的女兒來煩累。除去店面和辦公室外，所有散布地上的書，都一掃而空。有幾百本書，在有計算而可佩服的紛亂之中，還累着下層地面及樓梯靠底下的階級，用意就是結婚的明天主人對他夫人所解說的。存貨有點減低了，店主帶着他夫人完滿的鼓勵到幾處拍賣場去。他誠然是專制的人，可是那裏去找能逃出勢力的專制人。

花愛蘭呢喃道：『務必保重，親愛的。假使你到那愛皮西店^註裏去，務必定點冷牛肉。你就錯掉幾批書，有什麼要緊。』

『看情形罷。』

他們在店門分手，所用是生硬而高興的不關心的聲調。所以用這聲調，爲的是辦事地方的規矩，完全假的。亨利要夫人替他擔心，花愛蘭的心，爲憂懼所壓，覺得沉重。她看到自己

處於愈過愈可怕的境地，束手無策。

註一 海利 卽亨利之簡稱

註二 愛皮西店 雜貨店

第三章 國際的

鮑爾煦來到店裏的時候，花愛蘭正在招呼另外一個買主，不理他。直等她把第一個客人——亦是書業裏的人——打發走。照花愛蘭的條律，在開店人的眼光裡，所有顧客都是一樣。第一個顧客雖然污穢襤褸，肩膀上揹着一個異色手織布袋，預備裝他所買的東西，花愛蘭却不能讓她的法規放鬆一點。可是她一面冷待，一面考量鮑爾煦。從前他來的時候，他祇瞥見過一次，如電光閃過，就覺得他面貌像亨利。今日再見，知道印象不錯。年紀身材都差不多；有同樣的尖鬍子，同樣的溫和神態；還有他的一套衣服，種類顏色，都和亨利在禮拜日穿的一樣。但是何等不同呀！鮑爾煦的衣服有一個瘦腰。那花愛蘭可不喜歡。她不知道衣服是在倫敦做的，就把那腰歸罪於紐約退化的怪僻。她亦不喜歡吊住鮑爾煦夾鼻眼鏡帶子過分的寬，她亦不喜歡柳條襯衫膽大露出——除掉花愛蘭及愛而替以外，沒有人看見過歐爾福華特襯衫的袖口，胸口更不必說——亦不喜歡領帶的雅致的小心研究的凸出的

曲線。總而言之，鮑爾照完全配不上花愛蘭心中理想的商業家。

她終究轉過來向他，當他滿心要問話各處閒走的時候，用一個不預備在商業事件上吃眼前虧的多疑女子的生冷假和氣而可怕的一啖招呼他。這可全不是糖食店裡和藹近人的花愛蘭了。所以變到這樣。就是因為她有丈夫要保護。鮑爾照的身分及大買賣，加上他是從紐約來的，叫她心虛。花愛蘭對於外國人有固定不仁慈的意思，說來叫人惋惜。鮑爾照很有禮貌的領受她的招呼，毫無俯就的神氣。

他說：『歐爾福華特夫人，我叫鮑爾照。（爲什麼他那樣確定她就是歐爾福華特夫人。）』她假笑低聲說：『是的，我猜你是爲取書來的，是不是。』就她的口音聽來，彷彿亦還有爲煤氣或爲天氣而來的可能性。』

『是。這些書是不是已經都預備好船運。』所說船運是什麼意思。就是預備好拿走，預備運送。

她泛泛的點頭。

鮑爾煦說：「不用疑心，那是裝書的箱子。」他指着辦事室，不等邀請，就走進去了。花愛蘭粗聲的笑，一面跟他進去，說道：「照規矩外人不許進這裏來的。」他查驗箱子的裝裹，彷彿不甚關心，然後轉向書架，整一整他的夾鼻眼鏡。

「歐爾福華特先生把賬單留下了。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對一對書。」

鮑爾煦似乎是不多說話的人。再一分鐘他已經用銀行鈔票和庫券把錢付了。花愛蘭數一數，暫時鎖在書桌的一個抽屜裏。所奇怪的就是這一件可以免除顧慮的事，沒有讓她的態度軟化。

她正在預備收據，鮑爾煦問道：「我可以上樓去稍為探望嗎？」

顯然可見亨利亦照他有時對於別的客人一樣，在花愛蘭不在家時候，許鮑爾煦在房子裏自由參觀。房子裏書還是滿的，自由考究於買賣上確有好處；但是女主花愛蘭反對自由考究。

她說：「我怕現在不能同你上樓，店裏只剩我一個人。」

『我很明白。』鮑爾煦受拒，態度閑雅，轉身向書架，再轉身向地上的書。

賬單已經簽收，花愛蘭向鮑爾煦的方向咳嗽，他不理會。接着兩位青年女子走進店裏來，花愛蘭決計去招待她們，借此懲罰鮑爾煦。她們要七辨士一本的書。店裏沒有，花愛蘭至少和他們費了五分鐘，賣掉一本沾污的『代罪羊』^{一註}賺了一辨士。她沒有表現焦急，買賣做成以後，還接着閒談。同她們分手，似乎有流連不去的痛苦。鮑爾煦拿着一本書，似乎急切的問道：『這要多少錢。』他已經走進店裏來了。

書是一本勞封丹納^{二註}故事，十八世紀荷蘭的八開^{三註}插圖版本。花愛蘭看着書查閱。她不知道書是什麼書。但是亨利已經告訴過她幾條通用原則：比如一千六百年以前印的書『值錢』，一千七百年以前所印的詩值錢，一千八百年以前所印的插畫書籍大半值錢。她亦曾經學過看羅馬記年月日的碼字。實在就知識競賽講，她已經把愛而替老遠的丟在後面，看不見了。書價用暗碼，標在前版的裏面，十先令。在愛而替代行皇權任內所有的價錢，都用明碼標定，大半是為愛而替的便利。但是在花愛蘭治權之下，明碼慢慢廢除；以為沒有用

處，而且容易妨礙花愛蘭臨時定價適合顧主神態的行動自由。

她回答道：『壹鎊。』鮑爾煦拉出庫券一張說：『請放在箱子裏。我們不爭價。現在我一定要這箱子立刻送到美國快遞公司去。費心，立刻送去。我到那兒去對單子。我有一大堆東西收羅在公司裏。這些東西今晚一定要離倫敦，一定。』

『歐爾福華特先生告訴我你要把箱子在你車子裡帶走。』

『我把箱子帶走，有這等事。聽我說，第一我是坐客雇汽車來的。第二我不能把箱子放在車子裡。而且他們在雇用車裏亦載不住。你要是送下去，我心裏高興。』

『我很抱歉，但是我看不到怎麼能送。我已經告訴過你，我這裏沒有人。』她不幫助人，鐵石性。

『歐爾福華特先生不在店裏嗎。』鮑爾煦的聲口已經因為不能忍耐開始變為粗躁。

『哦，不在！』她把如此不近情理絕不會有的事掃開。『但是我確信他以為你自己拿去。』但是她覺悟亨利有意讓她捲入困難，要免去搬送交付的費用。

『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嗎？』

『我不能確實說，或許他在慶培拍賣處。』

『照這樣說，你願意打電話同他說——』

她回答道：『我們這裏沒有電話。』

記起亨利稱呼『那些紐約人』冰冷的得意。

『既然如此，你能不能打發人到汽車行裡叫一輛篷車來，或者別的什麼。』

『惟有我自己去。』

『那末最近的汽車行在那裏。』

『我確信我不能告訴你。』

鮑爾照一面按着花愛蘭從沒聽見的意思用些字，一面衝出店去，找他零雇汽車夫說話。十分鐘他回來了。在這時間裏花愛蘭已經把箱蓋釘上。錢書都在她手裏，已經完全保持她的安靜。鮑爾照回來，在他所雇的汽車以外還加上福特篷車。他帶着汽車夫和篷車夫走。

進辦公室，吩咐他們搬運箱子。

他乾燥的向花愛蘭說：『收據，費心。』她把收據交給他，但是不露勝方對負方應有的寬恕。

鮑爾煦對他自己作道德的回想，想英國的方法。

他自問道：『爲什麼他們看見顧客就恨。』躊躇不解。又自言自語道：『我再亦不到這倒霉店裏來了。』

但是他明知第二次來還是要到這倒霉店裏來。因爲店裏有他要的東西，買不買都不在意。假使他不來就可以把店毀了，亦許他會毀了這店。但是精神方面勝過他，保障奇怪制度得勝的，就是店裡人受人咒罵的冷靜。

註一 代罪羊 按標誌在頭上安放一班人罪過的羊受罪以後仍舊放到野外去所以凡代人受過人的都叫做

代罪羊 見聖經舊約書雷物的格士
Leviticus 篇第十六章第十節

註二 勞封丹納 名基恩 J. B. 法國寓言家詩家生於一六二一年歿於一六九五

註三
八開
整張紙摺疊爲八訂成書本尺寸不一看原紙的大小而定

第四章 下午

等到下午，亨利沉默深思，跛顛回家。花愛蘭用仔細的眼光考驗他，不問什麼，把當天買賣清單交給他。這單子他總是要的，今天的十分好。在他一方面，亦不問什麼，連鮑爾煦來，他都不發一個字問話；暫時單子上人名款數，足夠滿他的查問心。（因為可憐他疲乏，花愛蘭對於鮑爾煦搬書問題上他所用的小計算，亦隻字不提。）拍賣之後，他常常坐在書桌那裏，研究那標明他已經買妥的書籍的目錄，再把詳細節目抄到一本特別書裏去。在做別事以前，他必需先做這個。花愛蘭上樓去，把他一個人丟在辦公室裏看舖子。

她上樓到廚房裏去，進行她的陰謀，過她近日開始的雙料生涯中秘密的一半。雖然就表面上講，店裏家裏逐日的常例，她改動的不過一點。可是就精神上講，那一點可算很多。而且做成這一點改動，除掉煤氣一項，幾乎沒有增加用度。從前亨利所喝的茶，總是在好幾點鐘以前趁煤氣流通的時候做好，裝在保溫瓶裡等喝。現在保溫瓶不用了，她的成績，大概由

此標明。廢除保溫瓶，在家庭裏是一件大事。（亨利後來把瓶賣了半皇冠錢。）花愛蘭要把茶擺在飯堂桌子上；她要喝新泡的茶，不肯喝保溫瓶裡收存的茶；桌子上要有盤子，麵包，人造牛油。而且想到茶——現時店門一關就擺設——是那所房子裏最後的餐飯或點心，沒有人能夠責備她按着奢侈的樣子改革。然而保溫瓶不見，家裡人個個都以為一種革命的頂尖。歐爾福華特夫人難得訴怨，難得辯論，難得抗議，而個性的力量如此！他祇拿閒靜的和順抵制她，終於讓步。改革家還以為她的勇氣和成功是奇怪的，有一種近於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她以前從沒有能夠根本上重新組織廚房部；這問題沒有法子解答。在房子初造時候，現在的辦公室是起坐室，廚房洗濯室的混合。裝設小爐台的地方，還有形迹可辨。亨利的未婚叔父已經把廚房搬到頂層樓上，再不能拿下來；又沒有別的房子可以用做廚房。但是花愛蘭已經用光亮的器具，白木頭，使那又長又窄的小屋，有點活氣。還在窗外掛一架很小的鐵絲食物籠，叫有志不遂的許多貓發怒。煤氣圈留着，祇有這一件燒煮器具。她沒有敢提議

設煤氣爐，連油爐都不敢提。至於設兩個煤氣圈，她以爲比一個亦好不了多少。有些事情她敢做，有些事情她不敢做。再舉一個例，她不敢帶一個鉛管匠進來修自來水龍頭，現在還是滴水，和從前一樣。但是廚房儘管有許多缺點，却有一個偉大的性質，就是天冷的時候，很暖和，叫人感激。花愛蘭在店裏，永不離人的冷氣裏，等了幾點鐘，現在又走進廚房去，覺得深的物質上鬆動。她站在裡面，閒靜暖和，背向窗戶。兩個女子擠滿一屋子。花愛蘭有愛而茜在面前相親近，慢慢的找到快樂，當然大半不是自覺的。愛而茜這樣年少，這樣健實，這樣和順，這樣誠實，這樣安靜。她在方法上亦許不乾淨，她亦許容易忘記，可是花愛蘭對於她儘够滿意的。她們互相猜疑，以爲對方欺僞變詐，就愛而茜的口味說，花愛蘭在要達什麼目的時候嫌太甜；但是她們對於亨利幸福共有的忠心，把二人拉在一起，與疑忌推開她們足夠一樣快。

花愛蘭問道：『那好嗎？』她手指着停放在煤氣圈上傳出好氣味最初信息的光亮怪異的機件。這一件機括，在愛而茜經驗中間是新的，她看着有點懷疑，在花愛蘭雙料生活中，却是重要的一項。她用自己的錢買的，非但在亨利照例希望她交付的家用賬上沒有，連提

都沒有出。亨利現在難得或者永遠不進廚房了，似乎有點覺得女人不歡迎男人在廚房裏。愛而茜高興而仁慈的回答道：『哦，好，夫人。』她還沒看出機括的作用。她知道裏面分為兩格，一格在上面，一格在下面，但是儘管解釋給她聽，她還不明白為什麼要那樣分法。

花愛蘭想：『這何等的好，何等暖和，愛而茜是怎樣能安慰人，亨利是何等可親愛。我今天晚上可以叫他從我的意思，叫他從我的意思，就能叫我們更快樂些。我相信我們很快樂，比大半人快樂得多。件件東西這樣的穩定，還有許多財產可以備緊急時候用。這地方真可愛，真暖和啊。何等可愛的氣味啊。——我希望他不要聞到氣息，等我預備好了再聞到。』他看一看門是關着，窗戶是微開着。

花愛蘭的念頭如此走動。然後她彷彿碰巧看見有一樣什麼東西的細點，從機括的下邊飛開，落在攔煤氣圈的木架上。接着又一細點；又一細點。她暫時給魔力縛住。

她喊道：『愛而茜』驚愕而毫無顧忌，把機括一下子打下爐圈來。

『怎麼，夫人。』

『你沒有在下面攔水，鉀藥化了。你把機括毀了，你把機括毀了。我想不出來一個女孩子會這樣蠢，這樣蠢。經過我種種煩惱告訴你，不，我想不到。』

她的確想不到，她知道愛而茜蠢。兩天工夫關於店裏的東西花愛蘭已經學到的知識，比愛而茜以前所學的或以後所能學的更多。她知道愛而茜保守，堅持不改她的特別樣子，反對新知識。但是她沒有猜到，就是愛而茜，會蠢到不在機件下層攔水，就放在點着的煤氣圈上面那種程度。這種現象，不是她所能解悟的。

愛而茜繃眉鬱悶，走近鬧禍的地方。花愛蘭喊道：『站開些，務必。我必須叫人修理。現在我不能照我願意燒這東西。又要完全從新起頭。你主人回來倦到極點，而你所能辦到的不過如此。』

愛而茜雖然良心上受到很利害的打擊，可是她以為這些新花樣沒有價值那層意見，却證實了。用的時候，你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她終究開口破寂道：『夫人，我願意擔任修理費。』

『是的，想起來你亦應該擔任修理費啊，我的小女孩。你必須擔任，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不過要是讓你主人知道這樣隨便糟塌，他要說什麼話？』說完，她就進行救難的碎心工作。

『拿那隻茶船遞過來，快！』

愛而茜拿茶船遞過去。花愛蘭瞪眼看茶船，忽然念頭一動不接過來。

『那雞子你做什麼用了。』

『什麼雞子，夫人。』

『你知道什麼雞子。今天早上你主人不能吃的那一個。我擺在茶船裏的，我確信擺在裏面的。』

花愛蘭注目看着愛而茜，神情令人生畏。愛而茜兩眼低垂，雙唇下墜，面上變嫣紅色。

『你擺在鐵絲籠裏去沒有。』不答應。『你的意思，不是說你把雞子吃了。』

『說到這層，夫人，雞子始終在那裏。今天下午我覺得精神那樣沉悶，不知道想什麼。』

『愛而茜，你主人總說你貪。我猜想你還要說我餓壞你呢。我猜想你還要說我不給你

吃够呢。」

花愛蘭忽然落淚，自己覺得奇怪慚愧。她近來比較那年開始時候，不那樣快樂，不那樣活潑，而更心虛。她要雞子，並不是爲自己需要。但是她想把雞子溫一溫，在亨利吃愛而茜幾乎毀掉的菜時候，吃雞子陪他。現在愛而茜饕餮的把雞子吞了。沒有人能懂這些下人。他們亦許很忠心，這樣好那樣好的，但是總有一點東西——總有一點東西。是她公然哭，她折服了壓低了。愛而茜呢，看見高傲臨人的精神，被事態折服，亦軟化而灑同情淚點。她們兩人在狹窄溫暖的小屋裏，在悲劇裏，相離很近。一個是臉有皺紋，苗條而成熟的中年婦，一個是健實有力而坦白的守寡妙齡女，互相比照，兩人都覺得感動。夜色蒼茫中，煤火爐格外亮。

愛而茜亦不想毀損的機括，亦不想雞蛋。她最不合論理的哭，因爲她永久的悲憂，亦因爲她每夜翻看的情郎舊信，老是放開疊起，在摺痕那裏，已經破開來了。她貪，由她不小心而發生的意外，以及歐爾福華特夫人忽然不能支持，已經不可思議的增加她無窮的悲愁，消滅她在俵郎不見後週年重來故土的雖然愚蠢却是多情的奇望。

第五章 茶點

茶晚了；就茶講，實在很晚了。^{一註}但是歐爾福華特在樓下辦公室裡沒有表示飢餓，連焦急的痕跡都沒有。他還等人叫，叫了以後，他亦沒有爽快答應。夫婦兩人，他穿大衣，她穿斗篷，在不生火的屋子裏，靠着玻璃蓋面的桌子各自佔了坐位。茶壺在那裏，麵包和人造牛油在那裏，樣樣都似乎同平時一樣。除掉一點，就是爲歐爾福華特設一副刀叉，爲花愛蘭亦設一副。就事實講，茶桌子上出現刀叉，在歐爾福華特婚姻史上最非常的現象。花愛蘭注意到這一層；表面上高興安靜，骨子裏實在很心虛很煩擾。況且早飯以後，她已經受過絞腦的嚴重試驗。所以她焦心的注意亨利對於刀叉的反應。但是她看不出什麼反應，除非他似乎過分考查飯桌不蓋玻璃的半段上高高堆積的書，可以解釋做反應。

簾子拉下來，幔子拉攏來；煤火就算不點，電流確在燃燒；爐台儘管黑，屋子裡有一點或半點家庭安適的神氣。花愛蘭倒茶，事情簡單，因爲完全沒有糖。

花愛蘭咕嚕，好像自言自語：『來來！』神氣煩躁，亨利向她看。此時愛而茜進來。

花愛蘭說：『愛而茜來。上前來。你剛纔做什麼事。』

她說這句話，一半是對歐爾福華特證明，假使他擬想她心上注念他到兩辨士程度，註或者擬想她因為愛而茜所拿的盤子上蓋盤子非常而怕，或者擬想她不完全是自己的女主人；假使他擬想這三件中間不論那一件，他就錯了。

但是花愛蘭本來想驚嚇亨利，自己倒很受驚。愛而茜戴一頂帽子。她從不戴帽子。看見她戴起一頂來，認真叫人煩擾。如同在倫敦再偏西一帶地方，不可信的不能有的看見下人不戴帽子一樣。一句話，叫人震動。花愛蘭完全莫明其妙。這小女兒她在什麼地方弄到這頂帽子。憑着識見講，為什麼在無數日子裏，要挑這一晚家庭生活的幸福在刀口上危險擺動時候來出彩？花愛蘭不知道愛而茜在結婚以前已經買好帽子，就是沒有膽量戴上頭。花愛蘭亦不知道愛而茜現在戴上帽子作為一種懺悔的標誌，同時叫十分非常的茶點加上嚴肅，加上重要。愛而茜有戲劇的性覺沒有疑心，但是這一次表現不合時。

花愛蘭說：『放在這兒，放在這兒。』手指着她自己刀叉的中間，在愛而菡向主人走去的時候，叫她驟然停下來，身體一震。

愛而菡走了，花愛蘭把下面盤子裏的內容宣布出來，表明鼻子假定盤子裏裝着牛肉排是不錯。牛肉是煮的。很引人，很勾人，滿藏滋養料。隨便什麼人總以為抵當不住的。花愛蘭起身把盤子放在亨利面前，亨利不做聲。她就彎在他上面，拿他的刀叉從肉排上切下一小角。

她親熱的低語道：『你要拿這塊肉給你瘦小的夫人，說完，吻他一下，拿着那一塊重新坐下，馬上動手就吃。起來又說：『很嫩，』假做樣子，彷彿牛肉排在雷西曼台塔吃茶的歷史裏，完全是平常事情。不特別，不會叫人透不過氣來。

亨利和藹的說：『我想我吃不下什麼。』

花愛蘭照吃早飯時候的樣子巧言哄騙道：『你吃，叫我心上歡喜。』她用自己能够支配的不少女性迷惑力，改變了嗓音。

亨利說：『我實在不餓。』

『你不開始吃你的，我不吃完我的。』嗓音又變。

她等他開始。他不開始。亨利所重的不是不愛牛排，但是因為家事策略上的原因，他絕對堅執不吃。吃茶還要肉，什麼癡狂的意思！這女人頭腦子裡有新念頭了。他看着那塊牛肉覺得有銳利的楔口。覺得時會緊要。他娶親差不多一年，知道女人的性情。所以現在他還是安安靜靜吃他的麪包和人造牛油。

她警告道：『亨利！』

他說：『我已經得了不消化病了。』

這樣一句簡單的話，說是會造成緊急局面，就算奇怪；但是真造成了。

花愛蘭厲聲喊道：『是的，對，』有刮磨的聲音。『那才不錯。告訴我你有不消化病。你永遠沒有不消化病，你永遠沒有有過不消化病。你很清楚知道這是推托的話。你以為不論什麼推托的話對於你的女人都够好的。她祇是一個瞎眼的蠢才。祇要你說，你女人什麼都相信。』

你女人的萬能上帝，你不是嗎。」

正如坐海船的人，在完全清朗溫和的天色裏享受快樂，往下面一走回到甲板上來，亦許發覺整個天頂從這邊到那邊，被虛無中奧妙造出來的暗黑威嚇的雲所遮蔽。亨利亦發覺他婚姻生活頃刻間可怕的變了相。從前處處都好；現在處處都不好。麪包和人造牛油釘在喉嚨裏，不得下去。花愛蘭注目呆視她的盤子，形容盡變。亨利在她臉上看出花愛蘭許多時候以前一定做過的不講理的女學生。他第一次領悟她的活潑精神，好動力量，還有另外兇惡的一面。他覺得自己在可怕的危險之中；本來是勇敢人，亦像一班遇到危險的勇敢人，他怕。

花愛蘭冷酷的接着說：「我受人待得好！我所想念的祇有你。我所要的祇是你的快樂，看看我！我總是受人阻止。祇要你做每一件你要做的事，我亦做每一件你要做的事，就沒有問題。但是假使我提什麼事，看你的樣子！我不得不穿斗篷吃飯，因為你吝惜，不讓我有一點火！並不是我樣樣不付我的一份啊。我付我的一份，沒有錯。還要多，你留心叫我多付，靠得住

的。但是我每天還得着涼，可以致死的涼，想必是因爲窮。噯，是的！我們在這世裏連一個祝福錢都沒有。

亨利摸索衣袋，一聲不響離開了屋子。花愛蘭一個人忙着喂她惱怒的怨恨。她盛怒，知道自已盛怒，而她的盛怒，在她是可愛的。她什麼都不在心上，祇要盛怒。預備拿她一切可有的未來的快樂同她丈夫未來的快樂，都拿來做一怒的代價。亨利帶着火柴匣回來，把煤氣火點着。

還是一句話沒有。除掉燃燒的煤氣撲落撲落的聲音以外，沒有聲息。花愛蘭憤怒跳起，衝到爐子那裏去，用熱烈惡狠的動作，把火弄滅。

『不！我以前不能有火，我現在不要火。』她把斗篷脫下，丟在地上。『假使我應該冷，我就冷。我在這店裏已經整天周身發抖。爲什麼。請問有幾個女人肯做。我罷咒，在你這心愛可怖的喀勞肯威爾地方，沒有第二個。你是倫敦頂鄙吝的人，當心不要弄錯了。你以爲我看不透你，看不透你推托的話，『哈！』這時候她開始在屋子裏走上走下。我是奴隸，亦同愛而替

是奴隸一樣。比愛而茜更利害。她還有半天休息啊。我呢，什麼時候能休息。成日成夜！成夜！成夜！愛情嗎。你才知道得多呢！白天冷晚上冷！現在你明白了。我常常告訴你，可是我不告訴，因為我以為向前努力是我的本分。況且我亦不願意叫你煩惱。到了現在，我要叫你煩惱了！

：你爲什麼不肯吃牛排。我告訴你。就因爲我請你吃。」

亨利呢喃道：「你曉得那有點不公道。」

「不公道，是嗎。不公道嗎。給你用，真是漂亮的字。那末我曉得不公道，我曉得嗎。我正在不公道，是嗎。」她正對着他看。眼睛對他冒火，又嚴重的說：「亨利，照你這樣繼續下去，你應當自己覺得慚愧。你想愛而茜心上想什麼。所奇怪的是她還在這兒。假使她離開我們，到外面去張口說話，你應當自己覺得慚愧。」

她仍舊落在椅子裏高聲嗚咽。就使愛而茜聽見，有什麼關係呢。在盛怒中間，她已經把事實都變了話，由此給事實以生命，毀滅糜爛的生命。兩分鐘工夫，她已經把家庭內部由天堂變爲地獄。她做了一件悔不過來的事。字句已經創造了沒有字句能够毀壞的東西。而逼

她做的却是他。她再橫過他們最先嚴肅的幸福的額牆敗壁，注目看他一次。

她冷酷兇猛的說：『你正在縮減你的壽命。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不說我的。我的算什麼。你今天在外面午飯吃的什麼。你不敢告訴我，因為你挨了餓。我挑你告訴我。』

她把頭枕在桌子上，正像女學生，完全把自己放棄給一種少女的悲愁，繼續的哭。但是現在不是生氣或反叛的樣子。而變為悲傷，自憐，淒慘。然後她又忽然坐直，從她的淚眼裏再向專制妖怪放火。

『是的，你亦用不着想我在女僕帽子上花錢。因為我沒有。關於愛而蓋那頂帽子，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她在什麼地方弄來的，為什麼她現在戴着，祇有天知道。但是我丟開僕人，不提他們。』（此處亨利有一種不近情而野的一星希望，望她丟開愛而蓋，不用下人，省工錢，省飯食。但再一會他看出來已經誤會了她的意思。）『他們不是我管得住的，他們不是。祇是一件，你自然以為我曾經替那小女兒買過帽子。』

這是她狂熱的怨恨最後冒火。亨利不答應，輕輕走出屋子去了。花愛蘭嗚咽停止。對於

自己的憐憫，漸漸靜默，因為無須再表現了。她努力專想她命運的困厄，但是她不能。另外一個意思堅執要佔住她的心，她所受的困苦，比到這一個意思，是小事情。

『我對他的力量已經失去了。』

但使他回應她的誘騙，按一種形式承認她的權力。祇要他撫摩她，親近她，求她不要太激烈的使用她的權力。祇要他說：『花啊，你饒我罷。我吃一點叫你喜歡，可是我實在吃不完。你知道你對於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是放我去罷。』那就奇異，有味，完全滿意。但是她權力已經喪失。還有一個念頭，她傷悼權力喪失，明知從來就沒有權力。他愛她，但是他愛他的。大慾愛他的惡習更甚。祇有大慾惡習可以管住他，和顏悅色臨制一切的暴君，却是這兩樣惡德的奴隸。她自己騙自己，以為有權力。她以前還能夠繼續假託，因為在那一天以前，她並沒有真正拿她意想中的權力來試驗。現在她已經試驗兩次，兩次失敗。蠢人，她是蠢人，她毀壞她的威信，不能修補。她祇有一個法子躲避，就是讓步。她熱烈的想：『我必須讓步，我必須讓步！』讓步在感覺上的快樂，現身面前，有引誘的意思。她必須屈服。必須加緊抱住他，忠心

回應他的個性，投身在他裏面。沒有別的法子。

愛而菴進來收拾桌子。花愛蘭跳起來，抓住已經卸下的斗篷穿上。要輕看屋子裏的黃昏冷，她年紀不夠輕，——就是說，他身體不夠輕。——她扭轉頭不看戴帽子的人，預備走開。但是在門口又想到一個意思。

她說：『愛而菴，今天晚上，我必須把你留下，照顧一切，我去躺一躺。』她用一種粗而乾的聲音說話，沒有轉過臉來向愛而菴。幾分鐘以內，她正在黑暗屋子裏鑽進沒有布單的空床裏面去。她必須讓步，實在必須讓步。

愛而菴已經有過自己短期夫婦的經驗，旁人的亦看見過許多。歐爾福華特夫人努力騙她，完全沒有效驗。她走進膳室，立刻就曉得一定已經發生煩惱。歐爾福華特在用茶時候到辦公室去，就是不常有的事。還有歐爾福華特夫人在用茶完結披上斗篷那種特別的景象，亦不常有。爲什麼她脫下來呢。愛而菴所想得到的惟一解釋，就是夫人把斗篷脫下，和歐爾福華特打架。那是自然的解釋。但是愛而菴相信這不是真的解釋。還有歐爾福華特夫人

面上的神態，而在同愛而茜說話時候，她改變直看愛而茜臉面的習慣。再有歐爾福華特盤子裏沒有吃的牛排，夫人盤子裏剩下的一小塊。再有歐爾福華特夫人很叫人爲難的退息。愛而茜想不出煩惱爲的是什麼事。但是她設法籌思，對敵的兩方都不錯，同時替兩人叫屈，直到自己眼睛亦滿盛熱淚。

當她拿喝茶剩下的飲食搬到廚房，認爲牛排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就是那一小塊亦神聖不可侵犯。她用手指把小塊和大塊放在一個盤子裏，舔舔手指——不是很有見識的動作——進行洗濯。她爲偷雞子，還滿心悔恨。那一件細事以後要做她的教訓；叫她明白她品性軟弱可悲。今後再不落到罪過裏去了。空想她在雷西曼臺階沒有足夠的東西吃，常常飢餓，真是無理取鬧。她比較她經驗裏許多人吃得多，吃得按規矩。胃口是健康的標記。她有好身體，應當感謝，好身體是天賜的幸福。她不應當貪，尤其不應當憑着胃口同缺少食物那些欺詐的解釋，想擺脫貪婪的罪名。她繼續洗濯，態度間靜。

牛排在燒的時候，叫她感受許多不便；牛排的氣味喚醒願望，不容易抵當。牛排叫她嘴

裏流許多涎。後來把牛排安穩送到膳室，沒有遇見不幸的事，她甚爲感謝。但是現在牛排並不挑她的弱點。決心已經勝過牛排。可惜她過分活動過分聰敏的心，纏繞在牛排旁邊那一小塊的意象裏面。她查考那小塊。一口就完，沒有多。留到早上，這一小塊就收乾縮到沒有。浪費掉了，她被好奇心驅使，揀起小塊來，不過看看真正是什麼樣子。一轉眼，小塊不見了。不像到她胃裏去的。分做一千份，同火一樣穿過她的回血管，比白蘭地酒有力量，比香檳酒更可怕的奮發。

從此牛排變成蛇蝎蜥蜴一類怪物。在她看來，有一種魔鬼兇惡的迷惑性。她停止洗濯。用她的人，家庭無福，叫她喪氣；精神鬱悶，要吃藥。她覺得沒有興奮劑，受不了世間廣大的愁苦。抗拒引誘的酒徒，被不寬恕的渴望拖曳，向致命巖巖走去，愈過愈近，心中絞痛，愛而嗜亦親身經歷。雇用她的人，明天會不會吃牛排。很許不吃。很許歐爾福華特夫人明天准她愛而嗜吃那牛排。假使她明天可以吃，今晚亦可以吃。她今晚吃明天吃，於主人有什麼分別。況且要不是歐爾福華特心境紛亂，早就很可以明白許愛而嗜吃牛排。愛而嗜覺得在牛排神怪

目光之下，她自重的心逃開，她講操守愛名譽的意思逃開，所有的善心都逃開。幾分鐘以後，她敲臥室的門，沒有答話，就走進去。屋子暗黑，但是她能辨清歐爾福華特夫人的身體躺在床上。

一個柔弱怨訴悲傷的聲音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歐爾福華特夫人泛泛的伸出手去，摸到一樣東西，幾秒鐘辨不出是什麼。碰到愛而茜的帽子。愛而茜已經靠床邊下跪。忽然哭起來。『嗚夫人。』愛而茜嗚咽說道：『我已經把牛排吃了。我不知道什麼東西叫我吃的，夫人。但是我已經吃了，馬上進來告訴你，夫人。』

話一 茶晚了 英國人用茶點大約在下午四點鐘

註二 兩辨士程度 輕看他

第六章 晚間

花愛蘭在暗地裏笑一聲；非常的笑，不活潑亦不誠心，不過是笑。

她說：『愛而茜，我心上喜歡，』把手收回來，好像愛而茜的帽子紅熱盪手。

愛而茜被打發開去，覺得心安，但是同時她沒有能鋪張揚厲痛哭涕零的表示悔過，不免失望。她走出來的時候，覺得世界是不可解而乾燥的地方。花愛蘭下床燃燈，燈光似乎把她奇怪歪曲的遠景治好了。怎麼！因為一個男人喝茶時候情願不吃牛排，就演一幕悲劇。瞎鬧！孩子氣！他一定有權利拒絕牛排而不受侮辱，而不被人家拿毀滅他的快樂來威嚇。並不是說他不許她吃牛排啊。花愛蘭這樣設法對自己消除在餐室裏她說野話的效力而重造所毀壞的東西。幸而亨利不知道她已經上床，所以她可以重新起來不丟面子。最初她很勇敢，但是等到衣服穿好，預備下樓再與亨利對面，她又退到不比膽小年輕人好的地步。毫無保障，身體發抖。

至於亨利呢，他正在他辦公室裡工作，真正工作。但是當他工作時候，穿透心坎的意思，就是他已經受了嚴重的震驚。他已經得勝；但是他真得勝了嗎？他自以為在寶座上坐得安穩，而寶座却搖動要倒。他錯算了花愛蘭，把結婚後情境中能有的事看輕了，他第一次清清楚楚的看到有許多夫婦間的問題，不能憑理性來解答的。假使他要生存於婦人情性風雨暴發以後，他必須做賣理性賣智識上正直的人。簡單說，這種遊戲，顯然一定是能得多少就不管用什麼法子去得多少。啊！她在花愛蘭身上受騙了。因為她買一本需要的書祇肯用六辨士，因為她以不足餬口的工資雇用零工勝他，他就冒昧相信她配做他一生大慾的同伴。不用說是他錯了。以後他必須把她當做慾望的敵人，照此定計畫。

然後力弱的人，他所依靠的斷葦，終究重新在辦公室門口出現，沒有穿斗篷。那時亨利有一種偉大的感動。他從書案前椅子跛顛過去，在已經預備好幾個月的爐子上放一根自來火。爐子裡的燃料似乎急切要奉承，轟轟的燒起來。花愛蘭了解這次用心的精神，而且歡迎，因而受了感動。她從臥床上來，周身溫暖，她流淚軟化，聽他專制的擁抱她。他亦覺得她默

認這一會工夫是他終身最精緻的時間。她的脆弱，祇叫她多點裝飾，替她擴大——可以寶貴，是她魔力中最精美的一部分。理性不是的。但是究竟還是他勝，或是她勝，他不能決定。祇能向最好一方面希望一個字不說。他們在辦公室裏靠近正冒上來的火互相偎抱，黑暗的舖子襯在後面做背景。花愛蘭記得有一次她怎樣意氣揚揚的告訴她自己說，無論如何她比他有一優點，就是她婚姻上的長久經驗，抵他的沒有經驗。現在她明白這優點完全是空的心裏慙愧懊喪，十分有味。他說：『我想你有我書桌上的鑰匙，沒有嗎？』

她點點頭，不穩當的一笑，熱烈的拿出鑰匙來。再過一會，他已經從頂層中抽屜指定放欸子的錫匣子裏，把這天的收入都拿了出來，除去鮑爾煦的錢，夫婦兩人一同計算，互相對校，再拿總數和花愛蘭已經交給亨利的賣貨單對照。

他說：『對，』正要去開保險櫃，又停住接着說：『先去拿鮑爾煦的錢，比較好些。我料你放在你的保險箱裏了，是不是？』

『是的。我跑上去拿。』照所受的囑咐，她在白天裏為安穩起見，已經把那重要的一筆

錢，從抽屜裏搬到她自己的保險箱裏去。

他說：『我同你一塊去，』彷彿就是一分鐘工夫，他亦惟恐失掉她的陪伴。當他們走進浴室時候，他在上層樓梯陰暗中看見愛而茜。

他叫道：『愛而茜，跑出去，替我買『晚旗』願意嗎。你要知道，勞登屋對面買得到。這兒有一辨士。』他的聲音，用心按尋常的樣子。兩女都覺得驚奇；幾乎害怕。花愛蘭從沒有知道他買過一張報，愛而茜幾乎沒有。花愛蘭感激這一個証明，証明碰到時會重大要求他用錢，他亦能奢侈到高貴的地步。先是火，現在是報紙，不可信。

在從沒有人洗澡但是澡盆裏畢竟沒有書而且乾淨的浴室裏，亨利低下頭去，閃避晾衣的繩子，花愛蘭跪下來開她保險箱的鎖。彷彿是一個小小的野遊會小小的歡樂旅行。在花愛蘭破敗的舊保險櫃開門時候，有亨利在場，這是第一次。她把銅門蕩開；她頭的影子照舊不動。不過櫃門旋轉，橫落在櫃的灰色內部，形狀彎曲，同半點鐘以前花愛蘭自己的遠景一樣。有不算小的一堆證券，白帶子綑住，在兩雙抽屜上面的空隙裏。花愛蘭把右邊櫃子抽

出來裏面沒有什麼東西，祇有鮑爾煦的錢，十鎊票，五鎊票，一鎊國庫券，都是新而可愛。連帶蹣跚的十先令庫券一張，還有點銀貨，包在一張椶色紙裏。花愛蘭把全部錢鈔放在櫃頂上，亨利把眼鏡在鼻梁上壓一壓緊，開始數錢。慢而精確，熱情都露出來。花愛蘭注目看他。

他數過兩遍，面上現滿意的笑容，喊道：『怎麼，他多給了你一鎊了。銀行鈔票是對的，但是一鎊券有九張，不是八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應當祇有八張。一總計算，應當是一百四十八鎊十八先令。』

花愛蘭說：『嘿，這倒奇怪，是奇怪。我確信我沒有數錯。哦，我知道！還有一鎊，是我賣給他一本法國書的錢。我忘記寫在單子上。書上標的是十先令，不過我問他要一鎊，他就買了。』

亨利如夢初醒，咕嚕道：『哇！』

『是的。』

『他花一鎊錢買了，真是這樣嗎。照這樣說，花，你這一次替你自己賺了十先令。』他就把十先令的券遞給她，聲音中眼光中都有一點談諧的閃爍。

皇族的寬恩。她愕然失措，意味甘美。她已經把他判斷錯了。他在封閉的家庭裏重見天日。她擠他的手臂表示感謝，然後拿票子收在保險箱原有許多旁的票子的左首層子裏。

亨利說：『看來那是你的寒雪糧，防飢荒的，是不是？』

花愛蘭聽見她口音裏得意的贊成，覺得歡喜，就應聲道：『是我的寒雪糧，防飢荒的。』她把抽屜喀喇一聲關上，銅環靠着前面搭拉搭拉的打着響。

『我揣想那是你的有價證券，是不是？』

『親愛的，喜歡看看嗎？』她還是暖和柔化。

他點點頭。他把扣帶解開一張一張查驗證券，攤開來看過一道，仔細考查，有敬重的意思，有無限敬重的意思。每一張證券上面她的姓都用官廳手筆，由亞勃改爲歐爾福華特，另附姓名第一字母的簽押。她擡頭注視他的臉，像一個得了好分數而心足的孩子。

他最後重新把帶子扣好，呢喃道：『講到金邊^註有定利的証券……』

他幾次點頭，幾乎狂喜。是的，他爲她資產而得意，同爲她本人得意一樣。花愛蘭十分快

樂。他然後查看鐵櫃裏的幾件零碎東西，有些收據，有些利息單，結婚證書，生年月日證書。當她揚揚得意鎖上櫃門的時候，他慈善的微笑。他是一個奇異的丈夫。小眼睛裏，既沒有貪慾，亦沒有妬忌。他們離開浴室，把神奇而能生利的器具留在墳墓長夜裏面，不教人侵犯。

他們摸索下樓以後，花愛蘭快活沒有心事，喊道：『這麼許多時候，不知愛而撞碰到什麼事了。』那時候沒有多少件事能夠叫她煩心的。

歐爾福華特既然在辦公室點了燈，跛足走過燈蠟沒有的店裏的黑暗，直到門口。

『噓噓！』他舌頭抵着牙齒後面的，搭有聲。『她讓這門開着。她完全知道應當把鑰匙帶走。那樣的讓店門不扣好。總有一天晚上我們因此受累的。』她爽快把門關上。

『啊，亨利！』她舒暢的笑；但是，一分鐘以後，她又喊起來，聲音中間有極微弱的擔心的痕跡：『我疑惑，不知道那女孩子遇見了什麼事。』

夫婦兩人不能定性做什麼，直到愛而撞回來，才覺得安心。亨利花錢叫人買報的神奇，又回到花愛蘭心上來。她開始擬想，他如此做法一定有特別的用意。她覺得一種無名的恐

怕，開始巧妙的攻犯。

她隨後又喊道：『真奇怪。』走到門口開門，向金絲格羅士路上看望。沒有愛而菀的影蹤，她重復進來扣上門，走到辦公室去。一面低聲哼歌調，亨利背向頂好的火站着，在暖氣中，在他自己精美的奢侈中，得意的享用快樂。他射到花愛蘭身上的眼光，似乎說：『你看我如何的不能拒絕你什麼東西。你看我做何等的糊塗事來討你歡喜。』

接着店門震動，再一轉眼，門上有尊敬的輕叩聲。花愛蘭像女孩子那樣飛跑。

『愛而菀，你明明知道應當把鑰匙帶走的。』

愛而菀賠不是。她透不過氣來。

『愛而菀，你已經出去很久了。我們想不出來你遇到了什麼事。』花愛蘭接續說，一面把門鎖上。今天夜裏最後一次，不再開了。

愛而菀解釋道：『我買不到報紙，夫人。我幾乎要走到架空棧道，才買到一張。還不是晚旗，是星報。晚旗都賣完了，夫人。』

她向辦公室走去，在她尊敬的手中，白報紙對於等待的主人，變成傳遞神秘嚴重消息的文件。實在她的容態，表明她亦知道這張報是如此一件東西。她避開偵探的嫌疑並沒有看報。但是當她走過雷西曼臺階獨一無二的煤氣燈下面，偶然注意星報前葉的一個地名喀勞肯威爾。有一件可怕的事已經在喀勞肯威爾發生。歐爾福華特先生的習慣，她是深知道的，他一定在回家時看見晚旗報單上面提到喀勞肯威爾，小心籌慮，決計買一張看看。

當愛而茜轉身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歐爾福華特說：『等一等，務必等一等。』愛而茜立定。花愛蘭坐在書桌後面的椅子上。歐爾福華特保持他火爐旁邊的地位，造成盼望的形勢。他念道：『佛郎市價又落，』他的眼睛，在報紙上面飄過去，不甚留意。

這有什麼意思，愛而茜毫無捉摸。花愛蘭亦不確實知道，但是她無貳無疑，知道這段新聞不利於按規矩投資的人。

『比國佛郎連帶跌落。』

幸而愛而茜連佛郎都不知道是什麼；但是不管佛郎是什麼，她在她腦筋幾平太古的

黑夜裏，泛泛的疑惑，如何腦筋的動作，能够被像同情心的感覺所激動。就花愛蘭說，經濟的境地，變得更黯淡。

報上說：『在伏耳嘉區域內，有一百萬以上人民要餓死。』他接說：『我要你們知道，那是共產主義；那是共產主義的結果。』他在眼鏡上面看望，把兩個女人同樣的一眼包括在內。『那就是共產主義所導引到的。不論在什麼地方試驗，一定導引到這種結果。』

他忽然變了代天傳道的人。女子都受感動。他們覺得彷彿以前曾經做過錯事，或是袒護共產主義，或是設法實行共產主義。愛而茜不能相信他買報爲的是得到共產主義最近的結果。她等『喀勞肯威爾』那一個字，但是歐爾福華特從不匆忙，亦不受催逼。他正在拖延，照平常一樣。

『一個喀勞肯威爾共產會裡不幸的鬭爭，』他終究報告。又自己說：『是那麼一回事。……大華諾街。從此地看，剛剛在街那一邊，離得不到五分鐘的路。地球極樂至公時期會社……』他對那會名輕藐的點點頭。批評道：『少女的英雄氣概……還有少女在裏面。』

……！……！她是女招待。」再讀下去：「很勇敢投身於攻擊者中間，搶過手鎗來，但是魏森若扭奪過去放射，打傷亞莎屈蘭克的腹部。半夜警察衝進去。」插入一句，「這是昨天晚上。」再接下去讀：「斯密士輪在賣酒櫃前面地上死了，屈蘭克人事不省，躺在他旁邊……魏森若後來在哥爾拔斯方塲一所房子裏被捕。」

歐爾福華特繼續讀警廳裏諸事進行的報告，態度閒靜而使人膽寒，然後再接下去說：「你們看，就是這麼一回事。就在我們家門口，照你們可以說的。但是不要以為喀勞肯威爾是惟一的共產主義，蔓延到各處都是。問一問格蘭斯哥，我們現在快要達到的就是共產。全部歐洲快要達到的就是共產。你們可以相信，在英國假使壞到這樣，在大陸上要壞得多……哇，壞得多！」接下去讀報：「市長熱烈的稱贊少女琵琶達司檳奈莉的英雄氣概，慶賀她倖免於難。」……又批評道：「不錯，但是她不會老是這樣運氣好。我們有誰會嗎？」

花愛蘭正在回想，趁着共產主義在門口時候吃牛排，是一件表現心地輕浮的事，不是可以認真辯護的；愛面藉以招人驚異的平和心氣問道：「琵琶達司檳奈莉。那是我表妹。」

歐爾福華特深受激動，把報紙擠壓成團。

『你的表妹嗎？』

『你的表妹嗎，愛而茜。』歐爾福華特夫人立起來。

聽說她有不諱那一種的親戚關係，聽說她在雷西曼臺階以外還有什麼人生興味，聽說她並不與世界隔絕，並不完全忠於他們兩人；這就够嚇倒她的主人。自從愛而茜仿照徒弟進尼庵的樣子，搬進他們房子以後，主人本來就祇當她是總管。但是說她和共產黨外國人有血統關係，共產黨似乎就侵入家裏來了。文化本身立刻就受威脅。

『是的，夫人。他是我姑母瑪麗亞的女兒。我姑母瑪麗亞嫁一個意大利人是賣水的，姓司檳奈莉……我不是說我曾經和他們見過面。』

『哇！這樣說，你沒有見道這位少女，她叫什麼名字。』

『夫人，就是看見她，亦不認得。但是我知道他們總與會社有什麼關係。近處有許多會社。不過她沒有死，亦沒有怎麼樣，我心上歡喜。夫人你明白，她是半意大利，我不見她。我姑母

死後差不多亦有五年了。一定是琵琶，一定是。不能有兩個。而且正像她，因為我記得她在學堂裏的時候。哇，她真是個寶貝！不過你又能希望什麼呢，可憐蟲。但是她沒有死，亦沒有被人四分五裂，我心上喜歡。想想，她亦會上報紙。」

愛而菡不表現紛亂的樣子。但覺有一層外國關係，加上英豪表妹名字見於報紙，不由自主的覺得驕傲。但是她本身比較認真的一部分，似乎以外國關係為耻。歐爾福華特夫人告訴她假使她已經把廚房都整理好，明天早上現成可用，她就不妨退息。她就退了，完全不知道就實際講，她已經把共產主義直帶進房子裏來了。

在這時間，那一天的收入一竟擺在桌子上，沒有保護，沒有收藏。就在店門不上鎖的時，間收入亦擺在那裏。許多小堆的鈔票錢幣，似乎責備什麼人疏忽犯罪，幾乎引進共產主義，毀壞社會的組織。夫婦兩人還認真的處於距離甚近共產黨殺人案震驚之下，（自然共產黨是殺人犯，凡是不幸與他們意見不合的人，個個都殺。）及愛而菡所傳的惡消息震驚之下。至於花愛蘭自己，因為她覺察出來亨利買報宣布消息這種舉動裏面，有深思熟慮近於

戲劇的性質。因為那不可思議的人待時的力量。因為他度量寬大送火送錢。因為他親熱的偎抱。使她更加顫動；這些事都在牛排一幕火燒劇的餘燼上做工夫。實在說，那一個有深識，有意興，活動而冒險歷世有年的婦人花愛蘭，現在落於一種顫動混亂幾乎辨不清力量的情感中。當亨利拿出保險箱鑰匙，她奇怪的心上覺得鬆動，她閃灼的目光似乎說：『錢放在書桌上太久了。快藏起來，快！為上天的緣故，收藏起來，一分鐘不要耽擱。』

亨利既然開了櫃門的鎖，他拉出來兩個抽屜，（這櫃子比花愛蘭的大，有四個抽屜）放在書桌上。一個櫃子滿裝着一鎊的鈔票，那一個櫃子滿裝着十先令的鈔票，表面上都等於新票。離銀票子他不過留幾天，大概在他收到的一天他總設法換一張乾淨的。在放國庫券的櫃子底裡，有一個尺寸最大^{註二}的布封套，是從前由保險遞信收到的。塞滿銀行鈔票，鼓起來。他把鮑爾照的上好銀行鈔票，一總硬塞進去。當他按照方法緩慢精當的處置其餘票子的時候，花愛蘭心中躊躇，櫃子裏有多少現錢。亦許幾百鎊，亦許幾千鎊；他不能估算。這是很神奇很安慰的情景，她從前看見過。但是不在這種嚴重情形之下，亦沒有看得如此滿足。這

就可以叫她安心不怕共產主義。有這許多積蓄，緊緊抓住，共產主義畢竟還拿你有什麼法想。自然照這樣收藏現款，就是犧牲利息，但是你不能兩面顧到啊。而現款看來如此的美：：股票；死肉肉體上的慾望；嗜好；：：這豈可以忽略的。這可愛的現錢，叫人心魂滿足啊。她怎樣佩服亨利，怎樣分有他最深的性覺，怎樣情願學他的榜樣，他如何的不錯，永遠不錯。

他忽然說，但是閒靜得令人敬佩：『自然，假使事情真到了最壞的境地，所有這些東西都毫無價值。照我意思，一定會到的。』『這些東西』是指的兩個抽屜裏的東西。『毫無價值。』或者剛剛比得上一個俄國盧布。假使在街那邊大華諾街那些人中間有幾個人得志，一張五鎊錢的票子，買不到一方麪包。我不在這裏講笑話。別的國裏已經發生。這兒亦就要發生。第一件是銀行關門。那時你拿着金邊保證，你又在那兒呢。但是我告訴你，有一樣東西爲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屠殺主義諸如此類所不能毀損的，永遠有好價值。

他從保險櫃裡再抽出一個匣子來。因爲重，雙手舉起，放在書桌上。匣子裏滿裝現金鎊。

花蘭以前從沒有看見這金子，亦沒有疑心有這金子。她受驚受嚇，神迷心蕩。他一定在歐戰期間始終存貯在家裏，不管政府勸人不要收藏。他是超人，最奧妙難解的超人。他還是堅壁，攻不進去的。

他和藹的說：『再沒有像現金的東西。』手指在上層金鎊中穿插，亦如同在仙樂釘鏰的流水中穿插一樣。

她亦用手指在金錢中穿插。有奇特的感觸。他許她做這件事，作為她因為牛排所受的無聊痛苦的補償。她眼向下看，受了感動。隨後亨利把屋子放在原處，關上保險櫃，愛而茜看着，不勝悵憾。他們在辦公室裏停得很久。亨利有書記的事情要做，她急切的處於下級人的地位幫助他。團皺的報紙小心摺疊好。燈火亦吹滅了。兩人暗地裏攀緣登樓，把店留在後面，剩下靠窗子煤氣燈微光閃爍。她脚一滑，抓住他的手臂。他熟悉樓梯情形，遠勝於她。到第一層樓頂，她喊道：『倒要問問那女孩，把飯堂窗戶關上沒有。』

她為家宅的安全，又添新的恐怕，他起先沒有一個字提到他保險櫃裏的金藏，有他的

道理，不算奇怪。他今天放她到危險的秘密裏來，是如何的對她信任。假使真情外洩呢。偷盜殺人。像杜莎蠟人館裏表現的。她把她的知識，用三重鎖鎖在自己心裏。他們走進餐室，一路摸索。窗戶已經照規矩關上了。有不少光穿過來。差不多對門她的老甜食店，上層窗戶還照常放光，有一種奢侈到無意識程度的輝煌。那一家事業不會持久。她收到最後一期款子已經。是僥倖。買主是中年人，有一個年紀還輕的妻室。不幸的結合。花愛蘭沒有借世界新聞裡的廣告找到他，所借助的，還是那些產業讓渡經紀人裏面曾經寫信給她，提起廣告的一個。人。亨利堅持非等買價最後一筆收到以後，不能付經手人用費。主意真好。亨利曾經告訴過她，大半經手買賣的人很誠實。但是亦有幾個靠不住的。因為這是一種沒有資本就可以採取的職業，所以特別引誘投機冒險的人。所有這些內幕亨利都知道。

一輛電車鱗鱗發雷聲，走上金絲葛羅士街來。足跟放射火星，全部大概都閃電發光。裏頭擠滿了人，遊倦的尋歡者，從戲園雜劇場電影場飯館趁車望北向家門走，都是可憐愚人。蠢輕率，誤入歧途，受人欺騙，不顧首尾，沒有堅固的城堡保護他們。花愛蘭想起魔化的金子

來。

她說：『來上床來。由辦公處到這裏，覺得很冷。』

他服從。

註一 金邊證券 受人委托代理產業的人所必須尊重的證券

註二 尺寸最大 約十三乘十六或十二乘十七吋

△小說▽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 一冊 六角

夢幻的陶醉

李自珍 一冊 三角五

偶然草

石評梅 一冊 四角

現代獨幕劇選

朱肇洛 印刷 中

◎傳記◎

印度革命與甘地

王森然 一冊 九角

遊記書類

江浙旅行記

王桐齡 一冊 五角

陝西旅行記

王桐齡 一冊 五角

日本視察記

王桐齡 一冊 八角

美術

十字圖案

馮柳溪 一冊 五角

○散文○

風格與表現

趙蔭棠譯 一冊 六角

常識書類

婚喪禮雜說

張鴻來 一冊 三角五

急性傳染病

鮑鑑衡 一冊 二角五

栽培概論

曹之彥 一冊 三角五

中國婦女纏足考

賈逸君 一冊 二角

力氏黨本草新解法

力嘉禾 印刷 中

詩集

秋雨之夜

沈心燕 一冊 三角

一朶紅的玫瑰

程鶴西 一冊 三角

科學與詩

伊之譯 一冊 三角五

▲音樂▲

中等學
校適用名歌彙選

王森然 印刷 中

口琴獨奏曲選

吳潤孫 印刷 中

革命唱歌

楊紹宣 一冊 一角二

平民唱歌集

師大平校 一冊 一元

愛 的 犧 牲

王 誌 之 著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七 角

全書十餘萬言。作者用心靈裏最真摯的，強烈的感情蛻化出來；敘述天真的，純潔的青年男女，爲舊家庭舊社會的種種惡勢力所波蕩，一直被送到墳墓中去，用筆繚纏，情節悲慘；心理的描寫，尤爲盡緻；想像和表現，均極自由，寫得有血有淚，讀之令人可歌可泣，並於哀悼的呼聲中，指示出人生的大道；對於世間的一切習俗和因襲，都含有辛辣的諷刺的意味。確非專寫風花雪月的哀情的小說可比，亦非一般徒呼口號之文人所能望及，全書共二百餘頁，紙質優良，裝訂優美。

芥 川 龍 之 介 小 說 集

湯 鶴 逸 譯

定 價 六 角

芥川氏爲現代日本文學界三大明星之一，前因煩苦服安眠藥自殺。臨死不動聲色。此事久已哄動全球，無容贅述。芥川氏之小說，生動刻利，湯先生旅日多年，於日本文學，又多研究，故其譯筆較他家爲獨到。芥川氏曾游中土，故其南京基督等篇，尤爲國人所注意。

文 藝 叢 書

夢幻的陶醉

李自珍作
定價三角五分

這是李君的第一作集，內包含作者近兩年中的作品八篇。他的作風外表上雖然很質樸無華，內容却蘊蓄着異常沉痛懇摯的熱情，讀後似乎有一個患了世紀病的青年在那裏作熱烈的呼喊一樣！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花生著
定價二角

讀過空山靈雨者，均知落花生先生能以曲婉之筆，描寫幻像。其創作天才更可於此集見之。此集含其已發表及未發表之書信體短篇小說數十篇，請張鳴琦先生作插畫十數幅，精美絕倫。

生之細流

聞國新作
定價五角

這是聞君得意的創作，因所作的時期不同而分做三個部分，其包含有短篇小說十有二篇。這裏面所寫的情感，大半是寫近代青年的悲哀！和作者感到同樣的苦悶的青年，這是可以引起心靈深處的共鳴的讀物。

藝術家的難關

鄧以整著

是書專述中國藝術，藝術批評家，批評藝術的書籍，各問題。並附有十五六幅藝術畫在前邊。

H.S. 7
401002-